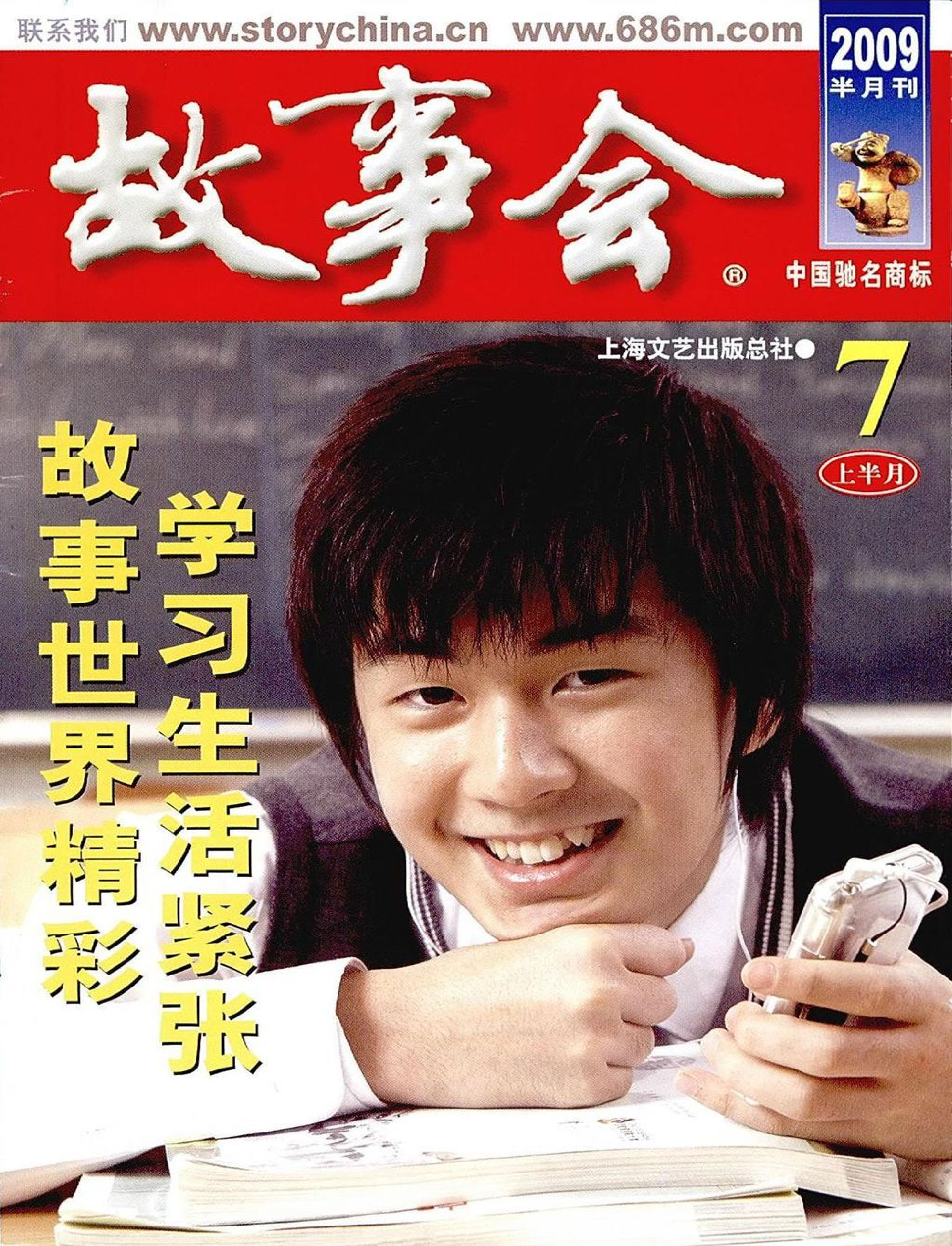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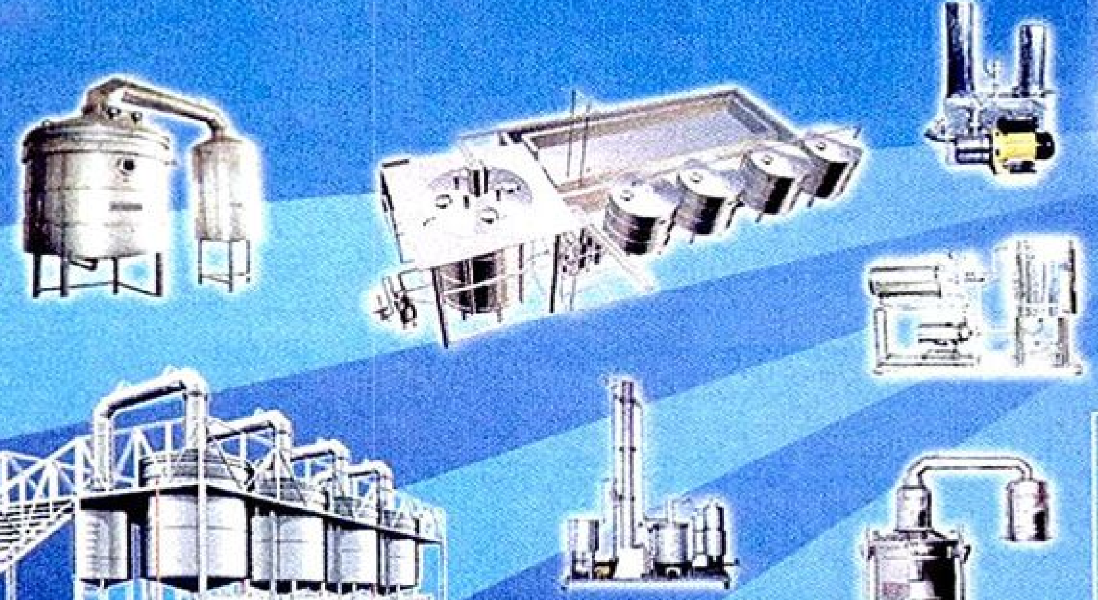

联系我们 www.storychina.cn www.686m.com
2009
半月刊
故事会
®
中国驰名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7
上半月
学习生活紧张
故事世界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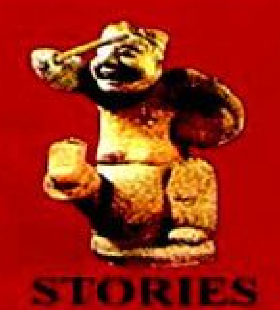








442 2009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7月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STORIES—

2009年7月

上半月·红版

社　长、主　编：何承伟

常务副主编：吴　伦

副主编：姚自豪（上半月·红版）

副主编：夏一鸣（下半月·绿版）

本期责任编辑：姚自豪　叶小萌

电子邮箱：xiaomeng.ye@gmail.com

红版发稿编辑：

郑继文　吕　佳

美术编辑：李宝强

电脑制作：郭瑾玮

通　　联：归依玲

本社办公室电话：021-64375030

上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2325

下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6469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200020）

主管、主办：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出版单位：《故事会》杂志社

制作、发行总监：张　凯

电话：021-64313938

广告业务：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总监：张　淮

广告业务：021-34010383

广告投诉：021-6433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50022号

国外发行：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浙江省报刊发行局

江苏省报刊发行局

国内代号：4-225　定价：3.00元

心思不一

王护士正在医院的注射室里专心织毛衣，一会儿进来一位要注射的女青年，她十分怕打针，解开腰带后便背过身去，十分紧张地等着这一针。

王护士正要打针，却发现女青年的毛裤用的是一种新颖的针法，便对身边的李护士说："她这针特殊，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少说也得一百多针……"女青年一听，吓得顿时休克过去……

（苏　童）





（本栏插图：李　加）

人狗颠倒

长假到了，大伟想去瑞士旅游，但他舍不得将宠物小狗独自丢在家里，所以写了一封信给瑞士一家旅馆，询问是否可以让小狗住进去。

大伟很快收到了旅馆的回函："尊敬的先生，我店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从未将有任何不规行为的狗赶出去，也没有任何一条狗给我们带来麻烦，因此，狗将受到热烈欢迎；另外，假如您的狗能够担保您行为端正的话，您也可以随它一起来。"

（曹祈东）

算人数

小王负责一次会议的会务，这天，他准备给与会代表预订返程车票，他不知道确切人数，就去询问会议主持者。

主持者皱着眉想了老半天，豁然开朗，他兴奋地对小王说："我知道人数了！这几天，他们一共凑齐了八桌麻将，四八三十二，肯定是三十二个人！"

（杨　峰）

等待手术

病人："护士，我都等了好几天啦，什么时候给我做手术啊？"

护士："要手术必须先有'医嘱'，你没有'医嘱'，就不能手术，出了事谁负责啊？"

第二天，病人向护士出示了一张字条："本人自愿手术，如出意外，与医生、护士无关。特立此遗嘱！"（杨 峰）

嘻嘻哈哈

嘻嘻和哈哈是一对好朋友。

有一天，哈哈死了，嘻嘻很难过，他走到哈哈的坟前，说："哈哈，你死了……"（李彦锋）

走回来

一个村民在外面待了一个星期后，脚步蹒跚地回到家里，衣履不整，精疲力竭。妻子问他："你到哪里去了？"

村民回答说："我到树林里去查看酿酒的蒸馏器，突然，一只大熊出现在我面前，我拼命逃跑，终于摆脱了它，我从来没有跑得那样快！"

"那是一星期以前的事，后来你到哪里去了？"

村民倒在椅子上，说："走回来。"

（金胡杨）

打 折

阿明本科毕业后还待在学校里读研，两年里，有些同学陆续结婚，阿明出了不少份子钱。

这天，读本科时同宿舍的小顾给阿明打来电话，邀请阿明下个月参加他的婚礼，阿明先是祝贺了一番，然后便和他调侃起来："你这结婚日子选得真不是时候，这几个月我已经包了五个红包，现在正囊中羞涩呢……"

小顾接着说道："没问题，你不还是学生吗？到时候凭学生证来，打个八折！"

（蓝献伟）



快乐的寡妇

布朗先生到一家剧院看戏，开演前，他周围的一群中老年妇女嘻嘻哈哈的，有的聊天，有的打闹，其中一位觉得同伴实在太吵了，有点过意不去，便对身旁的布朗先生道歉说：“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快乐了，你知道吗？我认识她们好几十年了，她们的先生都去世了，她们成立了一个‘快乐寡妇’的俱乐部，我很想加入这个团体，可是一直到前天，我才具备了入会的资格。”

（秋　叶）



狗跑了

妻子正在屋里忙着做家务，一会儿，她想知道时间，便对丈夫说：“你到院里看看日头到哪儿了。”

以前农村钟表很少，人们时常用“看日头”来估计时间。丈夫到院子里看了看，回来对妻子说：“日头在桶跟前。”

妻子一怔，又发话了：“再去看看桶在哪里。”

丈夫又到院里去望了望，回来说：“桶在狗跟前。”

妻子说：“你再去看看狗在哪里。”

丈夫第三次出去，看了看，回来认真地说：“狗跑了！”（付瑜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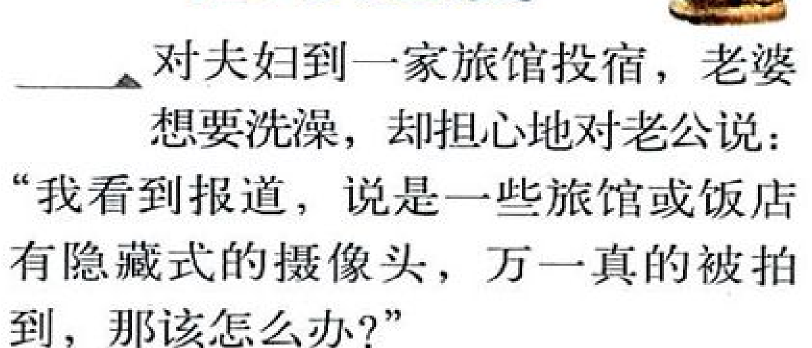
感动女人的三个字

早上，小丽春风满面地到单位上班，一走进办公室，就对女友说：“你知道吗？我老公昨天对我说了三个字，让我感动得不行！”

女友一听，就知道小丽说的是哪三个字了，便把嘴一撇，满脸的不屑：“不就是一句‘我爱你’吗？看你感动的！”

谁知小丽直摇头，说：“老土了吧？不是这句！昨天我过生日，老公给了我一张银行卡，并对我说了三个字——‘使劲刷’！”

（每　天）



猜谜

甲和乙在说笑，甲举起右手，跷起食指，一动一动地对乙说：“你说这像什么海洋动物？”乙想了半天，说不知道，甲告诉他是海马。

一会儿，乙同样举起右手，跷起五只手指，同时一动一动的，笑着对甲说：“这又是什么海洋动物呢？”

甲想了半天也猜不出，乙笑了笑，说：“是五只海马呗！”

（牛 虻）

担心过度

一对夫妇到一家旅馆投宿，老婆想要洗澡，却担心地对老公说：“我看到报道，说是一些旅馆或饭店有隐藏式的摄像头，万一真的被拍到，那该怎么办？”

老公一脸不屑，头也不回地说：“放心！你这种身材，即使被拍到也会剪掉的！”

（海之风情）

枪的作用

一个山民发现一棵树上有一只大猩猩，他马上打电话给动物园求助。很快，来了一名专业人员，那人带着全套的装备：一根木棍、一条狗、一副手铐，还有一支猎枪。

来人对山民说道：“现在你可听仔细了——我先爬到树上去，用这根木棍捅大猩猩，当大猩猩落地后，你瞧，这条狗训练有素，它会立即扑上去将大猩猩制服，当大猩猩出于本能将双手交叉护在胸口的时候，你立即用这副手铐铐上它，有问题吗？”

“没问题，”山民点了点头，又指了指那支枪，“你没有说这支枪的用途。”

来人说：“噢，关于枪么，是这样的——如果是我先从树上掉下来，你就用这支枪干掉那条狗。”（曹龙彬）



本栏欢迎来稿，读者、作者可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xiaomeng.ye@gmail.com。



■云　玲

抢先一步

于新乐给牛经理当司机快三年了，一直兢兢业业：给牛家换矿泉水桶、运煤气罐、修灯泡……样样及时到位，可牛经理最近新聘了个秘书，叫段明，面子活做得更是出色，而且每次都能抢先一步，做在于新乐的前面，简直就是在和于新乐抢饭碗！



这天黄昏，于新乐出来散步，路过牛经理家门口，见牛经理四岁的儿子冬冬正饶有兴趣地玩玩具，一问，才知道是段明给他买的，冬冬还说："段叔叔说了，只要我们家有什么活儿了，给他说一声，他就奖给我一个玩具。"

于新乐一下明白了：这段时间，难怪段明每次都能抢先一步，把擦玻璃、换矿泉水的活儿都做完了，原来他在牛经理家安了"眼线"啊！不行，下一次说啥也要把活儿抢过来，这么一想，于新乐就接着对冬冬说："冬冬，告诉叔叔，你最喜欢什么玩具？叔叔我也可以给你买。"

冬冬抬起头，问："真的？"

于新乐点点头，说："叔叔绝对不骗你。"冬冬歪着小脑袋想了想，说："芭比娃娃，有小房子的那个。"

于新乐说："叔叔可以给你买，不过，你要答应叔叔，下次家里再有什么活儿，你就先告诉我，好不好？"

冬冬说："好，可是，我们家里没什么活儿了，玻璃刚擦了，矿泉水有好几桶呢，你说说还有什么活呢？"

于新乐耐心地引导了一番，说："冬冬，不急不急，有什么活儿先告诉我就行。"冬冬似乎有点失望，他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活儿都没了，芭比娃娃什么时候能买呢？"

过了几天，一直没有冬冬的消





意外横生的晚上

人生难免有“意外”，席先生的观点是：大凡“意外”，一半“天意”，一半人祸。董事长想起前年发生车祸时，自己确实没有系保险带，确是“人祸”，一时默然。

席先生笑了笑，打破了沉默：“董事长，今天给您讲一个‘意外’的故事，这故事中的意外一个接一个，丝丝相连，环环相扣，绝对好听！”

有个男人，名叫闵生，聪明能干，事业有成，但是这天晚上，他的心情糟透了，他出了门，上了自己的越野车，一边发动车子，一边给老朋友卢健打电话，可电话总是占线。闵生挂掉电话，将车开出了车库，就在这时，他发现油表显示油不多了，便找了家加油站，把车开了进去，也就在此刻，卢健的电话来了，与此同时，加油站的服务生也走了过来，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息，于新乐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就想过去看看，刚走到牛经理家附近，就见门口围了不少人，人们议论纷纷，说牛经理家午睡时有人煤气中毒了。

于新乐听了大吃一惊：他家怎么会煤气中毒呢？于是赶紧上前打听，有人说：“牛经理的儿子把煤气罐的开关打开了，他说，把煤气放完了，就有人给他买玩具了……”

于新乐听后，吓得腿肚子发软，差点瘫倒在地……

（题图：安玉民　梁　丽）

闵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钻出车子，女孩立刻告诉他，这里不能打电话，于是闵生交代她"加满"，然后打着电话走出了加油站。卢健好像有什么事，但在闵生的邀请下，两人约定在酒吧见面。闵生打完电话，走到车子旁边，女孩已经加满了油，闵生这才注意到那小姑娘长得很甜，闵生付了钱，说了声"谢谢"，将车开出了加油站——这时候，第一个意外已经发生了，只是闵生不知道而已。

一路上，闵生还在想着加油站里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想着想着，一愣神，鬼使神差，车尾挂倒了一个光头小伙子，闵生走下车，见那个光头痛苦地叫着，表情十分夸张。闵生看出那光头是个"碰瓷"的，有些厌恶又懒得理论，便掏出两百块钱扔给了他。碰了人，这是第二个意外。



赶到酒吧，卢健还没到，闵生自己先要了一杯轩尼诗，一个人坐在那里。像闵生这样帅气的男人独自一人坐在酒吧里，又点了高档的白兰地，是很引人注目的，果然，很快，一个女孩走了过来，她衣着暴露，闵生没有搭理她，女孩搭讪了几句，见没什么戏，起身离开了。这时候，卢健来了，等到卢健坐下，闵生才发现自己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不见了，显然，手机是被刚才那个女孩顺手牵羊偷走了。丢了手机，这是第三个意外。

两人坐下来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闵生和卢健的关系，说有多好，就有多好。他们是高中同学，睡上下铺，亲如兄弟，甚至连考大学时填写志愿，他们都做了完全一致的选择，后来两人如愿考上了同一所大学。意想不到的是，在大学里，两个好兄弟同时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她叫画儿。得知彼此的心事后，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退出，画儿却坚持跟着闵生，在卢健的极力劝说下，闵生接受了画儿。闵生后来创业，卢健全力参与，画儿也一直和他们同甘共苦。过了几年，闵生的公司做大了，前不久，闵生还投资买下了一栋写字楼，事业辉煌，爱情结果，闵生也在去年和画儿



举行了婚礼，宴会上，卢健喝了个大醉，他是高兴，还是伤悲，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今晚，气氛有些沉闷，他们始终在默默地喝着酒，尤其是闵生，喝了七八杯后，他觉得一股热血向脑门涌来，他猛地站起身，对卢健说："跟我走，带你去个地方。"

卢健便跟着闵生出了酒吧，一路上，闵生把车开得飞快，卢健看出来，这车是往城外去的，窗外的景象越来越偏僻，灯光也越来越稀少，而且渐渐地起了雾，很浓。猛然间，路中间窜出一条流浪狗来——这是第四个意外。

见到有狗，闵生下意识地一打方向盘，车子撞上了路旁的一棵白杨，卢健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他毫无防备，又没有系保险带，于是一头撞在挡风玻璃上，额头上顿时血流如注，挡风玻璃全碎了。卢健伤得很厉害，因为安全气囊没有打开，但这并不是一个意外，因为闵生昨天找人将安全气囊拆掉了，为什么要拆掉？因为他不需要安全，他要车毁人亡！

闵生趴在方向盘上，并无大碍。这时，车熄了火，闵生一动不动，眼睛看着前方，冷冷地说："卢健，这些年我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卢健捂着额头，忍痛说道："你怎么回事？今晚一直怪怪的。"

闵生冷冷地"哼"了一声："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还装糊涂有意思吗？你喜欢画儿，我可以把她光明正大地让给你，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卢健啊，前面就是月亮桥，如果不是那条狗，现在我们已经葬身月亮河底了！"

听了这话，卢健倒吸了一口凉气："阿生，你误会了，你绝对误会了！"闵生突然一拳捶在方向盘上，大声吼着："我误会？你们俩一起去宾馆开房间我都看见了，这是误会吗？"

卢健恍然大悟，他说："好吧，我都告诉你——上次你投资的那栋写字楼被人算计了，那是一栋违章建筑，只是因为卖家在房地局有人，才办到了相关证件，那个卖家的后台已经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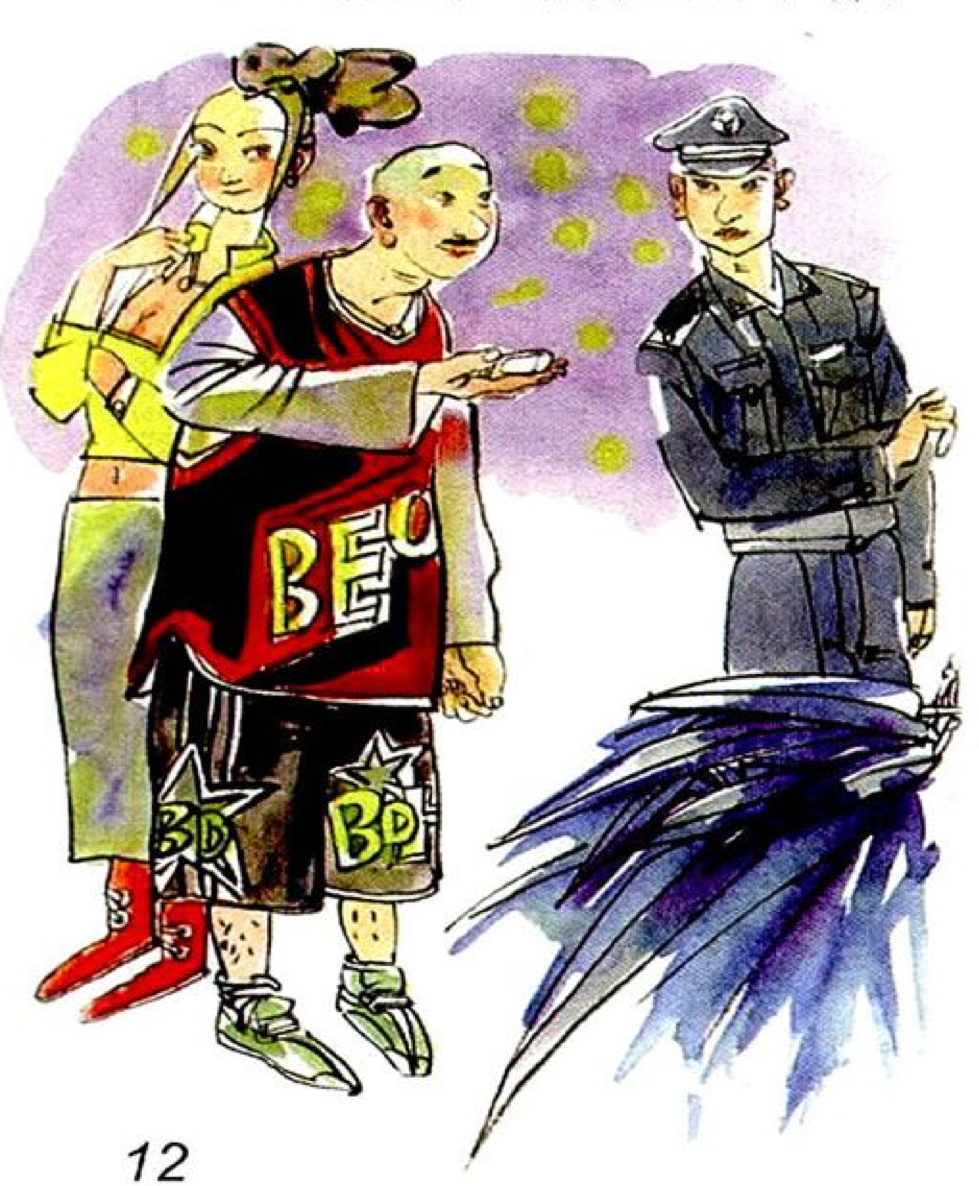


了，这栋建筑可能很快就要被拆除了。”

闵生听了大吃一惊，问卢健是怎么知道的，卢健说，在大学时，有个喜欢穿白西装的家伙曾经疯狂追过画儿，这“白西装”现在调到了本市的房地局，他知道了内幕，又不知怎么打听到了画儿的消息，于是告诉了她。白西装说他能够解决问题，但前提条件是画儿必须去宾馆跟他会面，画儿为了闵生，决意前往，卢健怕有意外，一直陪着，只是怕闵生猜疑，所以一直瞒着，没想到会这么巧，去宾馆时竟然被闵生看见了！

闵生半信半疑，问：“后来呢？”

卢健捂着鲜血淋漓的脑袋，喘了口气，说：“那个家伙见我跟画儿一起去，就没了兴致，他还没有最终答应，今晚，我一直在跟他通电话。”



闵生歇斯底里地摇着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就在这个时候，卢健的手机响了，卢健将手机递到闵生眼前说：“正好，那个白西装的电话来了。”

卢健按下了免提键，听筒里传来白西装的声音：“卢健，看在画儿的面子上，我答应帮你们这个忙了……”这是第五个意外。

白西装的话说到这儿，手机突然没电了，“嘀嘀”两声就关了机。这是第六个意外。

到了这个时候，闵生才明白自己冤枉卢健和画儿了，他突然握住车钥匙猛地打火，车却打不着了，刚才的撞击，车子并没有大的损伤，但现在却发动不了，为什么？这就是前面说的第一个意外。因为闵生这辆越野车是柴油系统的，在我们的故事刚开始时，闵生曾经去加油站加油，当时闵生只顾着接听电话，没注意就把车停在汽油加油机旁，加油站的那个女孩子自然也不知道这辆车需要加柴油。等闵生打完电话，油已经加满了，加了汽油的柴油车能够跑上几十公里，但熄火后，就再也打不着了。

闵生发疯一般地踩着油门，喊道：“怎么办？我给画儿喂了安眠药，又打开了煤气，她现在睡在家里！”

卢健大惊，叫道：“你……你怎么



可以这样啊？画儿可是你最爱的人哪！”

闵生自负而孤傲，果断而有魄力，他这种男人，做起事来有时就会走极端，可他想不到自己竟然冤枉了画儿和卢健啊！

现在火烧眉毛的事是打电话报警，可卢健的手机没电了，已经无法开机，闵生的手机却在酒吧里被偷了！卢健伤得重，不能动弹，他推了一把闵生：“快去附近找电话啊！”闵生冲下车，拼命地寻找着……

下面我们说说即将要发生的第七个意外——先前那个玩“碰瓷”的光头，闵生走后，他一个人在街上闲逛，无意中遇上了自己的女朋友，巧得很，这女朋友就是在酒吧里偷闵生手机的女孩。两人碰了头，说了刚才的事，光头用闵生的手机拨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再一看自己手机上的来电显示，竟然是刚才“碰瓷”后要来的那个号码，你说巧不巧？

这时候，巡警小王路过，看见他俩，忍不住说道：“你们俩又干什么坏事没有？”

光头嬉皮笑脸地连声说着“没有”，他突然灵机一动，将手机递给小王：“王警官，我们还做好事呢，捡了一部手机，正准备交给警察叔叔呢！”其实这手机值不了什么钱，光头借花献佛，为的是在警察那里留个好印象，光头把手机交给警察，这是第七个意外，正是因为这个意外，才使我们的故事石破天惊——

小王拿着光头交来的手机，心中想道：这两个小混混怎么拾金不昧了？他正纳闷着，一边随意地在手机的电话本里找了个电话拨出去，一问对方，他发现这个手机的主人他认识，叫闵生，闵生和老婆画儿都是小王的大学同学，去年小王还去参加过他们的婚礼，只是闵生现在有钱了，小王也不太爱跟他们来往。不过，闵生的家小王倒是认识的，一帮同学还去闹过洞房，于是小王决定把手机给闵生送过去，进楼道的时候，小王是跟着一个开门的大姐顺道进去的，在闵生家门口，小王还没按门铃，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煤气味……

（**本期作者**：梅永远）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征稿启事

“新一千零一夜”是本刊“红版”的重点栏目，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红版”编辑部热忱欢迎作者惠赐原创佳作，要求：1. 题材不限，能以较新的视角反映生活，立意独到；2. 核心情节新鲜、奇巧、生动；3. 篇幅在2000字左右。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发电子邮件，请在信封或电子邮件的主题栏内注明“新一千零一夜”字样。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见第90页。

墓门打开后

一位考古专家，在荒凉的深山中发现了一座一千多年前的古墓，通过考证，他确认里面埋藏着价值连城的陪葬品。那位考古专家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推开墓门，就在这时，眼前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棺木上方有很多吊灯，其中竟然有一盏还燃烧着，有谁见过燃烧了一千多年还不熄灭的灯？考古专家十分惊骇，转身便逃，再也不敢回到墓中。

其实，当年墓穴被封闭后，耗尽了氧气的灯全部熄灭，但灯的燃料里含有磷，磷的燃烧点很低，一千多年后墓门重新打开，新鲜的空气进入，那盏灯正好对着门，它就开始自燃，如果那位考古专家在那里再稍稍等一会儿，灯就会熄灭的。就这样，那位考古专家因为恐惧而与重大考古发现擦肩而过。

固定的思维模式是人生的大敌。

（作者：佚　名；推荐者：赵景亮）



在路上

儿子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便是躺在母亲怀里看动画片，那时候的农村是特别容易停电的，每当屋内漆黑一片而无法看动画片时，儿子就会问妈妈：“什么时候才能来电啊？”妈妈总是笑笑，说：“别急，快了，电在路上呢！”就从那个时候起，妈妈那善意的“哄骗”使儿子懂得了什么叫充满希望的等待。

光阴似箭，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儿子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写稿之路。前段时间，他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收到稿费单，心中很郁闷，甚至对自己的写作水平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时，妈妈走过来，微笑着拍拍儿子的肩膀：“稿费在路上呢。”

这一瞬间，儿子突然明白，母亲一生的处事哲学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在路上。美好的日子在路上，生活的希望在路上。

（作者：翟　杰；推荐者：吕桂秀）

载入史册的修鞋人

美国波士顿有一位老人，一生靠修鞋维持生活，他的修鞋摊就安置在法院门外的大街上，每当法院开庭时，他总是收起鞋摊，随着人流进入法院，旁听各种案件的审判。

一天早晨，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青年被带进了法院审判庭，他是因为在公共场所酗酒闹事而被控告的。

老人见眼前这青年的脸上满是悔意，而且他断定这青年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很难拿出保释金，所以，开庭时，老人向法官表示自己愿做担保人，保释那青年出去。

这时，老人的古道热肠和青年的悔意打动了法官，他同意了鞋匠的请求。

后来，这个青年变成了一个终生戒酒、守法勤劳的好公民。

此后的17年，修鞋老人共为2000多人担保，他的爱心改变了2000多人的命运，这位修鞋老人就是一百多年前被美国载入法律史册、被誉为“缓刑之父”的约翰·奥古斯都，他给后人的影响不逊于美国的任何一任总统。

（作者：［英］卡洛琳·李；推荐者：秋　树）



三个和尚

一天，有三个云游和尚在一所破庙里相遇，其中一个疑惑地问：“这庙为什么荒废了呢？”

甲和尚说：“必是和尚不虔，所以菩萨不灵。”

乙和尚说：“必是和尚不勤，所以庙宇不修。”

丙和尚说：“必是和尚不敬，所以香客不多。”

三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留下来各尽其能：甲和尚礼佛念经，乙和尚整理庙务，丙和尚化缘四方，没多久，这庙宇的香火果然兴盛起来。这天，三个和尚在一起议论庙宇兴盛的原因，甲和尚说是因为他礼佛虔诚，乙和尚说是因为他勤于管理，丙和尚说是因为他感化了人心，三人争执不休，渐渐地荒疏了各自的事务，庙里盛况不再。终于有一天，三个和尚得出了一致结论：这庙荒废的原因，既非和尚不虔，也非和尚不勤，更非和尚不敬，而是和尚不和。

（作者：李剑红；推荐者：永　忠）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暑假到了，向学生读者推荐精彩的故事类读物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有了故事，一篇记叙文将会描写得更加生动细腻，一篇议论文将能表述得更加准确清晰，读几本各种类型的故事书，会使你写作文时更加轻松自如、得心应手。暑假到了，本刊特向你推荐几本精心编选、好评如潮的故事类读物。

《青春读本》系列（1套共4册） 15元（单册）

《滴水藏海》系列（1套共5册） 12元（单册）

《故事会》合订本（2009年上半年1套共3册） 10元（单册）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1套15册，每册5元）

书名：《名著故事》、《快乐故事》、《笑话故事》、《历险故事》、《哲理故事》、《外国幽默故事》、《开心故事》、《格言故事》、《社交故事》、《口才故事》、《谜案故事》、《神秘故事》、《外国悬念故事》、《16岁故事》、《名作故事》

《生活原来如此》系列（1套15册，每册10元）

书名：《幸福的钥匙就在你手中》、《这就是生命中最晶莹的时刻》、《宽容与满足是对自己的感谢》、《细节不止能决定成败》、《你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请你聆听智者的声音》、《平凡的你也可以创造奇迹》、《灵机一动胜过千言万语》、《天差地别仅在一念间》、《生活因充满矛盾而值得回味》、《征服自己是最伟大的胜利》、《最成功的教育家就在你身边》、《信念是我们远行的航道》、《拿什么来装点你的心灵》、《生活未曾欺骗你》

《学习方法决定学习成绩》每册18元

以上均为原价，暑假期间特别优惠，一律8折，免收邮费。购买方法：1. 可通过邮局汇款，汇款地址：上海市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21—54667910。2. 可通过“故事中国网”付款购买，详情请登录 www.storychina.cn 查看。



《故事会》合订本系列

《青春读本》、《滴水藏海》系列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生活原来如此》系列



大王寨的最高礼遇

□一　冰



走进大王寨

十多年前，我曾受到过毕生难忘的最高礼遇。

那年我卫校刚毕业，就被分配到一个边远乡镇卫生院做疾病防治工作。上班没多久，我和护士马姐一同被派去大王寨村，给适龄儿童接种预防流行性脑膜炎疫苗。我俩即刻动身，直奔大王寨！

大王寨地处偏远深山，在离村十多公里的地方我们就只能弃车步行、开始爬山了。存放疫苗的冷冻箱非常沉重，我是城里长大的，没吃过苦，背着重物爬山，自然十分吃力。可马姐是当地人，背着箱子不觉得累，为了帮我解乏，就跟我说起大王寨的事。原来那村子过去豪门望族很多，规矩严厉，现在虽然解放了，但有些规矩却在村里流传了下来，比如他们现在有一个最高礼遇——如果来了尊贵的男客人，就要找一个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给他敬三大碗白酒。

我并不在意，说："我哪是什么贵客，我这是工作嘛！"

马姐扔给我一包饼干，说："我讲的都是真的，现在乡里的干部都害怕到大王寨来，就是过不了这一关，你先吃点饼干垫垫肚子吧，说不定一到村里酒就端上来了。"

"不会是真的吧？"我有点紧张了，我刚从学校毕业，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喝过酒呢，哪能喝得了三大



碗白酒？

正说着，忽然听见“咩咩”几声叫，一个约摸八九岁的孩子赶着几只羊迎面走过来，我随口问他：“喂，小家伙，你是大王寨的吗？”

那孩子瞪着眼睛看着我，“嗯”了一声，就从我身边继续往前走，我忽然想起今天是星期一，他怎么没上学呢？我又问道：“你怎么没上学？”

那孩子没有搭理我，赶着羊匆匆走了，最后又回头扫了我一眼。我看出来了，他看中了我手里的饼干，我忙举着饼干喊道：“你回来呀，我给你饼干吃！”那孩子果然回来了，我把那袋饼干全都给了他，又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说家里没钱，不让他上学；问他想不想上学，他说想，但是家里没钱，上不起。他狼吞虎咽吃饼干的样子，让人看着不由一阵心酸。

和那孩子分手后，我们继续向前走。我又想起喝酒的事，便问马姐能不能不喝，或是少喝，马姐说：“当然不行，那是对主人的不尊敬！”见我紧张的样子，马姐乐了，她又说：“喝酒这规矩还不算啥，大王寨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待客规矩……”

“什么规矩？”

“凡是到大王寨的贵客，如果是当夜住宿在村里，而且那贵客又是男的，村里就会……”马姐说到这里突然住了口，不说了，而且还笑个不停，神色间显得有点诡秘。我一个劲地催问，可马姐就是神神道道地不肯说。说话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大王寨。也正好是吃中饭的时间了，我知道中午一定会喝酒，喝了酒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接种预防，事关重大啊，我就说先把活儿忙完再吃饭，马姐也同意了。

接种的地方安排在孩子集中的大王寨小学，村主任老刘和学校的老师已经在等我们了。这所村小学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校长，其中一位老师是个挺年轻的姑娘，姓田。田老师他们早已接到通知，做好了准备，一会儿，就把到场的适龄儿童全部接种完毕。

到场的儿童全接完种后，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放羊的孩子，就说了这事，并且强调他也是适龄对象，必须接种。村主任老刘挠了挠脑袋，问田老师：“那会是谁家的孩子？”田老师想也没想就说：“那肯定是石头，村里只有他一个孩子没上学了。”

老刘对我说，石头放羊时满山跑，不太好找，还是等吃完饭到他家里去找，我忙接话：“不行，时间不能再拖，再拖延下去，冷冻箱的冰块就要化了，药也会失效，必须立即找到他。”田老师自告奋勇地说：“我知道他在哪里，我带你去。”于是我背起冷冻箱，跟着田老师在山里找那个叫石头的放羊孩子。

路上，田老师给我说了石头的情况：他家里很穷，他爸爸在工地上干

活摔断了腿，成了什么都干不了的残疾；妈妈跟别人跑了，现在家里的生活就靠年迈的爷爷奶奶干农活支撑……

我听了后心里酸酸的，问："他一年的学费是多少？"

田老师说一共一百多元钱，想着石头家的境况，我情不自禁地说："他的学费我交了，让他上学行不行？"当时我刚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正想着怎么把这钱花得更有意义一些，这正是个好办法。田老师看了我一眼，连声说道："谢谢你了！我代表石头一家谢谢你了！"

后来我们找到石头，给他接种了疫苗，田老师拉着石头说："走，我们上学去，你的学费有着落了，这位好心的大哥哥愿意帮你。"

最高礼遇

午饭是在村委会吃的，我一进门，就感觉到了不一般的气势：屋子里有一张大方桌，大方桌上已经摆满了菜，可是，却只有方桌上首位置放着一个长条凳，其他三边都没有凳子，屋里的人都站着。老刘把我拉到长条凳旁边，将我按着坐下，我感觉马姐说的可能是真的了，马上跳起来，可老刘又把我按下去，神态肃然地说："鲁医生，你是我们的贵客，你不坐没人坐。"

我只好坐了下来，这时，老刘高叫一声："上酒！"话音刚落，进来了一个姑娘，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嘴上还涂抹了口红，脸上还化了妆；她举着一个木托盘，缓步到了我面前，单膝跪下，把酒举到我的面前。"田老师！"我想不到一会儿的工夫她把装束全换了，因为她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这次仪式



就由她来主持，我一下子懵了！屋里一片寂静，我被这种气势震慑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我的手机械地伸出去，端起一碗酒，带着如同忍受酷刑一般的心情，把酒碗凑到嘴边，喝了一口，我的大脑一下子清醒了——碗里并不是酒，而是蜂蜜水！

我看了田老师一眼，她的眼里笑意盈盈，我明白了，一定是她帮我把酒换成了蜂蜜水！我不再犹豫，一口气将三碗“酒”一饮而尽，老刘肯定还被蒙在鼓里，他伸出大拇指赞道：“鲁医生真是好酒量！”



饭后我们没有走，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大王寨太偏僻了，以前的卫生医疗档案不健全，这次都要建立起来，还要对村卫生员进行培训，协助村卫生员对所有儿童完善预防接种登记，对那些心有疑惑的家长还要上门做工作……所以我们要逗留一夜，到次日才能离开。

一直忙到晚上，该睡觉了，我走进安排给我的房间。山里还没有通电，房间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正是初冬天气，山里要更冷一些，我粗略地打量了一下房间，想上床睡觉，可走到床边，忽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你回来了——”接着，一个人从被窝里钻出来，吓了我一跳，仔细一看，居然是田老师！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我窘得要命，转身就要出去，一边尴尬地解释着：“对不起，我、我走错房间了。”

田老师说：“没错，这是你的房间，我是给你暖床的。”

我的脑袋“嗡”地响了一下：“暖床？什么叫暖床？”

“就是暖被窝。”田老师解释说，“暖床”是很早就流传下来的习俗，是大王寨款待贵客的最高礼遇……

我想，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田老

师这个受师范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兴这一套？她可还是个没出嫁的姑娘啊！可是她却毫不害羞，从从容容、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打开门出去时，她还打了个寒噤……

我躺在温暖的、散发着少女馨香的床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田老师她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可是，虽然她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但我还是不敢有那想法的，我可不想在乡镇呆一辈子，我要调回城里去的；还有，"暖床"虽然是大王寨的风俗，但男女住进了一个房间，谁能说得清楚？这种事对她、对我都有不好的影响，以后绝对不能说这事。

第二天，我很怕见到田老师，匆匆结束了工作，就回去了。后来，我尽量避免再去大王寨，也再没见到过田老师。两年后，我如愿调回城里一家医院工作。

又过了几年，我结婚了，又有了孩子。有一天，忽然一个老头找到我，他问我："鲁医生，你还记得我吗？"

我端详他半天，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是谁，最后他豪爽地一笑，说："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大王寨的老刘啊！"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果然是老刘啊，原来他有一个亲戚生了病，要到城里来检查，他就找到我上班的医院来了，图个人熟好办事，我当然义不容辞，做检查的空闲，我们又扯起了当年的事，我问："那个三碗酒的规矩，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老刘一笑，说，"这还不是因为你啊，以前我们都是三碗酒，喝得客人人事不知，后来你来了，田老师偷偷换成了蜂蜜水，田老师说，我们村里的习惯不好，虽然礼数到了，但客人都受不了。客人来我们村都是想为我们办事的，喝得干不了工作，对谁都没有好处，后来我们就把酒换成了蜂蜜水。"

"田老师还好吗？"提到田老师，我想起她给我暖被窝的事，忍不住又问，"还有那个暖床的习俗，现在也该取消了吧？"

"暖床？"老刘说，"暖床的习俗早在刚解放时就废除了……"

我沉吟了很久，最后还是开了口："可是……可是田老师给我暖了被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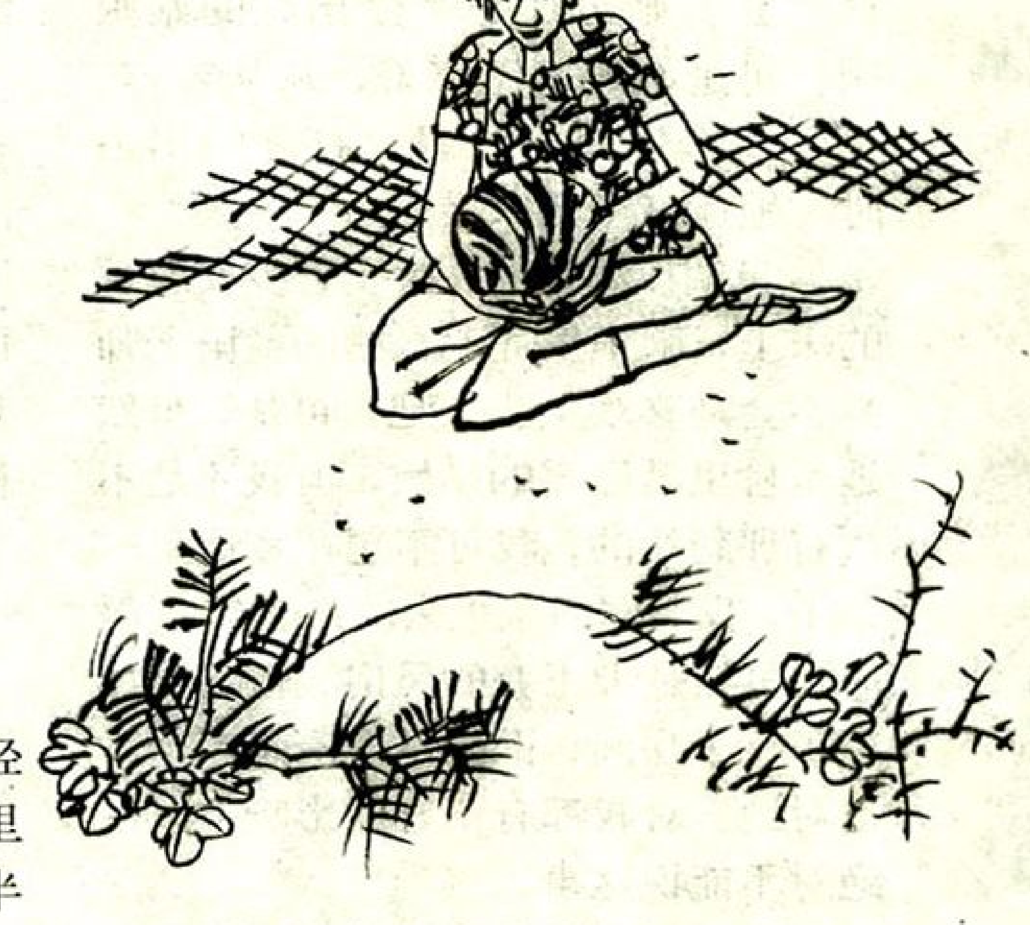
老刘点点头，脸上又露出了当年主持那个"仪式"时的肃穆，他说："那是她为了报答你啊，你帮了石头，让他又能上学了，作为老师，让失学的孩子上学是她最大的心愿，但她一直没办法实现，因为她当时也已经一年多没有拿工资了，她家的生活也非常困难。山里的姑娘思想纯朴，只好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来报答你了……"

我终于明白了，当年为我暖被窝的，是一颗纯洁的心……

（题图、插图：谭海彦）



让羊儿看瓜



□王兴菜

李彩凤才三十五岁，却年纪轻轻守了寡，可这寡妇难当，家里柴米油盐、自己一个女人还带着个半大的孩子，样样都难。彩凤心一横，把三千块家底子钱拿出来，一千块一亩，包了河滩的三亩沙滩地，说是要种西瓜！

这一下，全村人都怔住了：那片沙滩地有四五里，就是拴个老虎也看不住瓜，以前几个包地种瓜的人，搭了瓜棚子，扛着猎枪都看不住瓜，她一个年轻的寡妇，外加一个七八岁的儿子，娘俩绑在一起也看不住这三亩瓜田啊！

其实，彩凤敢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丈夫死后这几年，家里的担子一溜杆地全压在了她身上，幸亏村东的单身汉杨二，时常来帮彩凤的忙。杨二今年也三十有三了，早年因家里穷，一直没娶妻，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之间有了些微妙的情感。彩凤把自己准备包地种瓜的想法对杨二讲了，杨二一听，立马拍着胸脯说："彩凤，你就包吧，到时我去帮你看瓜。"

有杨二壮胆，彩凤便开始忙活了，挖坑、种瓜、施肥……大半个夏天下来，彩凤晒得脸都黑了，眼见西瓜从鸡蛋大长到拳头大，可还没等瓜瓤有红意，就有人偷偷拧起了彩凤的瓜，偷瓜的贼专拣大个的拧，结果彩凤眼睁睁地看着第一茬大点的瓜全被糟蹋了。

彩凤赶紧去找杨二，没想到杨二头摆得像拨浪鼓，原来这段时间，村里不少青皮小子不断同杨二开玩笑，借着"替寡妇家看瓜"的话题说三道四、冷嘲热讽。杨二这人，一辈子坏

就坏在要面子上，他钱挣得不多，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接受这对孤儿寡母，所以当他听别人说自己要去给彩凤看瓜，他立马脸涨得通红："我凭什么给她看瓜？你们瞧着吧，说不定到时候我还会去偷瓜呢！"

彩凤本来就是个急性子，见杨二这副德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杨二，你听着，没有你，我的瓜也有法儿看！"说完，她怒气冲冲地走了。

彩凤回到家，越想越生气，两天前，她已经在瓜田边搭了个瓜棚子，于是便准备铺盖一卷自己去看瓜，可冷静下来一想，觉得不行，村里本来就有几个泼皮小子、愣头后生，平日里没脸没皮地找她说话，现在半夜三更自己一个女人住在那里，不是羊入虎口吗？彩凤在家里哭了一天后，眉头一皱，她用稻草和木棍扎了两个歪歪扭扭的稻草人，在太阳落山前插到了瓜地两头。

村里的人见彩凤弄了个稻草人看瓜，有笑她傻的，有看不懂的，更多的则是叹气，到底是个寡妇啊，种了几亩瓜，被逼急了，弄团稻草去给她看瓜，可怜啊！再说杨二见了这个稻草人，脸像被人狠狠抽了几耳光，他知道这个稻草人是扎给自己看的，彩凤是在骂他连个稻草人也不如啊，所以连续好几天，他都没敢到河边溜达。

瓜一天一天大了，来河边洗衣洗澡的人多了起来，见满河滩上碧绿碧绿的西瓜，有些人又动心了，再说那两个稻草人立了二十来天，风吹日晒，不成样了，村里村外的人当初心中的内疚也一点一点没了，就这样，瓜又开始少了起来。

这一天，彩凤铁青着脸，拿着一根棍，怒气冲冲地来到瓜地里，二话不说，抡起手中的棍子，打起了稻草人，一边打一边骂："我扎你立你，别人偷瓜你连个屁都不放，我留你个废物有什么用？"说完，她拔起稻草人，往河里一扔，转身回村去了。

彩凤疯疯癫癫地回到家里，竟直接进了羊圈，羊圈里养着两头羊，一黑一白，一大一小，彩凤弄根绳子套住了那只白羊的脖子，连拉带拽，儿子小缸子跟在后头连踢带打，娘俩把那头白羊弄到了瓜地旁。彩凤往瓜地里竖了根橛子，小缸子把羊往橛子上一拴，让这只白羊帮她看起了瓜，白羊吓坏了，"咩咩"直叫，不安地扯着绳子转来转去。

半个村的人都听说彩凤急眼了，把自家的羊弄到瓜田里去看瓜，狗能看门，羊能看地？这可是从来没听说过的稀奇事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争先恐后地跑过来看热闹。彩凤蹲在地上，抓住羊耳朵，认真地对它说："羊啊，平时麸子水俺没少给你喝，就委屈你在这帮我看看瓜地吧，谁偷我们家的瓜，你就记在心里，偷偷告诉我，你没爪没牙的，打不过那些偷瓜



贼的。”说完，她拉着儿子小缸子的手，挤出人群，半疯半傻地回家了，留下了百十来口看热闹的人和一只吓傻了眼的羊。

水灵灵的瓜越长越大，谁看着谁咽口水，一只羊怎么能看得住这么大一片瓜田？羊拴到地头后，彩凤连续几天都能看到瓜田里留着新脚印，这天，彩凤起了个大早，来到瓜田，见又少了几十个瓜，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她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弄了几



根麻绳，掺着几根长茅草，搓成鞭，然后带着这根茅绳鞭子来到了瓜田，她二话不说，抡起鞭子就朝羊身上抽去，顿时白羊的身上就多了一道血红的道子，羊没命地嚎叫起来，彩凤不管羊叫得有多惨，只是不停手地抽打那头羊，羊凄厉的惨叫声惹得村里的人都跑过来看热闹。

羊被绳拴着，只能顺着那根橛子绕圈圈，彩凤跟在羊后面边打边骂，村里的人都看得沉着个脸，杨二也挤在人群里看着，可他不敢抬起头来正儿八经地看，因为他只觉得彩凤的目光似剑一般，时不时地往他这边逼来，他只好耷拉着个脑袋，胆怯地瞟上几眼……

彩凤没命地打了上百鞭子，那头羊身上已是血迹斑斑了，彩凤打着打着突然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道：“羊儿啊，你别怪我心狠，我用三千块钱换回这块瓜地，这是我的命呀，你答应我看好瓜的，现在你对得起谁啊？你可知我的苦楚？你挨打还亏吗？你还好意思吗？”这句话刚落音，人群顿时鸦雀无声，而挤在人群中的杨二像被雷击中了一般，木然地立在那里，他听出来了，彩凤嘴上念叨的是“羊儿”，其实骂的是他“杨二”哪！

那羊越跑越慢，彩凤手中的鞭子却越打越狠，羊的嘴角开始往外冒血沫，白眼珠子满是血丝，嚎叫声很低

沉，充满了绝望。一会儿，人打累了，羊也趴下了，彩凤来到河边，把抽红的鞭子在水里蘸湿了，然后又在沙地上划拉了几下，接着回到羊的身边，又往羊身上抽打起来。蘸湿的鞭子上沾满了细小的沙粒，像铁刺一样打在羊的伤口上，羊疼得跳了起来，把头一仰，冲着蓝天凄厉地嚎了几声，嚎得周围的人没一个心里不发毛的，有人小声劝彩凤别打了，彩凤只当没听见："羊啊，我一个人挑水浇瓜，肩膀的皮磨没了，血把白褂子都染红了，起的老茧都能当镜子了，你说说，你吃我的喝我的，替我分担一点没有？"说着，她又高高抡起了鞭子……

这时的羊，浑身上下已是鲜血淋漓，它绝望了，喉咙里"呼哧呼哧"地响着，却不再嚎叫，它把头顶在地上，前面两个蹄子不停地刨着土，突然，羊的瞳孔猛地放大，瘦弱的身子慢慢歪下，死了，这头羊居然被彩凤活活用鞭子抽死了，再看人群中，杨二的身影早不见了。

彩凤见羊死了，把鞭子一扔，回头对站在不远处的儿子小缸子说："去，回家把那头黑羊牵来，让它接着看瓜！"说完，她像没事人一样，拎着水桶去河里拎水浇瓜去了。不一会儿，黑羊被小缸子用绳子拽来了，拴在那头死去的羊旁边。

当天晚上，杨二抱着一床旧棉絮来到了瓜地旁的棚子里，和那只黑羊一起看起了瓜，这一看就一直看到彩凤家收瓜的前夕，也就在这个时候，彩凤和杨二的婚事办了，接着，杨二摇着乌篷船，彩凤坐在船头，两人把皮绿瓤红的大西瓜从河边运到了几十里外的城市，赶上这一年附近种瓜的农民少，瓜卖了个好价钱，这对新婚夫妇腰间顿时鼓了起来。收瓜时节，杨二笑嘻嘻地拉着平板车，给每家每户送去了几十斤瓜，他笑着对村里人说："来，吃吃自家种的瓜！"

等到末茬瓜摘完，那头小黑羊也长大了，彩凤让儿子把黑羊牵着，同杨二一起先回家，等两人走远了，彩凤来到瓜秧深处，扒开即将枯死的瓜秧，眨眼间，一个二十来斤的青皮西瓜露了出来，她摘下瓜，然后抱着这个沉甸甸的瓜，来到河滩一个凸起的土包前——那是当时埋那头白羊的地方，彩凤把瓜放下，然后捡起一块石头，猛地砸了下去，顿时鲜红的瓜汁流了开来。彩凤满眼是泪，低头轻声道："羊啊，对不住了……我知道你死得冤，可我一个寡妇不这么做，有啥法子呢？都说过去的寡妇难当，可有谁知道，现在的寡妇更难当啊！我不是在打你，我是在打一个男人的良心啊……这是三亩地里最好的瓜了，你就尝尝吧……"

（题图、插图：魏忠善）



这块石头有灵

□罗蜀疆





一块带来好运的石头

姜宽办了一家农资销售公司，顾同是他的一个重要供货商。这天，姜宽带顾同去天山的一个新景区转转，两人带上些食物、背上旅行包，一块上了山，天山层峦叠嶂、云横雾绕，两人转转悠悠地迷了路。山里手机没信号，人影儿也见不着，气候又多变，还常有野兽出没，能不能活着出去？两人谁也没底儿。

到了傍晚，气温骤降，他俩怕碰见狼群，就升了一堆火，准备熬到天亮再说。夜里，顾同怎么也睡不着，他想：人们都说生意场上无父子，姜宽还欠自己几万元钱，他会不会故意制造了这次迷路事件、借机把自己扔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大山里？他是本地人，应该知道怎么出去，而自己一旦困在山里，恐怕喂了狼也没人知道，因此，他紧紧盯着姜宽的一举一动，晚上一直没睡安稳。

天亮后，他们下山找水，看见一条河沟，就着河水吃了一点干粮，就在这个时候，姜宽在河沿上发现一块石头，青绿色的，上面有刻痕，刻的像是少数民族文字。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谁会在这上面刻字？刻的又是什么呢？姜宽抱起石头掂掂分量，大约十来公斤，他笑道：“我得带回去找人破译一下，也许这块石头让人施了魔法，能给咱们带来好运呢！”说着，便把石头装进随身带来的背包里，也就在这个时候，姜宽往四周看了看，忽然惊喜地说：“这石头果然有灵，我知道怎么回去了！”

顾同一脸疑惑地看着姜宽，姜宽说，他们住的城市在天山北边，这儿的水应该是向北流的，跟着水走再不会迷路了。这本来是一个常识，说是什么石头有灵，未免牵强了些，不过，

总算找到出去的办法，顾同心里踏实多了，于是他俩打起精神，顺着河沟向下游走。

山上没有像样的路，他俩只好有时蹚河水，有时爬悬崖，走走歇歇，疲惫不堪，顾同几次要姜宽把石头扔掉，姜宽就是不肯。

眼看太阳偏西，食物也快没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顾同暗暗着急，他不满地对姜宽说：“你花这么大气力带它回去，这恐怕是一块宝石吧？”

姜宽喘着气说：“要是宝石的话，在上面刻字的人早就拿走了，不过，这上面刻的字，一定有什么用意，我得弄明白。”

两人一路说着话，走着走着，姜宽眼睛一亮，过去一看，面前一块大石头上放着一只金灿灿的馕，这是本地人喜欢吃的一种烤饼，还有一只水壶，里面装了不少奶茶！

姜宽大喜：“哈哈，我们有救了，这块石头又给我们带来了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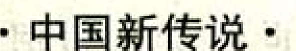
一块不愿人知的石头

两人就着奶茶吃了一些馕，精神大振，趁着尚未天黑，继续前行。

路上，有两条岔道，一条向上，通往树林子；一条向下，通往河边。岔道口有一个用小石头摆出来的“箭头符号”，指向往下去的小道，他俩就按照箭头指示的方向往下走。走到河边，发现一个石洞，进去一看，洞里居然放着一口小铁锅，还有小半袋面粉和半包食盐，见此情景，两人十分惊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回不过神来！这里有锅有面，旁边还有水，吃的问题解决了；而且这个洞子可以遮风避雨，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一切，就好像有人知道他们会在这里受困，故意给他们准备好的！

顾同说：“我猜想，刚才的馕、路标，还有这些东西，一定是山里的牧



民，给他的同伴准备的，正巧让咱们碰上了。”

姜宽神采飞扬地说：“有道理，但咱们不是正巧碰上，是包里这块有灵气的石头，把咱们带到这里来的！”

两人找来一些柴禾，在河边做了饭，美美地吃了一顿，又在洞里生了一堆火，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两人将面粉全部做成饼子，带在身上，顺着河沟继续赶路。

走着走着，从头顶上方传来一个声音：“喂，你们哪个地方去？”两人抬头一看，坡上站着一个人，是一位年轻的牧民。

两人对那牧民说了自己迷路的情况，牧民说，他叫巴图尔，这里的路他都知道，他可以给两人带路。

姜宽和顾同一听，便跟着巴图尔走，果然一路上好走多了，不再蹚河水，也不爬悬崖，不过姜宽背着那块石头爬坡上坎，走一会儿就累得够呛，只好坐下来休息。

巴图尔身强力壮，又是当地人，走路很轻松，他要帮姜宽背包，姜宽连忙推辞，顾同心想：莫非这真的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或许姜宽对自己隐瞒了什么？顾同想趁机让巴图尔分辨一下石头，他一把扯过那个背包说：“人家好心帮你，你就别扭扭捏捏的了，不就一块石头么，你还担心人家抢你呀？”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包，让巴图尔看看这到底是一块什么石头。

巴图尔把石头捧起来，在手里翻转着看了看，然后微微一笑，说：“这样的石头嘛，山上有，有时能捡到。”

顾同追问到底值不值钱，巴图尔支支吾吾地没有明确回答。

其实，姜宽费这么大的劲儿要带走这块石头，并非对石头上刻的东西感兴趣，而是因为他曾经见过这种石头，这是一种玉石，叫做“天山碧玉”，他听说过，这两年有些牧民在山上捡到过这种玉石，卖了不少钱。现在尽管巴图尔没有明说这到底值不值钱，姜宽还是不肯轻易放手，他还是自己背着那包，费力地走着。

天黑前，姜宽和顾同到了巴图尔的家——一个牧场的场部所在地。

一块会说话的石头

晚上，巴图尔煮肉上酒，盛情款待了姜宽和顾同，并请了一位中年男子作陪。

席间，姜宽和顾同得知那个男子姓王，也是生意人，就叫他老王。饭后，姜宽和顾同随着老王到了牧场的招待所住宿。

老王把两人带到他的房间，说：“咱们坐下聊一会儿吧，有件事，我想应该让你们明白。”

姜宽和顾同坐下，面面相觑，不知道老王要说什么。

老王指着姜宽的背包说：“我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这里面的石

头，其实是一块玉石，虽然不是什么稀世珍宝，但能值一点儿钱，不过，在你们发现它之前，它已经有主人了，它的主人就是巴图尔。"

姜宽大惊，霍地站了起来，老王淡然一笑："你坐吧，听我把话说完。我是一个诚实守法的玉石商人，经常来这个牧场，请放心，我对你们没有任何恶意。"

姜宽忐忑不安地坐下，听老王继续说。

老王说，就在姜宽和顾同迷路的时候，巴图尔正在那一带河沟里寻找玉石，并找到了这块石头。在他们迷路的那天晚上，巴图尔发现山上有烟火，担心引发森林火灾，就赶了过去。巴图尔发现了姜宽和顾同，不知他们是什么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就一直悄悄跟随，并暗中帮他们解决了吃、住问题，从种种迹象看出他们是迷路的人，就将他们带来牧场。

姜宽和顾同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连连遇上"好运"。

姜宽接着问："可是我不明白，你说这块玉石是巴图尔发现的，他当时为啥不带走呢？"

老王说："这里的一些牧民，暖季时节会去山里寻玉石，他们出去一趟，可能会找到大大小小的不少玉石，但因为路上难走，马也进不去，他们不能立即带出来，就放在河边，等冬天河沟里冰冻后，大伙儿齐心协力地用爬犁子运出来。"

姜宽和顾同都深感意外，说："放在外面几个月，他们不害怕别人弄走？"

老王笑笑，带着姜宽和顾同进了套间，指着地上的一堆石头说："这些都是我收购来的，你们先看看吧。"

姜宽和顾同一看，果然每一块石头上都有他们不认识的文字，有的是用油漆写的，有的和姜宽包里那块一样，是用铁器刻的。

老王说："这上面都是人名，第二个发现玉石的人，一见上面的名字，



2009年“《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征文启事

为鼓励多出优秀作品，《故事会》杂志社决定继续举办2009年“《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征文大赛，并对优秀作品实行四大奖励措施：

1．入选作品除在杂志上发表外，还将收入《第一推荐·最具人气的故事E》一书；2．入选作品可得两笔稿酬：在《故事会》杂志发表的作品，首发稿酬每千字400元；获“《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优秀作品奖，再追加每千字1000元；3．入选作品均颁发奖励证书；4．本刊将邀请有关作者参加年底的颁奖大会，所有费用均由编辑部承担。

征稿范围：1．具有现实感、新鲜感且可读性强的中短篇（包括超短篇）原创作品；2.故事性强、有口传性、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推荐作品。

超短篇（如“幽默故事”）的字数一般在1500字以内，短篇（如“中国新传说”）的字数一般在5000字以内，中篇故事的字数一般在15000字以内。

来稿方法：1．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征文大赛”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

2．从网上传递，可寄各责任编辑信箱，请在主题上注明“征文大赛”字样，本期责任编辑的信箱是：xiaomeng.ye@gmail.com。

就知道石头是谁的了，再没有人会打它的主意。”

姜宽和顾同十分惊讶：竟有这样路不拾遗的事？

老王看了看两人，知道他们在想啥，便说：“这里的牧民，有好多事你们可能都无法理解，比如说吧，人们带到山里去的生活用品，没用完的，就找地方保存起来，让以后来的人随便使用，你们在河边做饭用的东西，就是别人存放在洞里的，是巴图尔取出来让你们使用的。”

顾同说：“这么说来，我们带回来的那块石头上，刻的一定是巴图尔的名字了，可我还有一点搞不懂，他知道我们捡了他的石头，为啥不明说呢？”

老王说：“我想，他是不想让你们觉得没面子。”听了这话，姜宽和顾同的脸上顿时火辣辣地发烫。

第二天，姜宽和顾同坐上牧场的班车下了山，他们留下了那块石头，请老王转交给巴图尔。

在车上，顾同改变了一个主意：他原本计划低价弄来一批过期农药，换了标签后发给姜宽；姜宽也改变了一个主意——最近他的生意很不顺利，连交房租都困难，这次带顾同出来玩，是为了联络联络感情，然后“套”来顾同的农药，接着，他计划将所有的货物倒腾出去，来个人间蒸发，让顾同和其他几家供货商上百万元的货款打个水漂，是那块石头的故事告诉他们：人和人之间应该有一种很好的相处方式……

（题图、插图：魏忠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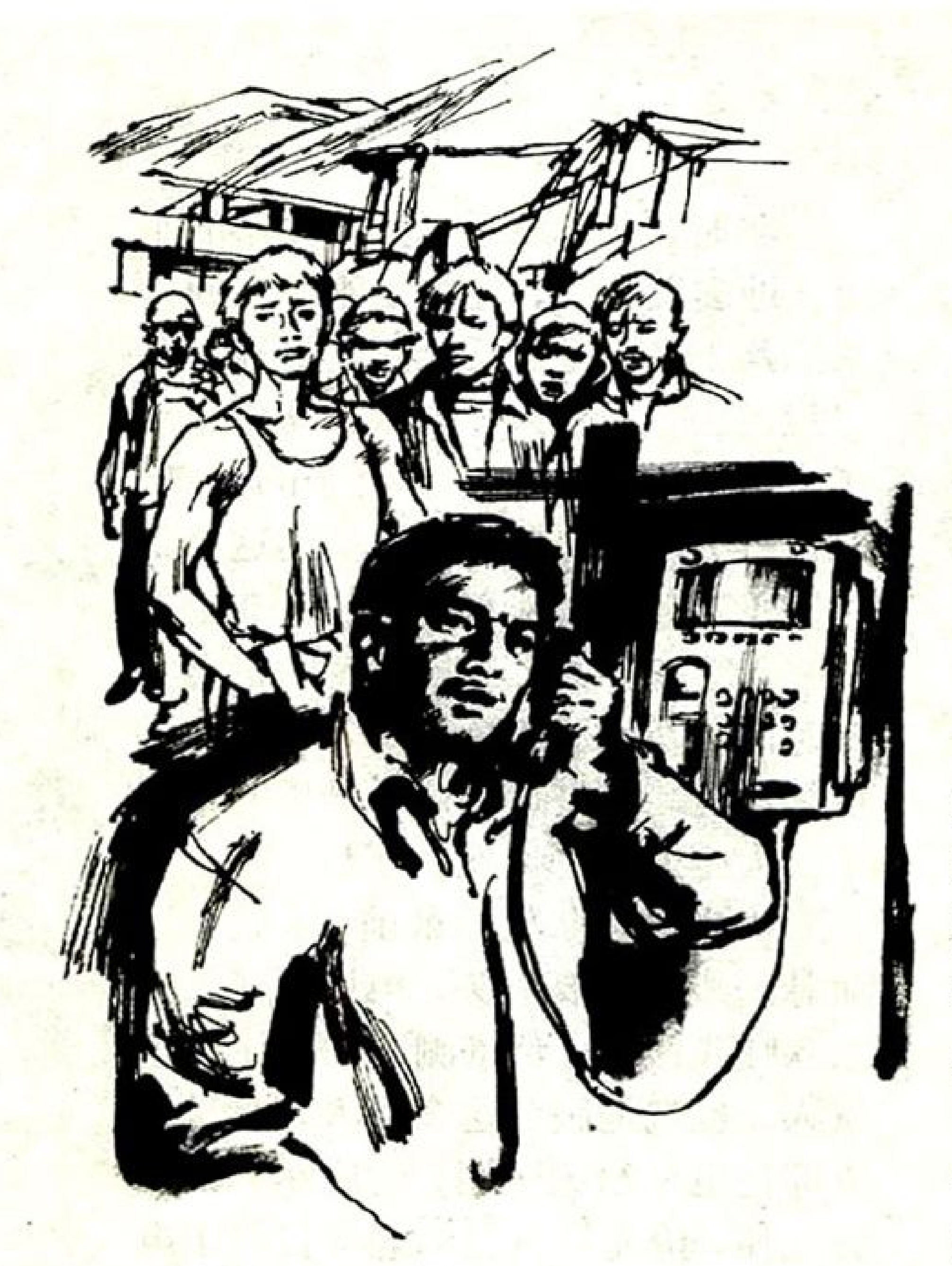






平安电话

□陈登岭



大生是个蹬三轮车的，平时就靠替人送送货赚钱过日子。这天，他替雇主送完货，已是下午一点多钟，眼看天要变了，妻子还躺在出租屋里，等他回去做饭呢。大生把空三轮蹬得飞快，急急地往回赶。突然，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人，背着挎包，叫住了大生："兄弟，请问这附近的公话亭在哪？"

这一片，巷口岔道比较多，只有一座公话亭，位置还特偏，难怪他找不到。大生给那人说了方位，男人道完谢，转身走了。大生刚蹬了几脚三轮，猛地一拍脑袋，刚才那个人的耳后有一块胎记，看到这胎记，大生猛地想起了什么，他连忙掉转车头，朝那男子去的方向追了过去。等赶上时，那人已经找到了公话亭，正伸手要拉门呢，大生急了，跳下三轮，大步冲了过去，抢先挤进了电话亭。

"对不起，我要打电话！"大生不管那人乐不乐意，摘了话机，摁了一串号码，就自顾自地打起了电话。

男人站在亭外，对大生的举动有点意外，他茫然地望着大生，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可大生好像没看见似的，换了个姿势，背对着他，继续打电话。

男人没办法，只好耐心地在外面等着。下雨了，雨点儿"噼里啪啦"地打在电话亭的玻璃上，也淋湿了那男人的衣裳。过了好一会儿，男人有点急了，见大生仍然没有结束的意思，只好无奈地转身走了。

大生见那人一走，"叭"地挂了电话，一副很解气的样子，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冷不丁从亭子后面冒出一个人，原来那男人并未走远，大生回过




神来，立马又抓起电话打了起来。

外面没有躲雨的地方，男人又没带雨具，很快便成了落汤鸡。

大生一边“哼哼哈哈”地通话，一边抬手看时间，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见外面的雨渐渐停了，他才搁下话筒。

那男人小心翼翼地问：“你……打完了？”

大生冷冷地一笑，一副挑衅的样子，说道：“你，也知道等电话的滋味了吧？”

男人愣了片刻，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微笑：“兄弟，真的是你呀！一年不见了，家里还好吧？”

“好个屁！俺老婆的两条腿都没了！”大生猛吼一声，蹲在地上，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一年前的5·12，仿佛就在昨天，至今仍让大生刻骨铭心。整整一年了，大生的脑子里深深地烙着眼前这男人耳后的那块胎记，心中无时无刻不在诅咒着他！

记得地震一发生，灾区的通讯就全部瘫痪，直到震后第三天，各家通讯公司才陆续到达，搭建起了临时通讯站。那个通讯站还未建好，灾民们心急如焚，已经排成长龙候在那里，等着给亲人打电话，报个平安。由于急着打电话的人太多，所以临时规定只要电话一通，都要长话短说，尽量节约时间。

当时，大生急于想知道妻子的下落，地震发生时，他妻子刚好在回娘家的路上。大生震后余生，沿途一路寻找过去。几天来，他从废墟中救出了十多个人，但是没有妻子的消息。他记得妻子身上带着手机，而这个临时通讯站的信号刚好覆盖这一带。整整三天了，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妻子是不是还活着？她的手机是不是还能打通？这是最后的希望了，大生急得都要发疯了！

大生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就在这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电话通了，大家欢呼雀跃，可负责测试的通讯站负责人，也就是眼前这个男人，却没有立即把电话给灾民用，他居然利用职务之便，抢先给自己的老婆打起了电话，在得知他老婆没事后，仍然对着话筒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大生快等不及了，他盯着那男人耳后的那块胎记，把牙齿咬了又咬，拳头攥了又攥，就在大生忍无可忍、准备一拳捶过去时，那男人才把话筒递到大生手里。

大生拨通了妻子的手机，奇迹发生了，妻子居然没有死，她被困在废墟中，靠雨水和带给娘家的食物活了下来。大生忙问她在哪里，谁知妻子说了一半手机没电了。那一刻，大生终于明白“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的含义，就差一句话的时间呀，而这男人不但抢打了第一个电话，还说了那么多屁话！

由于地点不确切，大生费尽周折，才找到被埋在废墟中的妻子，拼尽全力将她扒出来。这一来，又耽搁了整整一天，他妻子的两条腿最终未能保住，不得不高位截瘫。

听大生断断续续讲完了事情的缘由，男人沉吟了很久，最后终于像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似的，走上前去，扶起了大生，说："兄弟，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耽误了弟妹。"他一边说，一边连声道歉。

大生一甩胳膊，满是怨气地说："怎么，你也到这里打工了？该不是被公司炒了吧？看来这做人呀，得有起码的道德良心！"说完，他又狠狠地瞪了那男人一眼。

那男人呆呆地立在那儿，一声不吭，好一会儿，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进公话亭，伸手去拿话筒，这时，大生的火气也消了些，他突然喊道："等一等，其实……那电话早坏了。"

男人愣了一下，随之淡淡一笑，从挎包里取出了工具："今天俺第一天上班，就是来统一检修它们的，这条线路信号不太稳，刚才你又一直用着，我还以为没啥大问题呢。"

大生的心猛地一紧：其实，刚才他拿起电话时，就发现有故障，不过为了报复对方，他才故意装着打电话，好让那男人也尝尝等着打电话的滋味。

男人技术不赖，不一会儿工夫，电话便修好了，只见他很熟练地按了几个号码，对着话筒，激动地叫道："老婆……"可只吐出两个字，却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呆呆地立在那儿，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

大生吃惊地问那男人："家里都还好吧？"

"她……已经睡了一年啦……"男人终于忍不住呜咽起来。

原来，那一天，电话那端刚有回应，等着打电话的灾民都以为线路通





了，他们不知道通讯站收到的只是临时调试信号，紧接着上级基站方面通知，说是网络拥堵，需要紧急疏通调整，才能正常使用。那个时候，因见电话迟迟不通，早有人等不及了，他们不排队了，盲目地冲向埋着亲人的废墟，而妇女和儿童则开始啼哭起来，一时间，悲伤和绝望的情绪迅速蔓延。那男人是通讯站的负责人，他为了稳定灾民情绪，也为了给大家留一点温暖和希望，情急之下，他隐瞒了网络暂时拥堵的消息，利用调试的间隙，占着电话，装着和老婆聊天，好让大家都有个盼头。其实，那时他已经知道老婆身受重伤，命在旦夕，而且，直到今天她还未醒来，已经成了植物人！

大生听罢，脑袋"嗡"地一声炸了。一年了，这男人在自己心中，一直是一个自私、卑微的影子，大生恨极了他，再三投诉他，最后终于迫使他停了职，想不到竟然是自己冤枉了他！想到这里，大生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大哥，对不起，俺不是人啊！"

男人搀起了大生："兄弟，不用自责了，这不都过去了嘛。如今，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向前看，好好活出个人样来，才对得起爱咱、关心咱的亲人们。"

大生猛地抹了一把眼泪，脱下外套，三下两下地擦干了三轮车上的雨水，一摁车铃，回头叫道："走，大哥，快上车！"

"去哪？"

"下一个公话亭也不好找，俺这就送你去。尽早把电话都检修好了，好让从灾区出来打工的老乡们给亲人们报个平安……"

（题图、插图：谢　颖）

·本刊信息传真·

《故事会》增刊征稿启事

《故事会》将在今年9月推出一期增刊，现向广大故事作者和爱好者征稿。

增刊将由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负责选稿编辑。在保持《故事会》的故事特点基础上，力求在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上有所突破，并融入更多新颖的时代元素，无论是故事报刊的老作者还是来自网络的新写手，都欢迎前来一展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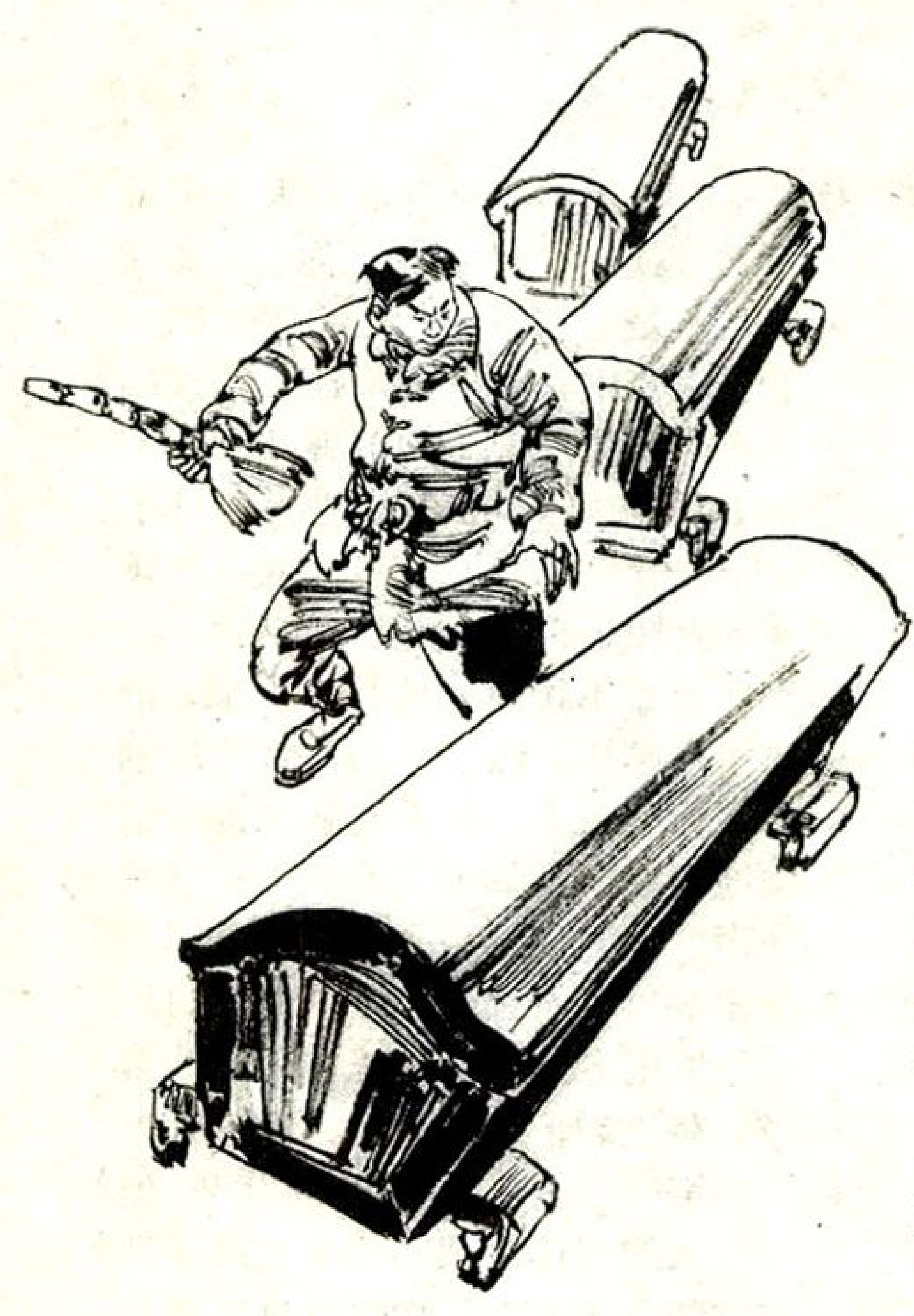
增刊入选作品稿费标准和《故事会》期刊相同，并可参加年底《故事会》优秀作品评奖，挑战千字千元的奖金！

原创稿件要求：短篇故事一般不超过5000字，中篇故事不超过15000字。只要故事精彩，随你采用何种讲述方式。已发布在故事中国网，且未在其他刊物正式发表的作品也可应征。投稿信箱：storychina@gmail.com，截止日期：7月15日，具体栏目设置及要求请登录故事中国网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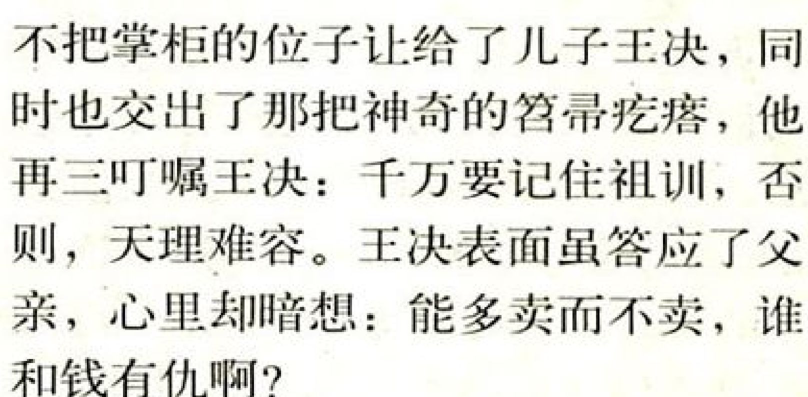
笤帚疙瘩

□张国心



早年间，关东大石镇上有个王氏棺材铺，几代经营，是个老字号。传说王家有个祖传的宝贝，是个笤帚疙瘩，看上去普通，却有着令人惊悚的魔力：如果铺子里的棺材卖不出去了，只要半夜里用这笤帚疙瘩在棺材上敲一敲，第二天，这个棺材准保就能卖出去，可王家有祖训，宝贝不可随便使用，平常一年敲一次，闰年敲两次。王家一直牢记祖训，从不随意敲棺，所以，王家棺材铺虽然没有发大财，但倒也挺兴旺的，不愁吃喝。

这一年，老掌柜得了重病，不得不把掌柜的位子让给了儿子王决，同时也交出了那把神奇的笤帚疙瘩，他再三叮嘱王决：千万要记住祖训，否则，天理难容。王决表面虽答应了父亲，心里却暗想：能多卖而不卖，谁和钱有仇啊？



当天午夜，王决偷偷地从被窝里爬了起来，偷偷地进了棺材铺，他要试试这宝贝疙瘩是否灵验。王决走进店里，只见三口朱红的棺材一溜儿摆在那里，他举起笤帚疙瘩对准第一口棺材“梆梆”连敲了几下，然后满腹狐疑地回到家里睡觉。果然，天还蒙蒙亮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王决刚开门，几个人鱼贯而入，说昨晚上死了人，急着用棺材。生意上了门，王决大喜，领着那些人来到棺材铺，来人也没挑选，付了钱后，抬起最边上那口棺材，匆匆而去。

王决捧着钱惊出了一身冷汗：卖掉的棺材，就是昨晚自己用笤帚疙瘩敲的那口呀！他痴痴地站在那里，心里想道：宝贝真是灵验啊，要是这样



的话，我不是发大财了吗？他嘲笑自己的那些前辈，为什么平常年头只敲一回、闰年敲两回？这不是守着金饭碗过穷日子吗？好不容易捱到了午夜，王决又用笤帚疙瘩敲了另一口棺材，天一亮，那口棺材果然也被卖了、抬走了！

王决心里乐开了花，他马上招聘木匠增加人手，一夜间棺材铺就扩大了规模，一口口棺材被打造出来，因为他有那个宝贝，天天夜里“梆梆”地敲，所以一口棺材也没存下。久而久之，亲朋好友、四邻八舍知道了这其中的奥妙，都咬牙切齿地恨他，可又无可奈何，只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怕王决一敲棺材，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于是就流传出了一段顺口溜：不怕闹天灾，就怕王决敲棺材。

王决棺材铺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财源滚滚，后来，王决的爹知道了这事，他躺在病榻上说：“不要再敲了，再敲要遭雷劈的！”可王决早已掉进钱眼里了，哪里听得进老人的话，半夜里，王家棺材铺仍然时常传出“梆梆”的敲棺声，让人毛骨悚然。

这天，王决逼着伙计们加班加点，一连做了四口棺材，晚上，他早早地拿着笤帚疙瘩进了棺材铺，打算挨个敲一遍，明天统统卖出去，那可就是一堆白花花的银子呀！

棺材铺里阴森森的，王决摸着黑，找准第一口棺材，举起了笤帚疙瘩，这时，猛然听见身后有人大声骂道：“小兔崽子，你又敲，你、你要气死我是不是？”王决吓了一跳，回头一看，黑暗中，只见老爹拄着拐杖站着，王决很生气，心想，现在我是掌柜的，你就好好地养老过清闲日子吧，干吗管这么多？于是，他也没顾老爹的劝阻，再次举起笤帚疙瘩，没想到老爹竟不顾一切地扑了上来，把他撞了个趔趄，他手中的笤帚疙瘩刚好落在棺材盖上，老人的脑袋也结结实实地砸在棺材的前墙上，只听“砰”的一声，老人倒了下去……

王决再没有去敲剩下的那三口棺材，急忙把老爹背进屋里，一看，爹已经脑浆迸裂，早已断气，他悔恨万分，悲痛不止，毕竟是自己的爹呀，他抱着老人的尸体痛哭，后来，就用那口棺材装殓了老爹，吹吹打打地送亡灵上了去西天的路。

大伙儿全看得清楚、想得明白：王决的爹，是被他儿子“敲”死的，这是报应，众人都以为王决这一下会迷途知返了。开始，王决也像翻然醒悟似的，没再去敲棺，说也奇怪，他不敲，摆在铺子里的棺材还真卖不出去了，看着一口口棺材摆在那里变不成银子，王决心里那个急呀，他再也忍不住了，把老祖宗的话一股脑儿地全忘了，这天晚上，他又偷偷地进了棺材铺，举起笤帚疙瘩向一口棺材敲去，“梆——”刚敲一下，响声未落，

棺材里竟然传出了说话声："敲什么敲，有主了！"

王决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敲下去了，他急急忙忙跑回家，一头钻进被窝里，动也不敢动，迷迷糊糊中，他做了许多恶梦。第二天早晨，王决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向窗外一看，昨晚下了厚厚的一场大雪。王决出了屋，来到院门边，推开大门，这时，王决突然发现门口的雪地里倒着一个人，身上盖了厚厚的积雪，脸已青紫，身子僵硬，王决心中暗自想道：昨晚敲棺时，棺材说"有主了"，难道说的就是这个死人？想得倒美，一口棺材几十两银子，能白白送给一个无名鬼？他马上找来了一个爬犁，把死人搬到上面，拉起爬犁就往山里走。

雪厚路陡，王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把爬犁拉到大黑岭的山坡下，看看四周是一片旷野，他低头冲着爬犁上的死人说："伙计，这里是个好地方，你就在这里睡吧。"他刚要伸手去拽那死人，不料那人气若游丝般地醒过来了，竟然开口说起话来："别把我扔在这里，救我一命，我会给你钱的。"王决吓了一跳，伸手一探那人的鼻子，还有气，听那人说给钱，他眼睛一亮，脱口问道："你给多少钱？"那人说："只要你救了我，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钱。"

王决心里可乐了，心想，我今天可遇到财神了！王决拉起爬犁就往回跑，拉着拉着，王决放慢了脚步，回过头来细细打量那人，见他穿戴倒是不错，可他身上到底能有多少钱？我得弄个清楚，不能无利起早，于是王决问道："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那人有气无力地说："我身上没有钱，如果你救了我，我会把钱给你送来的。"一听这话，王决什么都明白了，原来这个主是在拿话诓骗自己，救了他后，他没钱，我又能把他怎么？再说了，就他现在这个样子，八成是活





不了啦，让他死在自己家里，说不定就得搭上一口棺材，我可不能做那种傻事！想到这里，王决回过头来又往回走，爬犁上的人急着说："你要干什么？我给你钱，会给你钱的！"

王决再也没有听那人的鬼话，不管他怎么哀求，头也不回，一直把爬犁拉到山坡下，用力一推，那人"噗"的一声，落进了雪坑里。

也不知道是拉爬犁上山时受了凉还是咋的，王决回家后就得了一场大病，一连几天不吃不喝，身体虚得像一团棉花，实在没有力气半夜里去敲棺材，摆在那里的几口棺材也就一直没有卖出去。王决喝了一碗又一碗的苦药汤子后，病才好了些。这天，王决走进了棺材铺，围着那口会说话的棺材，转来转去，心里想：它为什么会说话呢？难道里面有人？他叫人把棺材盖打开，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

开始时，王决心里很害怕，总觉得棺材说话是不祥之兆，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悬着的一颗心也就渐渐地落了地，他自我安慰道：也许听错了，或者是幻觉，棺材怎么会说话？全是自己吓唬自己。

这天半夜里，王决又起来了，他要把所有的棺材统统敲一遍，可还没等走出屋，就见外面火把通明，人叫马嘶，门窗被砸得山响，"不好，来土匪了！"王决抱着钱匣想躲藏起来，但他马上就镇定下来，因为他想起来了，土匪是有规矩的，不抢棺材铺，肯定是他们弄错了，于是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大声地说："我是开棺材铺的，你们搞错了……"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人用一只麻袋装了起来……

第二天，镇上的人全知道昨晚土匪抢了王家的棺材铺，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土匪这一次竟然会破了自己的规矩、抢起棺材铺了？可大家来到棺材铺一看才知道，其实铺子里的钱财并没有被抢掠，只是丢了一口棺材，除此之外，就是王决失踪了。没过多少时间，有人在大黑岭下的雪地里发现了那口棺材，上面压着一块大石头，搬走石头，打开棺材一看，里面有个死人，身上一处伤痕都没有，是被活活冻死的，那不是别人，正是王决！

从此，王氏棺材铺破落了，后来渐渐的就在关东地面上消失了，那个神奇的笤帚疙瘩也没了下落。再后来，一个当过土匪的人说出了一个秘密：原来，当年倒在王决大门口的人，是个土匪头目，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去"插扦儿"，也就是"侦察"，不承想走到半路犯了重病，昏死在王家棺材铺门口，他被王决扔到山里后，又被一个打柴人救活了，那土匪头目对王决恨得咬牙切齿，这才下手报复……

（题图、插图：刘斌昆）





□马　超



藏在杯子里

翠英丈夫去世早，一个女人硬是靠着自己的一双手，把儿女们拉扯大。好在两个孩子很争气，先后考上大学，相继在城里安了家。翠英不愿进城，儿女只好来个折中的法子，在城乡接合部给翠英买了个四合院，让她在院子里种种菜，养养鸡，周末的时候，儿女们去看她也方便。

这天一大早，女儿小菊开着她那辆白色小轿车，眼泪汪汪地来到四合院，见了翠英三句话没说完，就“哇哇”大哭起来。

翠英赶紧对女儿说：“看看你像啥样子，快四十岁的人了，还哭哭啼啼的，有啥事好好对妈说，哭有啥用啊？”翠英嘴上这么说，心里早猜出个十之八九了，女儿心气硬，从来不服输，虽是个女儿家，却很少掉眼泪，眼下这情形，一定是和她丈夫闹别扭了。

果然，小菊吞吞吐吐地说道，昨天她无意中从别人那里得知丈夫和单位上的一个女人好上了，等丈夫回来，她狠狠逼问了一番，最后丈夫低着头承认了，说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他已经和那个女人断了。小菊哪儿受得了这气，摔碗砸盘子，整整闹了一晚上。

翠英安静地坐在院子里，默默地听女儿说完了这番话、发完了一通牢骚，然后对她说：“小菊，你到妈屋里去，把床边柜子里咱家那个玻璃杯子

拿来。”

小菊擦着眼泪问：“妈，您渴了？您干吗用那个杯子喝水，那不是您的宝吗？”

翠英说：“我不渴，让你拿你就去拿，你拿来后我有话说。”

小菊只得进屋去取那个杯子，翠英让她拿的是一个厚厚的老式玻璃杯，别看那杯子不起眼，来历可不普通。早年在农村，陶瓷和搪瓷杯子不值钱，谁家都有，但玻璃杯子却很少见，翠英手上的这个就更少见了，玻璃壁上印着一对红双喜，还有两朵盛开的大牡丹。

这宝贝，翠英一家平时很少用它，平常日子，翠英总会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用布包好放起来，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把它拿出来用一次，不是斟酒，只是倒上一杯普通的开水，那个时候，孩子们都已经上学了，谁考试成绩好，谁才有资格用这个杯子喝水，每一次，翠英都要说上这么一句：“谁能用这个杯子喝水，谁以后就能进城，就能吃上肉，吃大米饭，住高楼。”所以虽然是普通的一杯水，但谁喝到了就特别开心，就这样喝着喝着，两个孩子最后居然都进了城，离开了穷乡僻壤。

一会儿，小菊把杯子拿来了，递给翠英。

翠英接过来，仔细打量了一番，对小菊说：“这么多年娘也没对你说过，其实这个杯子是你爹临死的时候买的，那时家里穷，你爹年纪轻轻又得了绝症，那一天，你爹拿了钱到城里去看病，可他没舍得，进了医院转了一圈，又把钱揣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走进百货大楼，花五毛钱买了这个玻璃杯，他说，杯子上的喜字和牡丹好看，喜气……几十年了，我就守着这个玻璃杯子过日子，现在我想明白了，我是拿这个杯子当我男人呢，所以平常的时候不敢让你们拿着它喝水，我怕你们不小心把‘爹’给摔碎了。你呢，现在比妈幸福多了，男人一辈子哪有不犯点错的？可只要他能守在你身边就好，遇着事能帮你扛着就好，只要你待他好，他就能不犯错，少犯错，就是错了也能改，你说是不是啊？”

一番话说得小菊的心透亮透亮的，她陪着翠英吃了顿饭，开着车回家了。

到了周末，小菊一家三口开着车来了，尤其是小菊的丈夫，做饭、洗碗，积极得不得了，翠英看着，偷偷地笑了。

没过几天，儿子大伟开着汽车，气呼呼地来了，口口声声要同妻子小敏离婚。

翠英听他唠叨完，自然又让他进屋拿杯子，没想到大伟张口就说：“妈，您是不是要给我讲你把杯子当成我爹的事儿？您老人家就省点力气

吧，杯子的事我妹给我讲过了，婚姻和杯子是没有关系的，这一次我非离不可……”

这时，翠英自己走进了屋，把那玻璃杯子取了出来，她颤颤巍巍地拿着杯子，然后朝地上狠狠摔去，“哗啦”一声，杯子被摔成了无数的碎片，大伟顿时吓坏了，他万万没想到母亲会发那么大的火，甚至把那个当作命一般的杯子给摔碎了，他惊恐地看着怒气冲冲的老母亲和一地的碎玻璃片，一句话都不敢说。

翠英问儿子：“你和小敏结婚多少年了？”

大伟赶紧答道：“快二十年了。”

翠英紧接着问道：“你知道这杯子多少年了吗？”

儿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翠英叹了口气，说：“它在我手上已经有三十八年了，在这三十八年里，这个玻璃玩意儿随时都可能被摔碎，可我用心把它保存下来了，你们俩在一起才二十年，连个玻璃杯子都比不过，你还有脸来对我说离婚吗？现在我把它给摔碎了，想粘都粘不到一起去了，从此我再也不会和你讲把杯子当你爹的事了，你的事我管不了，你回去吧！”说完，翠英回头进了屋里。

儿子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他痛苦地喊了声“妈”，可任凭他怎么喊，翠英还是没出来，大伟没办法，只能开车回城里去了。

当天晚上，儿媳妇小敏给翠英打来了一个电话，她哭着说了一句：“妈，谢谢您，周末我和大伟一起去看您……”

挂上电话，翠英满是皱纹的眼圈红了，她慢慢走到床边，打开床头边的柜子，拿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裹着的就是白天摔碎的杯子碎片。翠英把玻璃碎片拨到一边，从底下拿出一个发黄的纸条，其实翠英没对儿女们说实话，那个玻璃杯子和纸条是翠英的一个“心上人”





送的，这人不是两个孩子的爹，而是一个叫李茂的下乡知青。

丈夫死后不久，在给知青派饭的时候，李茂喜欢上了翠英，那个时候，年纪轻轻的翠英已经守了寡，对这个叫李茂的多少也有点意思。后来知青回城，李茂要翠英和他一起回去，翠英不忍心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扔给年迈的公婆，分别之际，李茂送给了翠英一个玻璃杯子，在杯子里塞了个纸条，然后回城去了。翠英虽然不识字，但她很有心眼，把纸条上的字分别抄下来，一个一个去问人，总算是把纸条上的意思弄明白了。

李茂回城之后，对翠英仍然念念不忘。一年后，李茂不远千里，借着回“老家”看看的名义，回到当年插队的农村，想把翠英带走。

那天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翠英看着两个熟睡的孩子，抹着泪问了李茂一句话：“我进城了，孩子咋办？”

李茂说：“咱们可以寄钱给他们啊！”

翠英说：“没人疼没人爱了，寄钱有啥用啊？”其实翠英心里想：我进城了，两个孩子怕永远进不了城啦，当妈的要把进城的希望留给孩子们，这样才对。

就这样，翠英守着这份藏在玻璃杯子里的爱，过了大半辈子，每当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她总会把那个玻璃杯子拿出来，把杯子里的纸条掏出来，认真地看一遍，想着自己也是能进城的人，给自己打气……就这样，她一辈子都盼着进城，却没进城，后来等儿女都进城了，她年纪大了，就不愿进城了……

这样一个意义非凡的杯子，翠英为啥摔了呢？

就在昨天晚上，翠英吃完饭，打开电视机，无意中看见正在播放新闻，那个在城里当了大官的李茂，得病去世了。

如今，翠英已经不需要再进城了，她老了，无所谓了，最关键的是，现在那个盼她进城的人也没了，这个宝贝似的藏了三十八年的杯子还有什么用？杯子是碎了，可是那行用蓝色墨水写的字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她心里抹去：“翠英，我永远在城里等着你……”

（题图、插图：谢　颖）



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对病入膏肓的患者开膛剖肚、做“换心”手术了，手术居然能妙手回春，病人竟然能康复如常，你信不信？别说不信，看完这个故事再说……



□刘显盈

七窍玲珑心

咱中国历史上称作汉朝的政权实在太多，光正史承认的就有八个，其中就有五代十国时的南汉，那皇帝是高祖刘岩，首辅大臣叫赵光裔，赵家身份特别，一是因为赵光裔在朝廷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二是他的夫人是皇帝的宠妃马贵妃的妹妹。

公元918年，这一天是元宵节，高祖刘岩心血来潮，邀请满朝文武在御花园观赏花灯，赵光裔一家自然也应邀去了。赵夫人在看灯之前先去拜见姐姐马贵妃，说来也巧，这姐妹俩前不久都生了个男孩，一前一后没差几天，都是刚满月。赵夫人抱着孩子来到西宫，与马贵妃促膝长谈起来。

一说到孩子，姊妹两人不禁眉飞色舞，你可别说，这两个孩子也实在讨人喜欢，赵家的儿子赵洪深，生得活泼可爱，再穿戴上皇家御赐的衣帽，更是显得富贵逼人；而太子刘玢，只比赵洪深大几天，他们穿着同样的服饰，看上去就像一对双胞胎，要是换了别人肯定分辨不出来。一屋子的人正在说说笑笑，不料祸事来了：西宫里养着一只鹦鹉，见宫里的人光顾着和客人聊天，没人搭理它，不乐意了，竟然猛一伸脖子，在太子的后脑

勺上偷偷地啄了一口，疼得小家伙直翻白眼，偏偏这时候朝鼓擂动，庆典已经开始，马氏姐妹准备前往，根本没有看到太子的后脑勺被鹦鹉啄了，而且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鸟嘴形血斑，然而这一切，却被一旁的侍女秦玲儿看在眼里……

这一个细节十分重要，我们暂且搁下，先说眼前的事儿，马贵妃见庆典开始，便当即宣旨：移驾御花园。

到了御花园，只见高祖刘岩已经端坐在观礼台上，姐妹两人给刘岩叩拜请安，刘岩赐坐。君臣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京城戏班的艺人们已把大红的灯笼高高挂在旗杆上，旗杆上架起了一层层的木板，然后再自上而下地泼洒铁汁，红通通的铁汁泼在木板上，就会溅起一层层的烟花，这个节目美其名曰："芝麻开花节节高"。

就在大家喝彩的时候，旗杆上的艺人们突然几声怪叫，紧接着，他们一齐把通红的铁汁冲着观礼台倒了过来，滚烫的铁汁这么倒下来谁还会有命？眼前的意外之变使众人措手不及，侍卫们高呼"护驾"，簇拥着高祖刘岩退却，这时，铁汁倒在观礼台上，很快就烧了起来，观礼台旁边就是西宫，没过多久，浓烟已经顺着火势蹿进了西宫，马贵妃突然想起了困在宫里的两个孩子，大惊失色，拉着妹妹向西宫奔去。这时候，高祖刘岩已经在命令群臣救火，但毕竟火势太大，未必能及时扑灭，马贵妃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冒死抱出两个孩子，自己却被一根倒下的柱子砸到头上，可怜一代贵妃，当场身亡。

大火扑灭了，纵火的叛匪们也处决了，但是，太子刘玢虽然绝处逢生，却变得痴痴呆呆；赵光裔夫妇的儿子赵洪深也是一样，为了医治太子和赵洪深的怪病，不知惊动了多少御医、郎中，两人却依然是痴痴傻傻的。

公元937年，朝廷派大将率兵南征，平定了南方的叛乱，凯旋归来时，那统兵的将领带回来一名怪医，据说那人能够剖头换心，起死回生，高祖刘岩大喜，他当场传旨让那个怪医为太子瞧病。

这位怪医有一个绰号，叫"怪扁鹊"，怪扁鹊有一个怪癖：病不怪不救，人不死不救。听到皇帝宣召，怪扁鹊便进宫诊断太子的病情，然后上殿面见了高祖刘岩，他说："请问陛下，太子儿时可曾受过大惊？"高祖刘岩想起那年御花园起火的往事，说："确有此事，那又如何呢？"

怪扁鹊说，太子爷的心是被吓碎了，要想医好，必须要换上一颗亲人的心脏，此人必须身体强健，七窍玲珑，也就是传说中的"七窍玲珑心"。

高祖刘岩听这么一说，不觉犹豫起来，他说："皇室龙脉单薄，健全男丁只有朕和顺天王两人，顺天王忠勇仁义，你难道要朕去取他的心吗？你

这岂不是挑拨离间、欺君罔上！”怪扁鹊天生梗直，说道：“那草民就无能为力了！”说完，便伸出脑袋往大殿的雕龙石柱上撞去，几个殿前侍卫连忙把怪扁鹊拉住，怪扁鹊被下到天牢，但每天都是大鱼大肉享用着。

第二天，高祖刘岩留下首辅赵光裔私下交谈，说起了“七窍玲珑心”的事，赵光裔低声说：“微臣觉得此事可为。据说十九年前的那场大火就是顺天王私下指使的，只是事隔多年无从查起罢了！”刘岩想了想，问道：“那朕该如何是好呢？”于是，赵光裔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几天后，首辅大臣赵光裔便来到了顺天王刘成的封地南郡，刘成接见了赵光裔，怪扁鹊隐匿在随从之中，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刘成，看面相气色，确定刘成身体健康，怪扁鹊便偷偷地向赵光裔点了点头。宾主落座，赵光裔示意刘成屏退左右，接着便说了一番引诱刘成上钩的话：高祖皇帝年老体弱，将不久于人世，当朝太子愚钝无知，不能担当治国安邦的重任，为了预防朝纲突变，高祖授意顺天王入京辅佐，早登大典。刘成心中暗喜，自己密谋这么多年，谁知道“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装作万分悲痛的样子，说道：“我刘成对天起誓，绝不会辜负皇兄的重托。”刘成盛情款待赵光裔一行，然后点了五千精兵，向京城开去。

赵光裔是先行一步的，他刚进城门，城头上的官军便拉起了吊桥，把顺天王刘成和随后跟着的五千精兵挡在城外，门将问清了城外人马的藩



属，急忙奔进金銮殿向皇上报告，满朝文武并不知道高祖刘岩和赵光裔的密谋，顿时大惊失色：这还了得？藩王之师擅离守地，当以谋反论处！刘岩即刻传旨禁军首领带兵出城，缉拿反王。禁军首领手持八楞大铜锤东挡西砸，几个回合之后，刘成就被他一锤击落马下，刘成的部队一触即溃，死伤无数。

赵光裔早已偷偷给禁军首领下了密令，把刘成押进自己府中听候发落，而此时的赵府，“换心”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齐备，为了避人耳目，赵夫人以“皇姨”的身份，亲自入宫请出太子刘玢，又偷偷进了赵府。顺天王的身高、体形都和太子相仿，怪扁鹊将他们两人的身体清洗过后，便亮出了形态各异的利刃、银针。他先给刘成和太子麻醉了，然后扎针止血、开膛破肚，最后才把刘成的心脏取了下来。这颗心像拳头大小，青筋如玉，最为奇特的就是这心从刘成体内取出后，过了半炷香的工夫，依然能够在特制的药液里“怦怦”颤动，七条主血管就像七条不干之泉，这就是“七窍玲珑心”的奇特之处！

和刘成这心相比，太子刘玢的心却是干瘪弱小，怪扁鹊用利刃切下了刘玢的心，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太子刘玢腔体的刀口里已没有活血了，就像一具枯尸了，怪扁鹊马上施救，最终还是回天无力，太子死了，怪扁鹊赶紧向赵光裔通报了太子的死讯，同时捎带了另外一句话：“速速带上公子赵洪深一起过来！”

赵光裔听说太子死了，如同五雷轰顶，他马上带上妻儿来到偏厅，怪扁鹊对着赵光裔长跪不起，说：“草民罪该万死，把太子给治没了！”赵光裔说：“医者父母心，想来你也是无心之过，神医赶紧逃命去吧！”

怪扁鹊虽然古怪，却也仁义，他说，他要是跑了，赵光裔一家就要满门抄斩，他于心不忍，赵光裔双手扶起怪扁鹊，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毕竟算是皇亲国戚，说不定事情还会有转机的。”听赵光裔这么说，怪扁鹊感到了一些宽慰，他说：“换心之术最忌讳的就是患者遭受颠簸，以致全身血脉亢奋，今日太子来得匆促，草民又求胜心切，这才使手术失败，但是，七窍玲珑心还在，顺天王、太子和你家公子的血象又非常相似，我想把七窍玲珑心换给公子，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怪扁鹊这么一说，赵光裔夫妇顿时发呆了：顺天王的“七窍玲珑心”换给太子，却把太子给治死了，现在要换给自己的儿子赵洪深，自然风险不小，但当然也会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治好了，如果这样，儿子就会一改现在的傻样，这虽是冒险，却也值得！赵光裔夫妇反复斟酌，最后同意了。

于是，怪扁鹊把赵洪深麻醉以

后，绑在木床上。他像变戏法似的把七窍玲珑心放进了赵洪深的胸膛里，手起刀落，飞针走线，只一炷香的时间便缝合完毕！大约一盏茶的工夫，赵洪深缓缓睁开双眼，重重地咳嗽了一声，紧接着又吐出一口鲜血，整个人便由昏迷而酣睡，继而又苏醒过来。怪扁鹊大喜过望，他连忙叫过赵光裔夫妇，两人走到儿子床前，只见赵洪深面色红润，慢吞吞地说："爹爹，娘亲，你们怎么会哭了？"两人听了，不禁高兴得热泪盈眶，看来这孩子是真的变聪明了！

再说高祖刘岩，听说太子换心不成而死，马上晕倒在寝宫里，经过御医急救，刘岩终于苏醒了，他望着前来负荆请罪的赵光裔，怒不可遏地下旨道："速速将逆臣拿下，打入天牢！"侍卫一拥而上，当即把当朝首辅给绑了起来，赵光裔的夫人、儿子和怪扁鹊也被一并缉拿归案。

三天以后，京城万人空巷，这一天，德高望重的首辅，风华绝代的皇姨，妙手回春的怪医，传奇公子赵洪深，这四人就要在午门斩首示众！这个时候，高祖刘岩在皇宫里如坐针毡，他想：赵光裔忠心耿耿，赵夫人又是贵妃的妹妹，人非草木，怎能无情？刘岩叫来了秦玲儿，这时的秦玲儿，已经不是早些时候西宫马贵妃身边的侍女了，她已经被刘岩收为嫔妃，封为"玲贵人"，刘岩说道："玲儿呀，今天你就替朕前去送送赵氏一门吧！"秦玲儿知道皇帝的心思，就应了一声，带着宫女奉旨出宫了。

午门外三声炮响，刽子手高高举起了鬼头刀，"喀嚓"一声，怪扁鹊先被斩了，赵光裔双眼一闭，准备赴难，眼见刽子手已把鬼头刀举过头顶，就在这时，远处却传来了一声高喝："刀下留人——"

玲贵人奉旨前来法场送行，赵氏一门感激涕零。玲贵人拨开赵洪深散落在颈后的头发，为他系上黄绫围巾，以示皇恩浩荡，这一伸手不打紧，哪想到竟然会拯救了整个南汉王朝！为什么？因为玲贵人发现了一个细节：赵洪深的脑后，竟然有一块隐藏在发间的鸟嘴形血斑，这正是十九年前太子刘玢被鹦鹉咬伤时留下的特殊印记，这也就是说，太子刘玢和赵洪深这对如同双胞胎的孩子，在当年的那场大火中，竟然阴差阳错地被调换了，一错就错了十九年，今天跪在法场上候斩的，其实并不是赵洪深，而是真正的太子呀，秦玲儿当即下令：犯人暂押天牢，自己回宫请命。

真相大白，因为抚养太子有功，赵光裔被加封为"一字并肩王"，并赐亲王府第；怪扁鹊也被追封为"天下第一神医"，可是他的独门绝技"换心术"却从此失传了……

（题图、插图：黄全昌）

一只黑色塑料袋

□鲍璐



马老汉的钱

马老汉是个捡垃圾的，他十五年前好不容易才得了一个儿子，夫妻俩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拉扯大，不料前不久他的儿子却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一家人顿时懵了！

儿子住进医院后，马老汉的一点积蓄立刻就被抽干了，可那是个无底洞，必须要进行肾脏移植才能挽救儿子的生命。马老汉决定把自己的肾捐一个给儿子，但高昂的手术费用，让马老汉陷入了绝望，十万块，马老汉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钱！

马老汉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这时他看见一场募捐活动正进行着，一群小学生正在为他们的一个同学举行募捐活动，那同学患了白血病，现场站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个小女孩走到马老汉身边，怯生生地说："好心的爷爷，你帮帮我的同学何可可吧，他得了白血病，没有钱治，好可怜的。"

马老汉看了看小女孩手中的照片，那是一个笑容灿烂的男孩，马老汉想到自己的儿子，心中一阵酸楚，他鬼使神差地从口袋中掏出仅有的一把零钱，塞进了小女孩捧在胸前的募捐箱内。马老汉苦着脸离开了那里，他边走边想：我在帮助别人的儿子，可是又有谁来帮助我的儿子呢？他叹了一口气，走到一个街口的垃圾箱旁，翻弄起来。他看见一个黑色塑料袋扔在垃圾箱里，这种袋子太常见了，马

老汉没想什么就把它拿了过来，随即又打开了，一看，里面是一个扎紧的方纸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马老汉已经意识到情况有点异常了，垃圾箱里塑料袋子多见，但是塑料袋子里放着扎紧的方纸包，那可不多见呀！马老汉将那个纸包撕开了一角，他立刻如同触电一般缩回了手：里面露出的是一扎扎整齐的百元大钞！马老汉又赶紧伸手拿起塑料袋，慌慌张张地向四周打量，他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抱着塑料袋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还忍不住回头看两眼，没有人在追他……

回到家后一数，整整十万块！直到马老汉的儿子被推进手术室，马老汉的心还在狂跳不已，可是已经过去几天了，不仅没有人讨要这笔巨款，连个相关的新闻报道都没有。

几个月后，马老汉的儿子顺利出院。马老汉在心中无数遍地感谢着老天，他也一直心神不宁，毕竟这是捡来的钱，不是光明正大得来的，按理说自己绝对不该拿，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他只得昧着良心做一回错事！结算住院费的时候，医院还退还了马老汉七千一百块钱。尽管儿子在手术后正需要营养，但马老汉良心不安，他还是决定将这笔钱捐出去，他不敢去寻找失主，因为他没办法归还十万元巨款，他还记得当初那个得白血病的小男孩叫何可可，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找到了给何可可治疗的医院，在病床前，马老汉将七千一百块钱依旧包在那个黑色塑料袋里，塞给了何可可的妈妈，何可可的妈妈看到衣衫褴褛的马老汉送来这么大一笔钱，顿时感激得掉下泪来，她哭着说："大爷，你真是好人啊！你生活也不容易，拿回去一些吧！"

马老汉局促不安地说："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老天赐的，你儿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王总的儿子

王总拥有一家自己的装潢公司，他长得虽胖，气量却很小，为人相当抠门。

这天，市里邀请他参加一个募捐活动，王总到会场一看，还有本市一些其他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受到政府的邀请参加会议的。这是一场公益事业的募捐活动，受捐助的对象是那些无法享受医疗保障的低收入患者。

王总可是舍不得捐款的，要知道他的每一分钱都是千方百计抠出来的，现在公司做这么大可不容易，而且现场捐款最低的就是十万，这简直让他如同割肉一般，于是王总趁着捐款活动举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偷偷地溜出了会场。

决定将抠门进行到底的王总回去后，又开始动起了员工年终奖的脑筋。虽然当初有过承诺，王总还是想

尽一切理由克扣了员工的年终奖，这让大伙儿很恼火，尤其是小李，小李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当即宣布不干了，然后他气势汹汹地冲进王总的办公室讨要奖金。

王总趾高气扬地说："辞职可以，但年终奖就是没有，现在金融危机，我不扣你们薪水就不错了。"小李肺都要气炸了，三言两语后就大吵起来，小李抓起桌上的烟灰缸狠狠地摔在地上。王总报了警，警察将小李带回了派出所，还好好教育了一通。



过了几天，王总还在为自己的行为得意不已时，他却发现自己的儿子不见了，那可是他唯一的宝贝儿子，他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正当他找得火急火燎、准备到派出所报案时，他接到了绑匪的电话：想要你儿子活命，准备十万块钱！

王总可不敢冒险报警，他生怕宝贝儿子有任何闪失，于是乖乖地按照绑匪的吩咐，包好十万元现金，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远远地就下车，走到了约定的那个街头垃圾箱旁，将黑色塑料袋扔了进去，然后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家中等待消息。

还好，这个绑匪挺讲信用，当晚，他的宝贝儿子就一个人跑回了家，儿子说了被绑架的经过：去同学家的路上稀里糊涂晕倒了，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眼睛和嘴巴都被蒙住了，后来有人又放了他，他扯掉蒙眼的布条，发现自己一个人被扔在离家不远的小巷子……

其实，这个"绑匪"就是小李，小李从派出所出来后十分愤怒，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计划：绑架王总的儿子！他在王总家附近蹲了两天，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将孤身一人的王总儿子迷昏，然后蒙住眼睛带到出租屋绑了起来，接着，小李在公用电话亭给王总打了个电话，约好提取赎金的时

间和地点。他料定王总不敢报警，因为王总很宝贝自己的儿子。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有点不太顺利：小李守在一处隐蔽的地点监视着那个垃圾箱，看到王总将那个黑色塑料袋放进去后打车离开，然后小李放心地走过去，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捡垃圾的老汉捡了那个塑料袋，小李大惊，赶紧朝那个老汉跑去，想夺回塑料袋，可是他突然发现一个人也亦步亦趋地跟着自己，小李觉得那人有点面熟，马上意识到那是个便衣，因为他上次似乎在派出所里见过他！难道王总报警了？容不得多想，小李赶紧跑进了旁边一条巷子，终于摆脱了那个便衣的追踪。

小李回到住处后就害怕起来，他知道警察迟早会找到这里，他不能因为这个毁了自己一辈子，思前想后，小李决定放了王总的儿子，于是他趁着夜色，将睡梦中的小孩丢到了王总家附近，然后，小李乘车离开了。在另一座城市，小李忐忑不安地生活了一段时间，还好，没有人找过他的麻烦，他渐渐地就把这事淡忘了，老老实实地工作、生活……

而王总这边，即使儿子安全回来了，王总也不敢报警，他很害怕被绑匪报复。王总从此以后把儿子看得牢牢的，不让他一个人出门。

想到那十万块钱，王总心里有些痛痛的，有时候就安慰自己：时常听到有人生了绝症没钱看病，唉，算了，就当这钱捐了、救治了一个白血病人吧……

杜警官的升迁

杜警官是派出所的一位民警，一直得不到升迁，让杜警官很是郁闷。最近局里下了一个通知，说是抓到小偷将会作为升迁的指标之一，于是，杜警官整天都在街上巡逻，但一连几天过去了，都毫无所获，他着急了，连觉都睡不安稳了。

这一天，杜警官又穿着便衣在街上寻找目标，突然，他看见一个胖子抱着一个黑色塑料袋，走得满头大汗，杜警官打量了一下胖子的穿着，应该是个有钱人，但也就在这时，杜警官看到胖子身后跟着一个人，面孔很熟悉，那是一个惯偷，绰号叫红毛，看来红毛认定胖子手中那个黑色塑料袋里应该装着什么值钱的东西，于是杜警官紧盯着红毛，准备抓他个现行。

突然，胖子走到一个垃圾箱旁，将黑色塑料袋扔了进去，这让红毛大失所望，原来是袋垃圾，害得他白跟了一路，其实更失望的是杜警官，因为红毛暂时不会出手了，看来抓个小偷的指标又泡汤了。

“死胖子，一堆垃圾也抱这么紧！”红毛骂着，他忽然有些好奇，想上前去看看这袋子里到底装着什么。

虽然红毛是个小偷，但去翻垃圾箱，他还有些不好意思，于是红毛朝四周看了半天，这时，一个捡垃圾的老头已经拿走了那个黑色塑料袋，红毛刚想上去说这个垃圾袋是他丢的，却猛地看见杜警官穿着便衣跟在后面，红毛在局子里几进几出了，对杜警官自然脸熟，糟糕，身上还有两个钱包没有处理，想到这些，红毛慌忙逃窜。

杜警官正在失望，却看见红毛开始逃了，这让他马上意识到红毛身上可能有赃物，于是便追了上去，这个时候，旁边还有个人，那人看见杜警官后也拔腿跑了，钻进了一条小巷子，其实这个逃跑的人就是小李，小李的行为让杜警官有些疑惑，这一瞬间，红毛已经在人丛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杜警官十分懊恼。



过了一个月，所里公布了提拔人员的名单，果然没有杜警官，杜警官更加郁闷了，回到家中，女儿对他说："爸爸，我们去看看我的同学何可可吧，他马上要做手术了。"

杜警官不耐烦地说："我今天累了，明天再去吧！"

女儿撅着嘴对杜警官说："爸爸，你没有爱心。"于是，杜警官带着女儿来到了医院，当他们走进何可可的病房时，杜警官看见一个老汉将一个黑色塑料袋塞给了何可可的妈妈，杜警官觉得老汉和那个黑色塑料袋似乎有点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杜警官的女儿早已跑到病床前，拉住何可可的手，关切地问道："可可，你痛不痛？"说着说着，眼泪就"吧嗒吧嗒"掉下来了……

杜警官牵着女儿从医院中走了出来，外边天气晴朗，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心想：自己有这样一个善良的女儿就足够了，何必苦苦追求什么升职？

（题图、插图：谭海彦）



暑热难耐的夏天，你在路上行走，一时口渴难忍，嗓子眼冒火，突然看到路旁有一杯凉茶，端起来一饮而尽，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肯定会是一个字：爽。于是，有关路旁茶庵的故事便发生了，这个故事，在豫西密县已经流传三百多年了……



为瓜皮打人

□魏锦池 郑国顺

先从一桩命案说起

康熙三十五年盛夏，密县东边三岔口的关帝庙前发现一具死尸，接到报案后，知县于兆麟带着刘典史和一帮衙役来到现场查看。

死者是经常在关帝庙前摆摊卖西瓜的老汉，年近六旬，头部被击伤致死，尸体横于庙前，僵卧于路旁。这关帝庙位于云蒙山东边的一道石岭上，方圆五里之内都没有住户，庙前只一条大路，东通省府汴梁，西往古都洛阳。

再说这个于知县，正黄旗人，新官上任不久，就遇上了这起人命案，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个水落石出。

于知县踱着方步，在现场搜寻着每一件物证。忽然，前边不远处一块石板上刻的几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走过去一看，那几个字像是用石头刻划，刻的是："为瓜皮打人。"

啥意思？于知县脑子里"骨碌碌"地转开了圈：是一个叫"为瓜皮"的打了人，还是因为瓜皮打了人？是"为瓜皮"打了人后自己刻划的字，还

是看见“为瓜皮”打人的人刻划的字？“为瓜皮”打了卖瓜老汉后，老汉是当时死的还是后来死的？于知县想啊想，脑袋都快想炸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那就先找“为瓜皮”吧。

刘典史说本县没有姓“为”的，于知县说有枣没枣打三竿再说，兴许会打出个姓“为”、“魏”或者姓“韦”的人呢！

刘典史没办法，答应了一声，便屁颠屁颠地一路跑去，找来了当地的“地方”，于知县问他：“此处可有‘为’姓人居住？”

“地方”回答说：“有。从这里往北五里是魏寨，住的都是魏姓的人；往南五里是韦家门，住的都是韦姓的人。”

“先去魏寨打探。”于知县一声令下，一队衙役、捕快便来到了魏寨。

抓住了凶手

要不，咋说于知县断案如神呢？他来到魏寨，逐户登门，对每一家的人口、名字、性别、年龄、职业等等，来了个一一过目，很快就发现了嫌疑犯。

嫌疑犯是谁呢？是一个叫魏振坡的人。瞧瞧他那名字，字面上就带着“瓜皮”的影子。

这个魏振坡三十岁出头，满脸络腮胡，一身疙瘩肉，生得膀大腰圆，让人望而生畏，一开口说话就带着一股子火气，家里一贫如洗，想钱都快想疯了，不是他图财害命还会有谁？于是，于知县让衙役们把魏振坡锁了，带回县衙审问。

魏振坡果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于知县问他：“昨天干啥了？”

魏振坡回话的声音比知县最少高出三倍：“昨天去北山姐姐家串亲戚，咋啦？”

于知县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这小子，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呀！他便把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不对！昨天你是去了南岭，还在关帝庙前打死了卖瓜老汉，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魏振坡的声音更高了：“青天大老爷，捉奸捉双，捉贼捉赃，你说我打死了卖瓜老汉，有何凭据？”

于知县又把惊堂木一拍：“还真是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看来不动大刑，你是不招的，来呀，大刑伺候！”

众衙役立即如狼似虎一般把魏振坡按倒在地，“噼哩啪啦”就打了起来，直把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魏振坡禁不住打，只好供认，如何如何打死了卖瓜老汉，又是如何如何抢走了老汉卖瓜的钱，于知县让他画押结了案。

这一案子，经过层层上报核准，魏振坡图财害命，打死卖瓜人，证据

确凿，判了刑，秋后将在县城开刀问斩。

有一个人投案

转眼之间到了秋天。这一天，秋高气爽，县城城隍庙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大家都在争相观看庙前墙上张贴的告示："魏振坡图财害命，打死卖瓜人……明日午时开刀问斩。"

这时候，从西边过来一个壮年男人，他见一群人围在那里，也就挤进去瞧热闹，他看了告示，立即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

他是谁？他叫牛全，县东人，是个皮货商。今年夏天，牛全挑了个日子，前往洛阳贩卖皮货，走到三岔口关帝庙前，又饥又渴，想买一个西瓜吃吃，不料身上的现银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个一干二净。他想先赊一块瓜，待返回时双倍付钱，可卖瓜老汉却死活不赊，非要现钱不可。牛全实在无法，想把地上的西瓜皮捡起来啃，卖瓜老汉又说他是故意给自己难堪，站起身来，踮起脚来，"啪、啪、啪"，竟将西瓜皮踩得稀烂。牛全也是血气方刚之人，如何忍得下这口气？他操起卖瓜老汉的扁担，抡了过去，不料正好打在老汉的脑袋上，老汉往地上一躺，不再搭理牛全。

牛全说道："想讹我是不是？中，等俺做生意回来咱再算账！"说罢，他捡起一块石子，在一旁的石板上刻下了五个字——"为瓜皮打人"，然后便去了洛阳。

好在这趟生意做赚了，牛全从洛阳返回，想到城隍庙里烧炷香，谢谢城隍老爷的保佑，此刻一看墙上的告示，这才知道那个卖瓜的老汉竟然死了，更了不得的是那个魏振坡竟然成了杀人凶手，还要在明天午时开刀问斩，这可不行，哪能让别人为自己顶罪呢？



牛全想到这里，"嗵嗵嗵"，跑到县衙门外，抓起鼓锤，把堂鼓擂得震天响，一边擂一边喊："冤枉啊——"

于知县听得有人击鼓喊冤，立即升堂问案，不料于知县还没张嘴，牛全倒先开了腔："敢问县老爷，魏振坡打死的可是关帝庙前的卖瓜老汉？"

于知县说"是"，并问他为何击打堂鼓，如有冤情，尽快诉来。

牛全就把自己如何为了西瓜皮、失手打死卖瓜老汉的经过，从头到尾细说了一遍，于知县直听得头皮发麻，浑身冒汗……

牛全说得头头是道，不像是瞎话，于是于知县又审理了一遍，然后重新作出了判决：卖瓜老汉见难不救，有失为人之德，既然已死，也就罢了；牛全打人事出有因，且能投案自首，说明真相，算是救了魏振坡一命，判处流放，押往云南服刑，魏振坡无罪释放。

又经层层上报，朝廷批准了他的改判，至此，这个"为瓜皮打人"的案子总算了结。

知县是个明白人

案子是彻底弄明白了，可又一个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于县令判了一起错案呗，用现在的话说，既要追究责任，又要进行国家赔偿，可旧时是"刑不上大夫"啊，况且，于知县办了错案后还是自己主动纠正过来的，所以朝廷也就没怎么追究。

不过，于知县倒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办错了事，对不起百姓们，就决定来个自己罚自己，怎么罚呢？于知县想：这个案子是因为一块瓜皮打死人的，如果那里有个茶水摊，行路之人有口水喝，还能因为吃块瓜皮打死人吗？于是，他坐上四人小轿，在全县境内查访，最后确定：在县东关帝庙、县西石坡口、县南石羊岗分别设立茶水摊。于知县还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五十两银子，算是自罚，在上面说的三个地方每处置地五亩，由设立茶摊的人自耕自足，并保证茶水供应。为了遮风避雨，设立茶摊的人还在路边盖起了草庵，时间久了，人们就叫这些地方为"茶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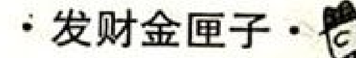
（题图、插图：黄全昌）

· 本刊信息传真 ·

《故事会》第十四期故事创作研讨班在沪举办

2009年5月20日至26日，《故事会》第十四期故事创作研讨班在沪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作者参加了学习。

《故事会》主编何承伟以及其他编辑、专家分别为作者讲课。研讨班期间，学员们还进行了座谈、小组讨论，采风等活动，详情可见"故事中国"网的相关报道。



真的小瞧你了

□张晓晖

村主任李天长最在乎的就是脸面，脸面丢了，就像刨了他祖坟一样难受。这天中午，李天长正在家里闲着，有人敲门……

来人名叫余志远，是个刚考上大学的孩子，他见了李天长就局促不安，可怜兮兮地说："李叔叔，快开学了，家里实在凑不出学费，我……想问您借五千块钱。"听余志远这么说，李天长心里乐开了花，他之所以恨余志远，并不是余家有谁得罪了他，而是因为余志远太有出息了，考上了重点大学，而他的儿子连个二本都没考上。

这时，余志远又开了口："李叔叔，你借给我的钱，一年后我加银行十倍的利息还给你。"李天长不相信，可看余志远把借条写好了，李天长心软了，答应了。

可过了几天，余志远又来借钱了，他说自己想做生意，要问李天长借一万五千块钱，一年后还两万块。李天长怒了，心想：你小子还没去上大学，做事就这样不知轻重，好，我倒要看看你多有本事！李天长免了余志远所有的利息，作为交换，他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你一年后不能还完所有欠款，你就得退学，回来给我免费打工一年。"余志远想了片刻，竟然答应了。

转眼开学了，余志远顺利地去

了学校，放假时，余志远回来了，他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他和亲戚商量，把家里的种粮卖了，去买葵花种子，种葵花。到春播的时候，余志远居然雇了人，人工播种。李天长见了，满脸疑惑：人家种的葵花都是一行行整整齐齐的，可是余志远家种得横不成横，竖不成竖，全都弯弯曲曲的，如同八卦阵！

余志远接下来做的事更令人看不懂了：他领着人，又在葵花地的外面用柳条围起了栅栏，还糊上了泥，村里人都来看热闹，差点笑掉了大牙，还有人说余家的儿子脑子出了问题，不种粮食种葵花，种葵花还花钱在外面垒墙。李天长心里又在寻思：这小子到底玩什么花样？

开学了，余志远走了，留下亲戚照看那些葵花，葵花长势很好，很快就长到了一人高。这天，余志远请假回来看了看，让亲戚通知村里人，说是马上就到五一了，赶紧把家里屋子收拾干净，多准备些吃的，可能会有许多游客来一日游，吃农家饭，然后余志远领着当初种葵花的那些人，在园子里进进出出，不知搞什么名堂。

到了五一，果然一车一车的人来了，余志远早安排人候在葵花园子大门外，竖好了牌子，上面写着“植物迷宫”四个大字，然后让人守在门口收钱。城里的游客进了园子，就像玩游戏一样寻找出口，找到了就退门票，找不到的，因为提前给游客发了香和火柴，只要点着香，就会有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出去。游客们出了迷宫，累了一身汗，就跑到村民家吃喝休息，农家饭可口，泉水甘甜，有的游客留连忘返，又留下来，住一晚才走。

之后的日子，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全发了不小的财，到了秋天，葵花收了，但植物迷宫一直到冬天还有游客来，村民们的农家菜也做得更地道了，房间也都收拾得一尘不染。

到了春天，余志远来还钱，李天长接过钱，对余志远说：“孩子，以前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是经商的天才！”余志远不好意思地笑了：“李叔叔，这也是旅游公司献的策，我正好赶上这个机遇。我想，那些迷宫有些人已经走熟了，我准备把葵花拔了，再重新设计一座新的迷宫，里面不仅种葵花，还种蔬菜、瓜果，然后游客可以一边摘蔬菜、瓜果，一边找出口，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李天长听了，不由得向余志远跷起了大拇指：“你小子真是个奇才呀！”李天长又把钱还给余志远，说：“小子，你刚才说要搞新花样，这些钱，就作为你的流动资金，算是我这个村主任给你的投资吧！”

余志远有些诧异，感动地说：“李叔叔，我真的小瞧你了！”

（题图：刘斌昆）



飞来的儿子

□严岐成



鲁绍福是一家木器加工厂的老板，那天他在单位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冷冰冰的男人声音："你儿子放炮伤了人，你要赔偿！"

这简直是当头一棍，打得鲁绍福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是哪儿跟哪儿啊？鲁绍福和妻子刘宁只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女儿乖巧、懂事，两口子视为掌上明珠，每天上学都是两口子亲自开着宝马接送，她怎么能放炮伤人呢？停了半晌，鲁绍福冷静下来，对电话那边的人说："先生，你打错了吧？"说完，他挂了电话。

下了班，鲁绍福回到家，又是吓了一跳，只见妻子刘宁蓬头垢面，正悲伤地抽泣着，鲁绍福不解地问："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刘宁阴沉着脸，甩给他一张照片，鲁绍福拿起来一看，照片上是个小男孩，鲁绍福更加摸不着头脑，他问："这是谁？你给我这个什么意思？"

"你在外面干的好事，还有脸问我？"刘宁火气很大，不依不饶地指着照片上的小男孩说，"你说清楚，他是谁？"

鲁绍福再次看看照片，确实不认识，他想起了白天那个奇怪的电话，

说:“这世上就有无聊的人,别睬他。放心吧,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听丈夫如此说,刘宁也有些动摇了,随后便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今天下午,有个男人送来一张照片,要刘宁转交给她的丈夫。那个男人说:照片上的那个孩子是鲁绍福的亲生儿子,叫丛小福,前些日子,一帮小孩玩炮,丛小福把那男人的孩子炸伤了,而且伤的是眼睛,现在要鲁绍福拿钱赔偿,还留下了电话号码。

原来是这样!鲁绍福听了火冒三丈,他对刘宁说:“你听风就是雨,哪儿有这事?我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上夜总会,天天下班就回家,我们除了婷婷,哪儿还有什么儿子?”

鲁绍福说完,抓过那个电话号码,当着刘宁的面,就给对方打电话。

对方这个电话是外县的,接电话的,就是给鲁绍福打电话的那个男人,面对鲁绍福的指责,那声音不紧不慢,可说出来的话让鲁绍福立刻平静下来,那声音说:“知道丛雨吧?”

丛雨?这两个字犹如一声惊雷在鲁绍福头上炸响,他怎么会不记得丛雨?那是他人生中难忘的一段经历。

鲁绍福是农民出身,十多年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外出打工,在工厂里结识了丛雨,两个人孤身在外,难免会互相照顾一点,时间一久便产生了恋情,后来就住在了一起;再后来,丛雨竟然怀了孕,这时鲁绍福一心想要混出个人样来,还顾不上结婚生子,于是在要不要这个孩子的问题上,他和丛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天,鲁绍福下了最后通牒:“你要是非要这个孩子,我们就分手!”

见鲁绍福如此决绝,丛雨有气无力地说道:“好吧,你给我一万元,我去做掉这个孩子。”

那时,鲁绍福为了创业,正巧攒足了一万元,他头也不回地拿出了这些钱,扔在丛雨的铺板上,负气而走。可让鲁绍福没想到的是,从那儿以后,丛雨就离开了那座工厂,而且,他再也没有见到丛雨,丛雨就像一阵风一样,在他的人生路上消逝了,可哪承想十多年后,丛雨竟然又出现了!

鲁绍福拿着电话筒张口结舌,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不久,法院来了一张传票。

原告叫吕琳,是个十多岁的孩子,他的法定代理人叫吕玉辉,是吕琳的父亲,吕琳因人身伤害向法院起诉,要求丛小福的父亲鲁绍福为其子的伤害行为予以赔偿。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丛小福晚间放炮,用一个“掌手雷”无意间炸伤了吕琳的眼睛。经法医和评残委员会鉴定,他眼睛失明,已经残疾。

法院择日开庭,鲁绍福想了很

久，觉得这件事不能瞒着妻子，于是，他带着刘宁一起来到了法庭。

原告席上坐着一名中年男子，他大概就是吕玉辉了，鲁绍福不自然地向他点点头，那人也没多说，眼睛投向了法官。丛雨没到庭，她委托了一个律师。

经过法庭辩论，鲁绍福才明白这是本案件的第二次诉讼：吕玉辉曾经为儿子眼睛致残一事将丛雨告上法庭，法庭早有宣判：丛雨赔偿吕琳20万，可在执行时出了难题，丛雨单身一人，下岗待业，家中只有一所房子，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若干规定》中第五条第一款，无法执行。

可这个吕玉辉也是真有办法，他不知怎么打听到丛小福有个生父，而且这个生父是个老板，因此，吕玉辉以吕琳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鲁绍福告上了法庭。

鲁绍福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他申辩道：当初他和丛雨分手是有口头协议的，给了丛雨一万元，那也是要求她做掉孩子的费用，而且，他们没有结婚，没有法律保护，他不能赔偿。

结果，法院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8条和《婚姻法》第25条做出判决：由被告鲁绍福赔偿原告吕琳人民币20万元，依据就是确认鲁绍福就是丛小福的父亲。

案件结束了，鲁绍福一肚子的怨气，倒是妻子刘宁善解人意："丛雨不容易，这么些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自己又下岗待业，她哪儿有能力赔偿人家20万哪？实际上是咱们欠人家的，你不但要赶紧给人家拿上这20万，你还要对小福负起责任来。"

看到妻子此刻平静的脸庞，鲁绍福感到了一丝内疚，判决之后，他不但迅速还给了吕琳20万元，而且，他带着刘宁风尘仆仆地去了丛雨的家……

律师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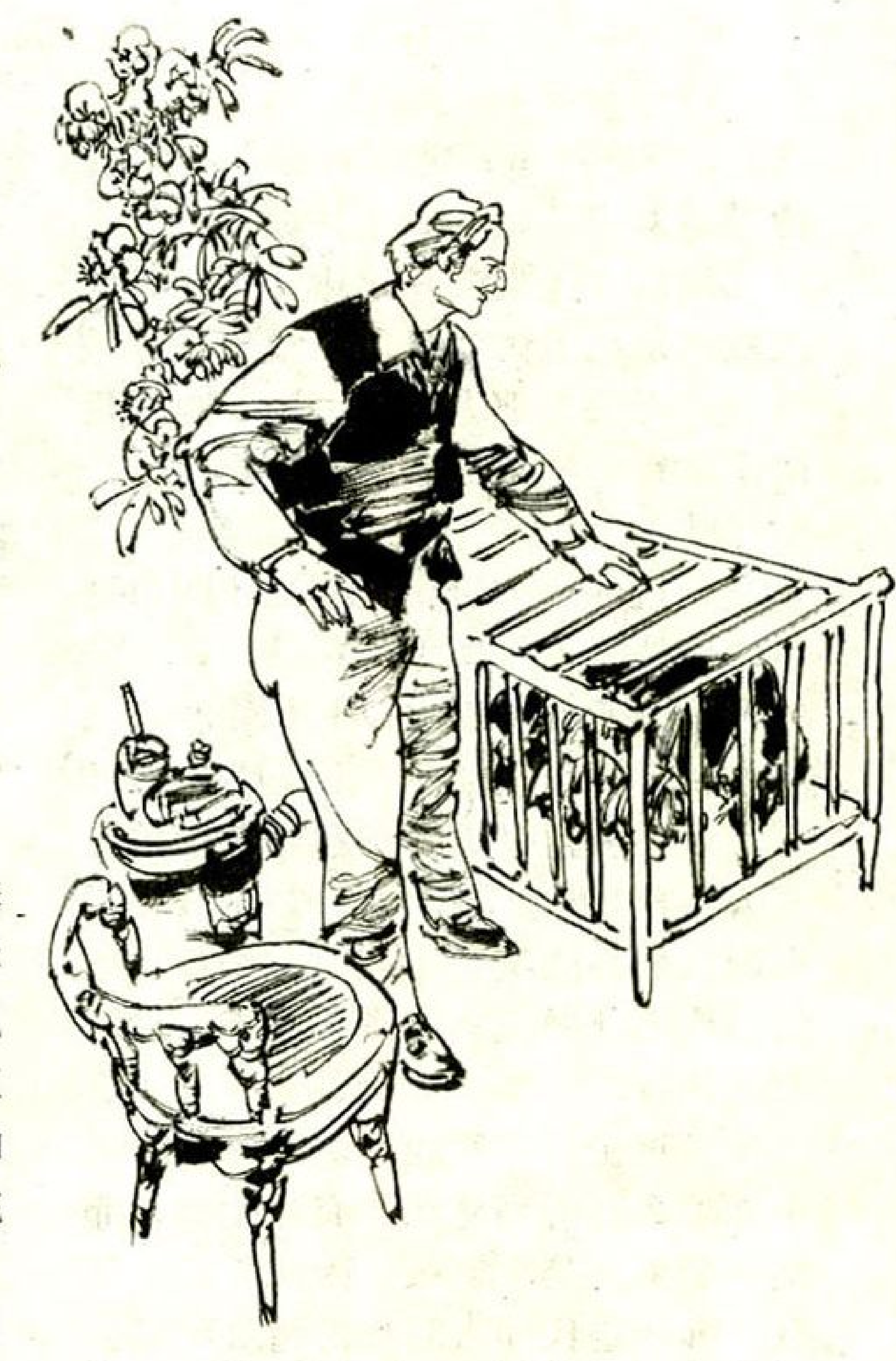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和保护，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父母没有管教好子女，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父母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法律的基本准则。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故《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包括管教保护等），同样适用于父母与非婚生子女之间。

在《飞来的儿子》这个故事中，丛小福的直接监护人丛雨依据法律首先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她的履行能力受到限制而无法进行赔偿时，鲁绍福作为丛小福的生父则有义务与丛雨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题图：谭海彦）



最漂亮的一个



凯里养了一条黑色猎犬，他和妻子都很喜欢它。不久，狗怀孕了，那天夜里，它艰难地生产了。凯里只觉得那是一个漫长的夜，他靠在狗的笼子边，一刻不离地守护着，如果需要，他会立刻送狗去宠物医院的。

六个小时后，小家伙们陆续出生，“一、二、三、四、五……”凯里一边数着，一边起身去卧室里叫醒妻子，告诉她一切正常。

凯里和妻子从卧室出来，回到院子，再走到狗笼旁，那个时候，第六只狗仔已经生出来了，正独自趴在笼子的一角，凯里把它捧起来，放到正等着吃奶的那堆狗仔前面，但母狗立即把这只最小的狗仔推到一边，竟然不愿接受这个孩子，妻子见此情景，说：“有点不大对劲呀！”

凯里走过去，抱起那狗仔仔细观察，不觉心里一沉，原来这只小狗仔的上唇和上腭都是裂开的，是“兔唇”，它的嘴根本无法合上！

第二天，凯里带着那只小狗去了宠物医院，大夫说他也无能为力，除非凯里愿意花一千美元试着给它做一下矫正手术，但他说这只狗仔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没法吃奶。回到家后，凯里和妻子商量后，觉得不能花这笔冤枉钱，因为连兽医本人也没有把握能保住狗仔的性命，尽管如此，凯里还是买来一支注射器，捧着

这只小狗仔给它喂食。他每隔两小时给狗喂一次，日夜不停，这样一连喂了十多天，这只小狗仔终于活了下来，而且还学会了自己吃东西，但只能吃柔软的罐装食物。

狗仔们出生五个星期后，凯里便在报纸上登出了广告，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不少人表示他们对这些小狗有兴趣，但没人看中兔唇那只。一天下午，凯里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向他招手，她是住在凯里家附近的一位退休教师，她说在报纸上看到了出售狗仔的广告，问是否可以为她的孙子买一只。凯里告诉她，所有的狗仔都已有了新主人，如果有人送回不要，他会通知她的。几天后，四只狗仔都被新主人们陆续抱走，只剩下一只棕色的，和那只兔唇小狗仔。

几天过去了，说好要买这只棕色狗仔的先生没来，于是凯里给那位老太太去了电话，告诉她还有一只狗仔，欢迎她来看看，她说晚上八点将带着孙子一同来看。

晚上七点半，凯里和妻子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凯里打开门，一看，站在门口的竟然是那位先生，就是他在前些天预定了那只棕色狗仔的。凯里带着那先生进了屋，对他讲了喂养的方法，然后把小狗仔抱到他怀里。那先生走后，凯里和妻子坐立不安，一会儿老太太来了怎么办？八点整，门铃响了，是老太太领着她的孙子来了。凯里歉疚地向她说明了缘故，解释说，现在一只狗仔也没有了，老太太觉得十分遗憾，她对孩子说：“对不起，杰弗瑞，小狗都有主人了。”

就在此时，那只没人要的小狗仔“汪汪”地叫了起来，这时，小男孩从他祖母身后跑了过来，叫了起来：“我的小狗！我的小狗！”他飞快地冲到



了“汪汪”叫着的小狗仔旁边，把它抱在了怀里，小男孩对祖母说：“奶奶，他们只剩下这只了，你看他长得多像我。”

老太太转过身问凯里：“这只小狗卖吗？”

凯里回答说：“这只你们可以抱走。”

小男孩抱着小狗在一旁插话说：



“奶奶告诉过我，这样的小狗非常贵重，而且要更精心地爱它。”

老太太拿出钱包，但凯里握住了她的手，没让她把钱掏出来，凯里转过头问男孩：“你看它值多少钱？一美元行吗？”

男孩说：“不，这样的小狗非常非常的贵。”

“一美元不够？”

“对，肯定是这样！”小男孩说着，并把小狗抱着贴在脸上。

“你说得对，这是只最漂亮的小狗，我们不能低于两美元卖给你们的！”妻子说着，并望了望凯里，要知道，先前的那五只，每只也不过是两美元呀，但凯里知道妻子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想赚钱的缘故。

老太太掏出了两美元递给小男孩，说：“这是你的小狗了，你来付钱给这位先生。”

小男孩一只手紧紧抱着小狗，另一只手骄傲地把钱递到凯里跟前。

小男孩抱着小狗的情景让凯里和妻子永远都忘不了，他们对这只小狗未来的担心烟消云散，因为他们注意到这个小男孩也是兔唇……

（作者：〔美〕罗杰·迪恩·凯瑟；**推荐者：**百合花）

（题图、插图：刘斌昆）

（本栏目欢迎来稿。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xiaomeng.ye@gmail.com。）



当你在欣赏川剧变脸演出并为那高超、精湛的技艺惊叹时，你或许也同时在为现实生活中你身边那一张张不断变幻着的脸而感叹——善良或凶恶的，美丽或丑陋的，崇高或渺小的……



九张脸

□冯舒

1．一张脸

这一天，小区对面的广场上来了一个跑江湖的草台“歌舞团”，傍晚时分，两个劣质高音喇叭叫了起来，没过多久，在刺耳的乐曲声中演出开始了，先是几个衣着暴露的年轻女子懒洋洋地跳了一会儿舞蹈，算是暖场，接着，一个身着戏装的川剧演员上了台，这演员脸上戴着厚厚的脸谱，身上披着红色披风，上台就表演了一个“吐火”，这一下，立即把本来稀稀拉拉站在远处观望的观众吸引到了台下。

见人越来越多，这演员也来了劲，披风一展，脸一扭，立即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

“变脸！”台下的观众一边叫好，一边按照演员脸谱的变化齐声数了起来：“……三张脸、四张脸、五张脸……”

“好啊！他能变五张脸，真了不起！”演员刚一变完，台下便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听到欢呼声，那演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台上表演变脸的小伙子叫马铭，以前是一个川剧团的演员，五年前那

剧团歇业，因为不会别的手艺，他加入了一个跑江湖的草台歌舞团，表演变脸，虽然四处漂泊的生活有些艰苦，但是可以表演自己的变脸绝技，他还是觉得非常开心。

马铭变完脸，下到后台，拿起水杯，绕过看戏的人群，走到小区里，打算找户人家要点开水。他走着走着，突然看到有个黑影，在一户人家门外，正躬着身子，悄无声息地在门上捣鼓着什么。

“小偷！”马铭一惊，三脚两步跨上前去，一把将那人扭住，大喝一声：“干什么？”

那黑影没料到身后突然跳出个人来，吓了一大跳，双腿一软，颤声求道：“兄弟，放我一马……”

马铭一听声音，心里“咯噔”一下，不觉叫出声来：“刘三？”

那人转过身来，果然就是刘三。这刘三以前也在马铭的那个剧团里，是负责服装道具的后勤，离开剧团后，他便混迹到社会上，和一帮小偷小摸的混混搅在了一起，掐指算来，两人已有几年不见了。马铭拉着刘三来到街边的一家小饭店，要了几瓶啤酒，就着两样小菜，喝了起来。

几杯酒下肚，刘三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他告诉马铭，自己不久前因为盗窃被关进看守所，而他之所以被抓，全坏在一张脸谱上。

马铭有些奇怪：“脸谱？这是怎么回事？”

“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吧？说实话，我也一直在纳闷呢，所以昨天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就专门过来，打算再摸进去瞧瞧。”说着，刘三讲起了一件往事——

那天晚上，刘三摸进刚才那户人家去偷东西，进屋后，一阵翻找，却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找到，就在这时，他看到床下有个上了锁的箱子，刘三琢磨着，猜想这箱子里说不定藏着什么宝贝，于是取出工具，撬了锁，打开了箱子，刘三一看，箱子里有一块颜色有些老旧的锦缎，锦缎里似乎裹着一团软软的东西。刘三将锦缎捧起来，刚一揭开，却见锦缎里突然露出一张人脸来，两眼空洞，苍白骇人，刘三吓得大叫一声，将锦缎一扔，转身就跑……

刘三的叫声惊动了隔壁屋子里的人，好几个小伙子冲出来一把将他抓住，把他扭送到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刘三将那户人家箱子里藏有人脸面皮的事告诉了警察，警察一听，也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派人前去调查，那房屋的主人是一个白发老头，那老头告诉警察，刘三看到的并不是什么人脸面皮，而只是一张川剧变脸用的脸谱！

刘三自然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他以前在剧团天天和道具打交道，什么

脸谱没见过？那些变脸用的脸谱，都是用油彩在丝绸上描画而成的，可他在老头家里摸到的那张面皮却是软软的，有一种触摸到皮肤的感觉；还有，变脸用的脸谱都是色彩鲜艳，大红大绿，可他看到的那张脸却像真人面孔，这怎么可能是变脸用的脸谱呢？刘三觉得，这个老头一定隐藏着什么重要的秘密，所以，他一出看守所，就又来到这里，打算摸进去，看看箱子里那个东西到底是人皮面具还是变脸用的脸谱。

听了刘三的讲述，马铭眼睛一亮，他突然想起了一个在变脸艺人中流传已久的传说，据说天下最好的变脸脸谱叫“九变神脸”，是百年以前一个醉心于变脸的世外高人所制，和其他变脸脸谱不同的是，“九变神脸”是用幼狐肚上最柔软的皮削薄以后制成，一共有九张，分则薄如蝉翼，合则柔如肌肤，而且每张都精心描绘，精美绝伦，一共可以变幻出九种不同的面孔；更奇特的是，这脸谱最上面的一张是按照常人的容貌绘制的，平日戴在脸上，就如常人面孔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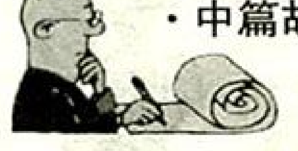
传说百年以来，所有变脸艺人对这副“九变神脸”都梦寐以求，只要得到它，变脸技艺就会大增，变出常人无法变出的九张脸来，不过，传说归传说，谁也没有见过，难道刘三看到的就是传说中的“九变神脸”？如果确是如此，那只要将它弄到手，恐怕新一代的“变脸王”就非自己莫属了！想到这里，马铭立即向刘三问清了白发老人居所的具体位置。

第二天晚上，马铭的表演一结束，他顾不上卸装，便绕过人群，朝小区里刘三所说的那个屋子走去。

马铭走到屋前，见里面亮着灯，便上前敲了敲门，叫道：“老乡，有人在吗？讨点开水！”

随着一阵脚步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打开了门，老头看到马铭似乎并不惊奇，他往屋里一指，对马铭说：“你先坐，我这就给你提开水来。”说





着，他转身走到另一间屋里。

马铭走到床边，见刘三所说的箱子正在床下，就在这时，老头已经提着水壶进来了，马铭只得把盯着箱子的目光收了回来，将手中的茶杯递了上去。

老头接过马铭递上来的茶杯，问道："你就是那个变脸的演员吧？变得好！喝杯茶再走吧。"

马铭求之不得，他客气了几句，就坐了下来。

一会儿老头开口说道："说起变脸，不知道你听说过'九变神脸'的事没有？"

一听"九变神脸"，马铭眼睛一亮：看来这老头箱子里面藏着的肯定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宝物了！马铭心里激动，脸上却不露声色，他淡淡地答道："那不过是个传说而已，现在的绝顶高手，也不过能变七张脸而已，哪里会有什么'九变神脸'啊？"

"任何传说都是有一定依据的。"老头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将这'九变神脸'的来龙去脉讲给你听，你自然会相信它的存在了！"

老头喝了一口茶，讲了起来……

2. 三张脸

一百多年前，当这"九变神脸"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时变脸才刚刚走上川剧戏台，还不为人所知。

川东有一个叫陈家坝的小山村，很偏僻。这天傍晚，族长陈六爷正站在村头老槐树下，焦急地望着进村的山路，等待着。明天就是八月初六，那是陈家坝一年一度祭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方圆几十里陈姓人家都要聚集到陈家坝的宗祠里祭祖，照例，从祭祖前一天晚上起就要请戏班来，连唱两夜大戏。戏班是去年就定下了的，是跑江湖的喜乐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天都快黑了，还看不到戏班的人影，好多人都等着看戏呢，戏班不来，今年的祭祖可就冷清了。



陈六爷叹了口气，正要转身回村，却见不远处的山道

上，一个黑影正急急忙忙地往这边赶来。

“戏班来了？不对，戏班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呢？”陈六爷正在疑惑，那黑影已经走到了跟前，陈六爷这才看清来者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脸色苍白，全身湿漉漉的，背上还扛着一个大包裹。小伙子走到陈六爷跟前，对着他作了个揖，问道：“老人家，这里就是陈家坝吧？我是喜乐班的……”

“喜乐班的？就你一个人？”陈六爷的心顿时凉了下来，“你一个人怎么唱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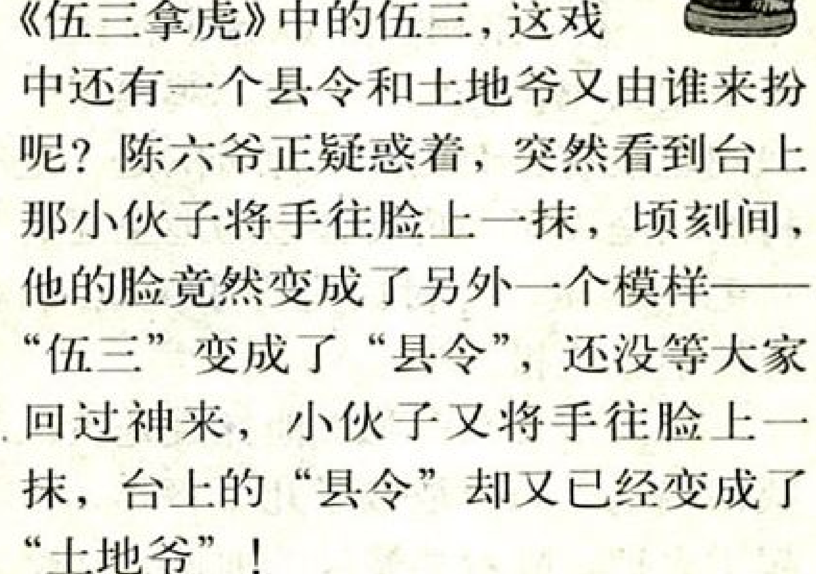
小伙子神色平静地答道：“老人家别担心，我自有办法。”说着，他扛着包裹朝祠堂旁的老戏台走去。

这个时候，陈六爷跟在小伙子身后，心里直打鼓：这一场戏，至少也得两个人来演，他一个人，怎能把一台戏唱下来？而且，他说自己是喜乐班的，可去年怎么没有见过他？

陈六爷心里嘀咕着，满腹狐疑地来到戏台下，在中间的一张太师椅上落座，而那小伙子则走到戏台后面，放下包裹，装扮起来。

此时，戏台下早围满了前来看戏的村民，一会儿，从邻村请来帮忙的鼓师敲响了开场锣鼓，鼓点声中，刚才那个小伙子一身戏装踱上台来。

小伙子开口一唱，陈六爷不由赞许地点了点头，要说这小伙子的唱腔还真不错，不过，他唱的是《伍三拿虎》中的伍三，这戏中还有一个县令和土地爷又由谁来扮呢？陈六爷正疑惑着，突然看到台上那小伙子将手往脸上一抹，顷刻间，他的脸竟然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伍三”变成了“县令”，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小伙子又将手往脸上一抹，台上的“县令”却又已经变成了“土地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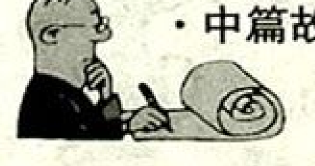


这是怎么回事？台下的陈六爷和所有人一样，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一个人居然能变化出三张脸来，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怪事！

这一个晚上，陈六爷和所有看戏的人一样，只看到台上那人如同鬼魅一般，面孔不断地变来变去，一个人同时扮演着三个角色，台下所有的人似乎都忘记了是在看戏，他们不停地揉着眼睛，怀疑自己是否在梦境之中。

台上的戏唱完后，陈六爷让手下的人把那个演戏的小伙子请到戏台后的草棚里休息，自己疑神疑鬼地走回了家，他一直想不明白：戏怎么会有这么唱的？是自己见识太少，还是这小伙子有什么古怪？这一夜，陈六爷没有睡安稳。

快天亮的时候，陈六爷突然被一阵狗叫声惊醒，紧接着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一个村民慌慌张张地前来禀报：全村十几只鸡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



原来，因为这天要祭祖，所以这个村民一大早便去鸡窝抓鸡，一看，鸡窝里一只鸡也没有，而更让人惊奇的是，全村的鸡全没了，鸡窝旁边的地上还有鸡毛和鸡血，那村民觉得事关重大，急忙前来禀报。

陈六爷眉头一皱，他怀疑是黄鼠狼把鸡吃了，于是喊了几个青年，打起了火把，顺着鸡笼外的血迹，一路往村头寻去。

地上的鸡血在村头老戏台前消失了，就在大家仔细辨认地上的血迹时，戏台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陈六爷示意大家不要出声，然后轻手轻脚地绕到戏台后，原来声音是从戏台后的草棚里传出来的，里面还隐隐透出一丝灯光。

那个唱戏的小伙子不是被安排在这里住宿的吗？他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呢？陈六爷疑惑地走上前去，凑近门缝往里一看，这一看，真的把陈六爷吓得魂飞魄散：昏暗的灯光下，一个面目狰狞的人正将桌上的一副面具往自己脸上贴去，细细贴好后转过身来，那张脸便变成了那个唱戏的小伙子！

陈六爷脸色大变：这……这小伙子竟然戴着面具，怪不得昨天傍晚刚看到他时脸色苍白，敢情那是一张人皮面具！

跟随陈六爷一起来的几个青年也吓坏了，有人小声问道：“六爷，这不会就是《聊斋》里面的画皮吧？说不定偷鸡的就是这个妖孽！”

陈六爷摆了摆手，一声断喝：“是人是妖，问问便知！”说着，他将门一推，带着几个青年闯了进去，那小伙子被突然闯进的人群吓了一跳，慌忙捂住自己的脸。

陈六爷盯着那人仔细打量一番，问道：“你究竟是何人？脸上为何戴着人皮面具？”

“我说过了，我是喜乐班的，人称胡花脸。”小伙子迟疑了一下，说道，“至于我脸上戴的，也不是人皮面具，只是表演变脸的脸谱。”

“胡花脸？我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你？”陈六爷越发觉得可疑，他厉声喝道，“既是脸谱，唱戏才用，为何平日还戴在脸上？”

“这……”胡花脸一时答不上来。

“六爷，别和他啰嗦！唱戏的脸谱都画在脸上，哪能够像他一样变来变去，他一定用的是妖术！”跟随的青年们齐声吆喝。

“不，不是妖术！”胡花脸被眼前一张张愤怒的脸吓坏了，连声解释道，“这叫变脸，只不过用了一定的技巧而已……”

几个青年要胡花脸当场表演“变脸”，胡花脸不肯，于是他们认定这胡花脸是变作人形的妖孽，不除掉他，遭受祸害的恐怕就不只是村里的鸡，而是整个陈家坝了！于是，他们拉着

陈六爷，离开了草棚子，然后扣上房门，将火把扔到草棚顶上，陈六爷要想阻止已来不及了，火立即燃烧起来……

天亮的时候，火渐渐熄灭了，陈六爷正打算找人清理被烧毁的草棚废墟，忽然有人来说：村外又来了一个戏班！

陈六爷迎到村口，发现来的正是去年喜乐班的那帮人，为首的一个老者走到陈六爷跟前，左右看了看，问道："六爷，我们班主呢？"

陈六爷觉得有些奇怪："张二爷，你不就是班主吗？"

那老者笑了笑，说道："我老了，这喜乐班已经交给我义子胡花脸了，他昨天不是一个人先来了吗？怎么，你们没有看到他？"

陈六爷猛地觉得脑袋"轰"的一声，半天说不出话来，许久后，他才喃喃道："他真的是喜乐班的班主？"

张二爷点头称是，他说那小伙子是去年投奔到喜乐班的，小伙子唱功了得，还会变脸，那可是从没见过的绝技啊！

张二爷见小伙子老实可靠，就把班子交给了他。昨天来的路上遇到岷江发了百年难遇的大水，冲毁了浮桥，过不来，大家都说，等桥修好了再来，可胡花脸说，应下了的戏，不能不按时开锣，所以一个人绕到上游趟水过河，来撑陈六爷的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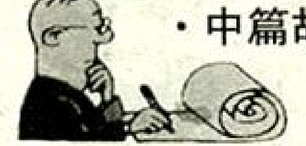
听到这里，陈六爷悲哀地长叫一声，一头栽倒在地，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喜乐班的一帮人已经将胡花脸的尸体从废墟中抬了出来。

从张二爷的哭诉声中，陈六爷才知道胡花脸早年被强盗划伤了脸，幸遇一个高人传了他变脸绝技，还专门为他制作了一副精美的脸谱，这脸谱，最外面是一张平常人的脸，平日戴在脸上，可遮住脸上的伤痕；上台则是变脸的道具。正是有了这副脸谱，面相丑陋的胡花脸才能站在戏台上，可没想到，最后他会因这副脸谱丢了性命！

可还有村民觉得怀疑，不是吗？村里丢的那些鸡又是怎么回事呢？但这个时候陈六爷心里已经明白了，那是黄鼠狼干的，岷江发大水，将山下的黄鼠狼赶了上来，果然，没过多久，有村民在老戏台背后的树林里找到了黄鼠狼新打的洞，洞口还有不少鸡毛。

陈六爷仿佛一下苍老了许多，有村民劝慰道："六爷，您别生气，这事也不全怨我们，谁叫他不告诉我们这脸是如何变出来的呢？"

张二爷气得浑身哆嗦："他能告诉你们吗？这变脸和变戏法一样，多少艺人指着这技艺吃饭啊，他要是把变脸的诀窍说出去，不只是犯了行规，还砸了所有同行的饭碗啊，他这是宁死也不愿意破了规矩啊！"



当天夜里，陈六爷在家中上吊自杀了！

讲到这里，老头停了下来，端起茶杯慢慢喝了起来。

马铭见他很久不说话，忍不住问道："照你这么说，那胡花脸烧死时戴着的就是'九变神脸'了？人都烧死了，脸谱不会还存在吧？"

"你问得好！"老头点点头，笑着说道，"那'九变神脸'确实没有被烧毁，在大家找到胡花脸的尸体时，发现他竟然在烧死前将脸谱取了下来，将它用锦缎包好，压在自己的身下，这'九变神脸'才躲过一劫，也才有了后来的一连串故事。"

说到这里，老头放下茶杯，又讲出了另一段奇事……

3. 五张脸

自从陈家坝的惨剧发生后，没有人知道这个脸谱的下落，直到几十年后，它才出现在川南一个小镇的茶馆里。

这天是小镇赶集的时间，在镇上最大的一家茶馆里，一个川剧戏班正准备开锣唱戏，眼看台下的观众都已经坐满，戏班的班主老杨才发现表演变脸的鲁大春不知跑哪里去了，老杨急得赶紧让人四处去找。

催场的锣鼓响了两遍，鲁大春才满头大汗地跑进后台，眼看时间紧迫，老杨顾不上问他去了哪里，赶紧帮他换上服装，又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变脸用的脸谱，帮他戴在脸上，看着鲁大春踏着鼓点踱上了戏台，老杨这才舒了口气，让伙计沏上一杯茶，慢慢地喝了起来。

头道茶还没有喝完，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接着就有人喊道："快跑哇，张大胡子抓壮丁来了！"

老杨一听，将茶杯一扔，对众人叫道："收拾起家伙，快跑！"话音未落，后台的人全都往外逃去，茶馆里的茶客也都一窝蜂地朝外面拥，老杨一边回头招呼台上的人快跑，一边跟着众人往外挤，出了茶馆，只听镇东头一阵马蹄声传来，街上的人群又一窝蜂地往西街跑。

众人一口气跑到了镇外，见后面没有人追赶，大家这才停了下来。老杨将戏班的人都聚到一起，一点数，惟独少了鲁大春。这鲁大春是班子里最年轻力壮的，别人都跑出来了，他怎么没有跑出来呢？他要是落在张大胡子的手里，那可就糟了！

张大胡子是本地的一个军阀，本是靠打家劫舍起的家，如今带了一帮人马，自封师长，他为了和别的军阀争地盘，不时到镇上来抓壮丁补充兵员，这些临时抓来的士兵，除了几个成了残废的，几乎都死在了外面，所以，镇上的人一听张大胡子进城，就马上躲起来，今天，鲁大春看来是凶



多吉少了！

稍后传来的消息证实了老杨的猜测，鲁大春真的被张大胡子抓走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茶馆里跑来报信的人告诉老杨，张大胡子这次是带着人直奔茶馆去的，而且抓了鲁大春后，便带着队伍回去了，似乎就是专门来抓他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大家都逃走后，鲁大春居然没有跑，而是一个人在台上，一直唱到张大胡子的人将他捆起来，鲁大春是穿着戏装、戴着脸谱被抓走的！

鲁大春不是疯了吧？老杨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跑，不过，现在顾不上想那么多了，重要的是先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老杨说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也都同意将鲁大春赎出来，说着，众人就你一块、我两块地开始筹钱，不一会就凑起了几十块大洋。

老杨又回到茶馆，取出自己积攒的钱，凑齐一百块大洋，老杨带着钱，甩开大步，往城外张大胡子的庄园走去。

到了张大胡子的庄园，老杨找到一个认识的门房，一打听才知道鲁大春被抓的缘故：张大胡子的一个亲兵在街上调戏小媳妇，被鲁大春看到了，他就把那亲兵打成了重伤，鲁大春抓起来后被狠狠教训了一顿，现在关在牢里。

鲁大春怎么会糊涂到去打张大胡子的人呢？老杨想不明白，他塞给门房两个银元，门房就带他去看鲁大春。

到了牢里，只见鲁大春身上还穿着戏装，脸上的脸谱摘下来了，油彩却还没擦掉，不过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气息奄奄了。

老杨一阵心痛，埋怨道：“谁都知道张大胡子心狠手辣，都对他避之不及，况且，这种事连县太爷都不管，你管它做什么？”

鲁大春不假思索地答道：“戏里不是都说‘路见不平，大丈夫当拔刀相助’吗？”

“你这个戏痴啊！”老杨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许久才叹了口气，“就算你打人有理，见人家来抓你，也该赶紧逃啊，哪里有等着别人来抓自己的傻子呢？”

鲁大春的头突然昂了起来，他望着老杨，不解地问道：“你不是常告诉我们‘戏大如天’吗？哪怕只有一个观众都得把戏唱完，这不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吗？你们可以跑，可那台下还有一个观众，我不能丢下戏跑了啊！”

“人不是都跑了吗？哪里还有观众啊？”老杨有些不解，不过，他不愿再去追究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去求张大胡子放过鲁大春，老杨托门房引见，终于见到了张大胡子。也许是看在一百块大洋的份上，张大胡



子答应放了鲁大春，不过，他有个条件，要鲁大春当着全体士兵的面，向他跪地道歉，否则就以殴打军人的罪名将他处决。

老杨回到牢里，将消息告诉了鲁大春，令他没想到的是，鲁大春不但一口答应了张大胡子的条件，还主动提出要专门给张大胡子表演一下他的变脸绝活。

“对对对，他饶了你一命，你是该专门给他表演一下。”老杨赞同地连连点头，“我这就回去把琴师、鼓师叫来！”

“我就变一下脸，不用叫他们！”鲁大春淡淡地说道，“让张大胡子把我那变脸的脸谱还给我就可以了。”



听说鲁大春同意向自己当众跪地道歉，还要表演变脸以示感谢，张大胡子非常满意，于是，鲁大春戴好脸谱，穿着戏装，被人押到校场，那个时候，张大胡子已经将部队集合了起来，自己端坐在校场中央的太师椅上，等着看戏。

老杨带着鲁大春走到张大胡子跟前，要他给张师长道歉，可鲁大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看张大胡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老杨急得连连跺脚。

就在这时，鲁大春突然指着自己脸上的脸谱，对张大胡子大声说道：“这是杨八郎的脸……”说完，他抬起手来，一手将披风一展，一手往脸上一抹，脸上顿时变成了另一副脸谱，这时，鲁大春又指着脸谱对众人说道：“这是关云长的脸！”

鲁大春变了一张又一张，每变出一张脸，他就对众人朗声报道：“这是忠武岳飞的脸，这是霸王项羽的脸，这是青天包拯的脸……”一共变出了五张脸，鲁大春这才停下来，对张大胡子说道：“张师长，这一张张可都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大英雄的脸啊，就算我想向你道歉，这五张脸也不肯啊！”

老杨这时才明白鲁大春要给张大胡子变脸的目的，他上前一把拉住鲁大春，连声劝道：“大春，你可别傻了，那些不过是几张脸谱而已，你抹一抹

脸不就变成其他的了吗？快，快向张师长道歉！”说着，老杨推着鲁大春要他跪下，鲁大春将老杨的手一甩，断然说道：“可我鲁大春就变不出贪生怕死的脸来！”

此时，张大胡子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他铁青着脸站了起来，老杨见状，知道不妙，赶紧“扑通”一声跪下，对着张大胡子求饶：“张师长，我替他道歉，你饶了他吧！”

可这时鲁大春却还直挺挺地站着，张大胡子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使了个眼色，几个士兵拿着棍子冲了上来，朝鲁大春的腿上狠狠打去，鲁大春两腿吃了几棍，连退两步，又稳稳站住，昂起头盯着张大胡子，吼道：“打死我，我也变不出跪地求饶的脸来！”

张大胡子似乎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又打量了鲁大春一阵，这才说道：“说实话，你是条汉子，我真不忍心杀你，可我这帮兄弟就要上前线了，尚未出师，士兵就先受了辱，如果没有个交代，我这军心就散了，就没法打仗了。”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转过了身去，“对不住了兄弟，你来世再变脸吧！”说着，他一挥手，两个士兵扑上来，将鲁大春拉了出去。

那个时候，老杨已经急得昏过去了，等他从地上爬起来、跑去给鲁大春收尸的时候，鲁大春脸上的那副脸谱已经不见了，老杨四处找人打听，都没有探听到那副脸谱的下落，打听到的却是：张大胡子抓人那天，所有人都跑了，可茶馆里真的还有一个观众没有跑，不过，那个没跑的观众居然是一个从其他地方流浪来的又聋又傻的疯子，大家都不住地叹息，说可惜了鲁大春那手变脸绝活了！

老杨找人将鲁大春的尸体运了回来，张大胡子派人送来了一副上等棺材，老杨啥也没说，等埋葬了鲁大春后，他便带着戏班离开了那个小镇。

几年以后，张大胡子的队伍被整编了，随即出川抗战，在一次对日军的阻截战中，张大胡子一个师的人马在和日军激战三天三夜后，终于弹尽粮绝，最后只剩下了十几个人，眼看鬼子就要扑上来了，张大胡子的神色突然变得怪异起来，他从随身带着的包裹里取出一副脸谱戴上。

刚开始，张大胡子的手下还以为他想化装逃跑，没想到张大胡子戴上脸谱后，捡起一把大刀便朝鬼子冲去……日军见敌方阵地上突然冲出一个面目怪异的人，一时惊讶得忘记了开枪，而这时，张大胡子剩下的十几个部下也挥着大刀扑了上来，不过，就在他们快要冲到敌军跟前时，日军反应了过来，一时枪声大作，张大胡子和他的十几个部下全都倒在血泊之中，而此时，张大胡子的脸上戴的正好是岳飞的脸谱！

消息传开后，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张大胡子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勇猛了呢？

后来，有人说，张大胡子在戴上脸谱杀向日军的时候，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动作和声音都极像早已死去的鲁大春！还有人说，张大胡子倒下后，还用手摸了摸脸上的脸谱，确信没有损坏后，这才闭上了眼睛，于是，民间便有了这样的传说，说是鲁大春的魂魄已经附在张大胡子身上，所以，戴着脸谱杀向日军的，其实并不是张大胡子，而是复活的鲁大春！

这副脸谱，正是“九变神脸”！

马铭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道：“后来呢？那脸谱难道又失踪了？”

老头神情黯淡了下来：“是的，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那副脸谱的下落。有人说，那副脸谱和张大胡子的尸体一起掩埋在战场上，有人说是被日本人一把火给烧了，还有人说那脸谱被一个戏子冒死从日军军营中偷了出来……不过，每一种说法都没有依据，反正谁也没有再见到过那副脸谱，直到几十年后，它再次出现，又引出了一段故事……”

4.七张脸

这天清晨，川剧团的退休老演员老郑去公园锻炼，刚回到家，就接到剧团团长打来的电话。原来，最近剧团要组织一次慰问演出，团长想请老郑这个有名的“变脸王”也一道去参加。

老郑退休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上过舞台了，想到马上要演出，他决定将自己变脸的行头取出来，自己先练习练习。

老郑的变脸行头一直放在一个带密码锁的箱子里，箱子藏在一个上了锁的大柜子里面。老郑将行头放得这么隐蔽，倒不是这行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变脸的秘密全在那副脸谱上面，脸谱的秘密曝了光，变脸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所以，每个变脸艺人都会细心地将自己的脸谱藏好，这也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行规了。

关上房门，打开柜子，取出箱子后，老郑将箱子提到客厅里，然后输入密码，将箱子打开。

以前，老郑不但练功从来不让家里人看，连脸谱也不让家里人摸一下，不过，现在老伴已经过世了，儿子也出国留学去了，家里再也没有别人，老郑倒不用担心有谁看他练功了。

打开箱子，正要取出脸谱，老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头：以前，每次用完脸谱，他都会将它一层一层理好，按顺序戴在一个木头雕的人头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脸谱保持平整，可今天打开箱子，却发现戴在“人头”上的脸谱有些不对头，好像和自己装进去时有些不一样，老郑愣了片刻才将脸谱取出来。

按理说，这装脸谱的箱子也就只

有自己能打开，不可能有别人动过，看来自己真的老了，放了几十年的顺序都弄错了。

老郑苦笑一下，取出脸谱练了起来，练完以后，他特别小心地将脸谱一层一层戴在那个木制的人头上。

这一次，老郑特别注意了脸谱的顺序：最里层是“包公的黑脸”，然后是蓝脸、黄脸、红脸……将脸谱戴好后，他又检查了一遍，确认顺序没错，这才将戴上脸谱的“人头”放进箱子，然后将箱子锁上，放到柜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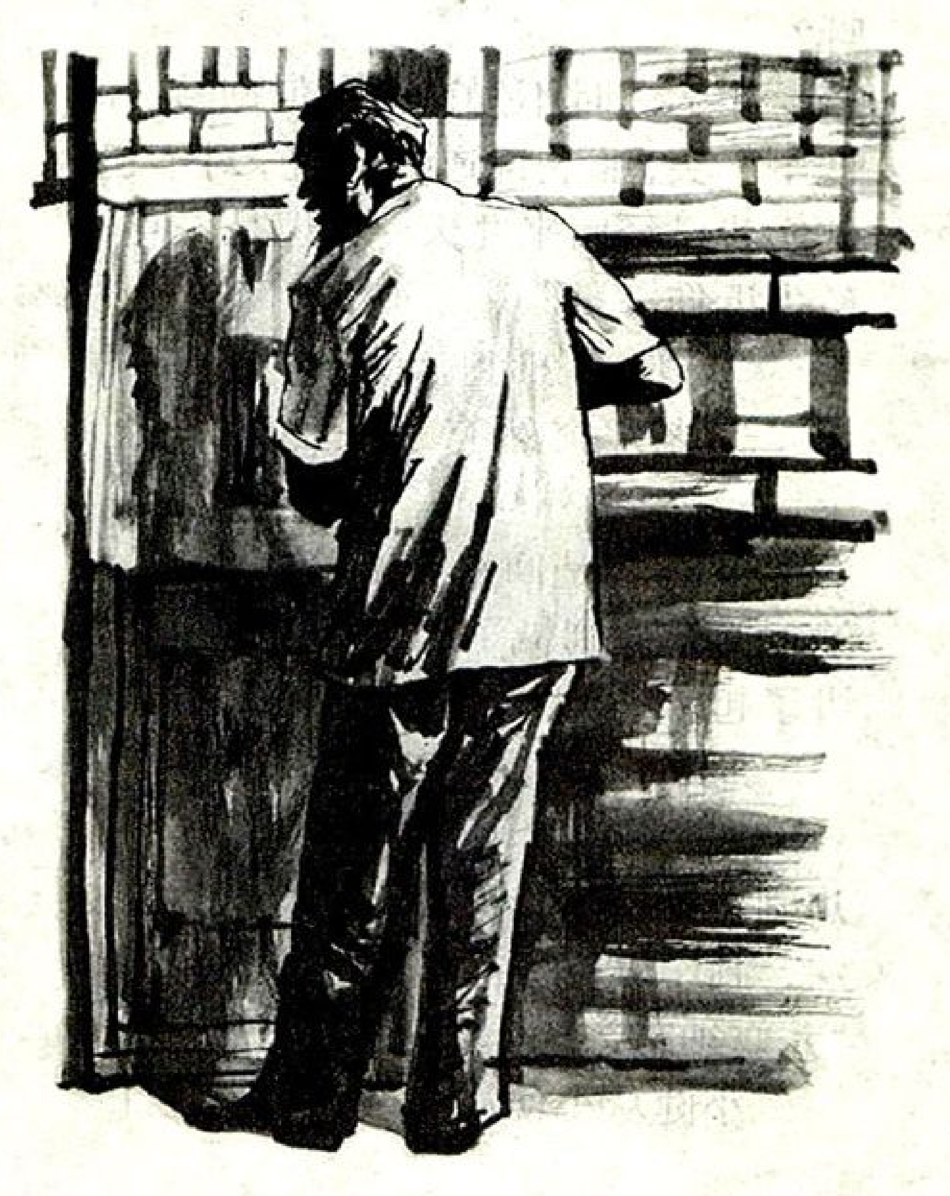
令老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当他再次打开箱子准备练功时，发现戴在“人头”上的脸谱顺序又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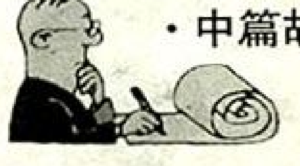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碰上了鬼，要么有人动过脸谱了，鬼是没有的，那就是被人动过了，可这怎么可能呢？家里房门锁得好好的，柜子也上了锁，箱子更是用只有自己知道的密码锁上的，要想动这个脸谱，就得开三道锁，即使是小偷，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但问题是——真要偷这脸谱，费了那么大的劲，为何只是将摆放脸谱的顺序改变而不拿走脸谱呢？

这脸谱一定有什么古怪！于是，老郑将箱子抱出来，重新藏到了自己的床下，可第二天，当他再次打开箱子的时候，发现箱子依然完好无损，而里面脸谱的顺序又变了！

老郑决定查个水落石出，这天早上，他按照往日的惯例，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可刚走出门没多久，他就转身返回，到了家门口，他看了看房门，锁得好好的，没有被撬的痕迹；再看看窗户，也关得好好的，可就在这时，他听到屋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声响，老郑一惊，从门缝朝里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只见一个人站在自家客厅的镜子前，正摆着姿势对着镜子左看右看的，老郑看到的虽然只是背影，但从镜子里可以看到那人正戴着脸谱在变脸！

他到底是谁？老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连忙悄悄地掏出钥匙插入锁





孔，紧接着一脚将门踢开，闯了进去，大吼道：“谁？”

那人吓了一跳，顿时僵立在原地，半天才回过神来，低声说道：“爸，是我，小健！”

“小健？真的是你？”老郑疾步冲上去，一把揭下那人脸上的脸谱，只见果然是自己的儿子小健，看到许久不见的儿子，老郑又惊又喜，儿子一直在日本读书，一周前来过电话，说过一阵会回来看望父亲，没想到他竟然提前回来了，老郑搂着儿子的肩头开心得说不出话来：“小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对家里说一声呀？”

小健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低下了头，喃喃说道：“爸爸，对不起，其实我已经回来几天了，但是一直不敢告诉您……”

“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老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我是回来学变脸的……”小健将父亲扶到椅子上坐下，这才开口讲了起来……

原来，小健在日本读书期间，有一次偶然在一个拍卖会上见到了一副川剧变脸用的脸谱，这副脸谱材料特殊，制作精美，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九变神脸”。

小健从小便从父亲那里听过许多关于“九变神脸”的传说，知道这是川剧艺人的宝贝。

为了让这件珍宝不至于流失，小健通过拍卖方找到了脸谱的所有者——一个对中国戏曲很有研究的老人，这副脸谱是老人从一个日本老兵手上买来的。

老人不但知道这副脸谱的价值，而且他还会变脸，在小健的再三恳求下，他答应小健，暂时撤拍，但是，老人要求小健和他进行一次变脸比赛，只要小健胜过他，就将这副脸谱无偿赠送，否则就会在半年以后进行拍卖。

小健虽然是“变脸王”的儿子，但从小父亲就不让他学变脸，而是一心要让他出国留学，小健只是在小时候父亲练习的时候偷看过几次，并不真的会变脸。如今，为了让“九变神脸”重回祖国，小健决定学习变脸，可他知道，如果为了学变脸而放弃学业回国，父亲一定不会同意，更何况，他深知变脸绝技是不外传的，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以变脸为谋生的职业，也不会传授，而且父亲是最重行规的人，父亲常说，别人可以瞧不起唱戏的，可唱戏的人不能坏了自己的规矩。所以，小健考虑再三，在向学校请假后，悄悄提前几天回来，打算趁这几天先背着父亲用脸谱练习练习，等练得差不多了，再告诉父亲，那时，父亲想反对也来不及了。

回来后，小健悄悄借住在朋友家里，每天趁父亲早上出去锻炼时摸回家来，用一直留着的钥匙打开房门和柜子，至于那个箱子的密码，他用家里所有人的生日作为密码试了几次，终于侥幸打开。

听到这里，老郑终于明白了，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一直不让你学戏吗？是爸爸太知道这行的辛苦了，我是不愿意你像我一样吃那么多的苦啊！"

小健点点头，连声应道："我知道，爸爸，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让'九变神脸'流失在海外吧？这可是几代川剧变脸人梦寐以求的神物啊！"

"我知道！"老郑想了想，问道，"那日本老人现在能变几张脸？"

"六张，"小健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可我从来没有正式学过，现在也就只能勉强变两张脸，您还是教教我吧！"

老郑没有回答儿子，沉默了许久，他才难过地摇摇头："可是行规重如山，我不能违背啊！"说完，老郑便走回自己屋里去了。

这一夜，老郑父子俩都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两人的眼圈都红红的，父子俩同时决定：请来剧团的同事，举行一个拜师仪式，小健正式拜自己的父亲为师，学习变脸。

几个月后，小健回到日本，找到了那个老人，当他当着老人的面、一口气变出七张脸后，老人决定不再和小健举行比赛，而是直接将脸谱交给了他，随后，还将自己研究中国川剧的几本专著也赠送给了小健。

5. 九张脸

听到这里，马铭终于明白过来："你就是老郑？"

白发老人笑了笑，说道："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马铭一听，眼睛不由朝床下的箱子瞟了瞟："这么说，那个'九变神脸'还在你这里？"

老人没有回答，站起身来，郑重地对马铭说："小伙子，我看你基础不错，随随便便就能变五张脸，你努力



一下，变九张脸应该没有问题的。‘九变神脸’不是九张吗？你变不了九张，拿来也没用……你回去练练再来吧！”

马铭心中大喜，这已经明确告诉他，只要他能变九张脸，老人就会将那副脸谱送给他。马铭喜滋滋地向老人告辞，转身离开了。

回去后，马铭离开了那个草台歌舞团，重新找到自己以前的师傅，认真练习起变脸，而且还四处遍访名师，向变脸名家讨教诀窍。

一年后，在马铭的刻苦练习下，他终于能变出九张脸来了！

马铭根据记忆，找到了白发老人的家里，只见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子，马铭看了看他，觉得这可能就是老人故事里那个从日本回来的儿子小健，于是就问道：“请问你父亲在家吗？”

中年男子摇摇头：“我父亲已经在半年前过世了，请问你是谁？”

马铭一听，脑子“嗡“的一下，过了许久才说道：“他、他让我能变九张脸后，来拿‘九变神脸’……”

中年人笑道：“‘九变神脸’？哪有什么‘九变神脸’啊，那不过是个传说而已！”

马铭不解地问道：“那不是你从日本带回来的吗？”

“你说什么啊？”中年人笑了起来，“我什么时候去过日本啊？告诉你，我父亲一个人很孤独，他喜欢和人说笑话、讲故事……”

马铭不解地说道：“怎么会这样呢？那个东西明明就在他床下的箱子里嘛！”

“你是说箱子里那个像人体皮肤的面具？”中年人想起了什么，解释说，“我是从事化工行业的，那是我用有机硅仿人体皮肤制作的一张假脸，用来给我父亲试验油彩的。”

原来，老人的确一直在剧团里工作，因为看到演员用油彩化装很损伤皮肤，因此想研制一种对皮肤无害的油彩，这才让儿子制作了一张假脸给他试验。

马铭失望地问道：“这么说，真的没有‘九变神脸’？”

见中年人肯定地点了点头，马铭失落地朝门外走去，他刚走了几步，那个中年人突然走了上来，一把拉住他，说：“这是我父亲临死前给我的，要我交给来找脸谱的年轻人，我想，那就是你吧。”说着，他递给了马铭一封信。

马铭接过信，打开一看，见信上只写着两行字：“小伙子，原谅我骗了你。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九变神脸’，那只是流传在变脸艺人间的一个梦想而已，不过，如果你收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有了神奇的‘九变神脸’，不是吗？”

（题图、插图：杨宏富）





主持婚礼很好玩

■岩朵朵

金融危机，公司裁员，阿P被放在了砧板上：惨遭辞退，但阿P毕竟是个人物，依旧豪爽，跟大伙一一握手道别后，便甩甩头、意气风发地离开了公司。阿P暗自鼓劲："我就不信，我一个大男人，还不能养活自己？"

可现实是残酷的，失业的阿P一连应聘了好几家公司，都被无情地拒绝了。

这天，阿P正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一个人过来塞给他一张小广告，阿P随意打开一看——"司仪速成"！上面说，学成后，可以做专职婚礼主持，一场主持最少收入600元。当主持，阿P以前想都没想过，可是现在，他却动了心，一场主持600元，顶以前半个月工资了。只要敢于尝试，一切皆有可能，于是阿P决定去学做婚礼主持人。

时间过得很快，阿P学了一个月，拿到了学校颁发的《主持人上岗证书》，拿着这张证书，阿P心里有了底，哈哈，马上就可以赚钱啦！可是，阿P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些，一场主持600元，是指那些有名气、大牌的司仪，阿P，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不要钱人家都不敢用他！

两个月过去了，阿P一场活都没有接到，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机会来了——楼下张大爷儿子结婚，可是事先请好的司仪突然摔伤了腿，明天就要结婚，现请司仪也来不及了，于是张大爷突然想到了阿P，听说他现在也在做婚礼主持，跟家人一商量，得，就请阿P来主持吧。

阿P一听，这个激动啊，赶紧把

自己的主持证、普通话合格证掏给张大爷看，张大爷说："阿P，明天就看你的了，你可要给大爷争脸啊！"

为了能让自己在这场婚礼中一举成名，阿P足足准备了一晚上。

第二天，婚礼开始了，阿P开始还有些紧张，渐渐地，他找到了感觉，越来越放松了，不时冒出几个经典搞笑段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张大爷在台下看到阿P把现场气氛搞得这么轻松，直冲阿P伸大拇指，可是又有谁能想到，这看似平静的背后，竟然正酝酿着一场出人意料的重大事故！

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了，新郎、新娘拿出戒指，深情款款地准备为对方戴上。大家都屏住呼吸，见证这永恒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阿P喊了一声："停！"



这一声"停"，把大家吓了一跳，阿P歉意地笑笑："不好意思，吓着大家了。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现在，让我来鉴定一下钻戒的真假。"说着，他从两位新人手里把钻戒拿了过来，对着灯光，左旋右转地看起来。

即将戴到手上的戒指被阿P拿走了，两位新人很意外，以前他们参加过不少婚礼，主持人从来没有这样的设计，但是他们又只能听从阿P的安排。所有人都好奇地盯着阿P，看看他要搞什么花样，只见阿P一边点头一边说："嗯，不错，是真的。"说着就转过身，准备把戒指还给新人，就在十分之一秒的瞬间，阿P的手突然颤抖了一下，戒指竟掉到了地上！阿P赶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蹲下去寻找，可是，他的手在地上划拉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刚开始时，新郎、新娘还保持着微笑的神态，后来看到阿P找了半天还没有起来，这才知道事情真的麻烦了，他们急了，这可是结婚的钻戒啊，他们看看阿P，见他的脸涨得通红，他也不顾主持人的形象了，正撅着屁股在地上找，脸都快贴到地上啦！

台下开始很安静，后来，大家坐不住了，开始骚动，有人嘀咕着："从哪找来的主持人啊，不好好主持，搞



什么鉴定嘛！”新人的亲属赶紧指挥现场：“服务员不要靠近，所有人都不要靠近台子！”

新郎、新娘忍不住了，一起蹲下找，可是，这两只戒指就像长了腿一样，怎么找也找不到，双方亲家也急了，都离开座位站了起来，张大爷的脸色都变了，这可是儿子大喜的日子啊，这个阿P，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丑！

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阿P直起身，脸色难看地自言自语道：“明明掉在脚边，怎么就不见了呢？”台下的人齐刷刷地盯着他，都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阿P面色尴尬地说：“各位，不好意思，我去洗个手，洗完手再回来找。”说完，他就要往后台走，大家开始没反应过来，突然有人喊道：“拦住他，别让这小子离开现场！”就这样，阿P刚走出几步，又被喊了回来。

这时，张大爷强忍怒气，故作镇定地说：“戒指先不找了，毕竟婚礼重要，继续吧，有什么事等婚礼结束再说。”这个时候，也只能这样了，新郎、新娘只好调整情绪，装作没事一样，硬着头皮把节目进行下去。

婚礼的下一个节目是“剥糖果”，新郎、新娘相互为对方剥一块糖放到嘴里，预示以后的日子甜甜蜜蜜。糖果拿上来后，阿P给每个人拿了一块，然后示意他们可以开始了。两位新人脸上的表情木然，心不在焉地剥着糖纸，心里却在想着他们的婚戒，突然，现场只听见两声惊叫，那是从两位新人的嘴里发出的，他们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大家的心又被揪了起来，这是怎么了，剥块糖果，用得着这么激动吗？

新郎、新娘久久地拥抱后，转过身来，高高地扬起了手，向众人举起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在两人手中闪闪发光——钻戒！

紧接着，一旁的阿P微笑着及时地为这一幕配起音来：“婚戒失而复得的过程，像不像两对新人的相恋过程？初见时心跳，追不上时心急，吵架时忍耐，相恋时幸福。守得云开见月明，经历了坎坎坷坷，一对新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此时此刻，新人幸福相拥，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的幸福像



冷 笑 话

- 为什么蚕宝宝很有钱？因为它会结茧（节俭）。
- 小黑、小白、小黄、小红4人搭飞机，请问谁会晕机会吐？小白兔（吐）。
- 巧克力和西红柿打架，为什么是巧克力赢？因为巧克力棒嘛！
- 为什么冰山只有一角？因为另一只角被撞断了。
- 林黛玉是怎么死的？摔死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嘛！
- 土豆捅了包子致命一刀，怎样了？变成豆沙（杀）包。
- 什么动物最爱贴在墙上？海豹（报）。
- 狐狸为什么经常会摔跤？因为狐狸很狡猾（脚滑）。
- 4个人在屋子里打麻将，警察来了为什么带走5个人？因为他们打的人叫“麻将”。
- 小明和小华到海边比赛说笑话，说完笑话后，他们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海啸（笑）了。
- 有一个鸡蛋去茶馆喝茶，后来怎么样了？变成了茶叶蛋。
- 有一只公鹿，它走着走着，越走越快，最后怎么样？变成了高速公路（鹿）。
- 绿豆自杀从5楼跳下来，流了很多血，怎么样了？变成了红豆。
- 为什么飞机飞那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因为星星会闪啊！

（**推荐者**：张　涛）

钻石一样永恒！”

台下沉默了几秒钟，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个阿P啊，竟然在婚礼上学刘谦变魔术，差点把人吓死！

张大爷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原来是虚惊一场！他见阿P走下台来，便激动地走上前去握手，张大爷正要说点什么，突然眼皮一翻，一下子倒在阿P身上，张大妈叫道：“坏了，这一惊一乍的，老头子受不了，心脏病复发了！”

阿P见张大爷双目紧闭，双眉紧皱，这下可真急了：天哪，闯祸了，把老爷子的心脏病整出来了！阿P盯着张大爷的脸大声喊叫：“老爷子，你可别吓我啊！”

突然，老爷子睁开一只眼，冲阿P一眨：“小样，也知道害怕了？光兴你吓我，我也吓吓你！”

来宾先是为张大爷担心，一听到张大爷的这番话，“哗”地全笑了。阿P一屁股坐到地上：“老爷子啊，以后咱俩搭档吧，你可跟我有一拼啊！”

还别说，这场独特的婚礼，让阿P名声大振，他主持的婚礼好玩，有创意，而且每次都不重样。他现在可抢手了，请他主持，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题图、插图**：顾子易）



花生油的



■何建新



老王头是个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庄稼。这天，他来到油坊对老板说："打油。"油坊老板问："打多少？"老王头把酒瓶子向上一举，说："三两。"老板一愣，他从来就没做过这样小的生意，平时来打油的最少也要三五斤，可是生意再小也要做，老板不太乐意地给老王头打了三两花生油。

老王头把油提到家里，又提着一个空瓶子来到另一家油坊，还是打三两花生油，老板说："大爷，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打三两油的，能吃几顿呀？你以为是眼药水呀？"老王头把酒瓶子往前一递："怎么着，还不卖？就三两。"老板不痛快地打了油。

老王头的家乡产花生，所以油坊特别多，接下来的几天，老王头提着空瓶子连续跑了四家油坊，每次都是打三两油。六个油瓶子放在灶台上排成队，老王头在瓶子上做了标签，上面写着"张三油坊"、"马五油坊"——

这六瓶子油全放在灶台上，每天王老太炒菜时，这次用这瓶油，下次用那瓶油，每次炒完菜，老两口就巴唧着嘴品尝味道。原来这老两口精明得很，他们通过做实验，挑选花生油，通过反复对比，他们认为马五油坊里的花生油最好。

选出最好的花生油后，这一天，老王头带着八个塑料桶来到马五油坊，每个塑料桶盛十斤油，足足打了八十斤花生油。马五奇怪地问老王头："怎么？你家里要开饭店？"老王头笑而不答，骑着三轮车回家了，回到家，老王头把油桶放到屋角，用一

块布盖起来，就再也没动过。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早上，老王头到农田里转了一圈，由于老王头年龄大了，就把自家的田转包给了别人，可是他种了一辈子田，对农田有很深的感情，还常常到田里去看看。中午，老王头回到家里，家里好热闹，他的儿女们全都回来了。

老王头有四个孩子，他们都挺争气，全在城里，平时工作忙，儿女们难得回一次家，今天他们相约回家来看父母。老王头的几个孩子都很孝顺，每次回家都带回大包小包的礼品，今天他们照样带了不少的礼物，大箱小箱地堆在一起。老王头一看这些礼物，突然变了脸色，指着那一桶桶油，奇怪地问：“这——这是怎么回事？”



老王头的大女儿说：“爸，这是我们送您的花生油。”老王头说：“你们送油干什么？咱家田里种着花生，能榨出香喷喷的油，吃也吃不完哪！”

大儿子笑了笑，说：“爸，咱家的田转包给人家了，哪来花生榨油呢？”大儿子说完，其他几个孩子都笑着称是，老王头看了看四个孩子，轻声说：“这事你们知道了？”儿子说：“我们都知道了，村主任进城时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才买了油。”听到这里，老王头一声长叹，本来他不打算把转包田地的事告诉孩子的。

小女儿说：“爸，过去，您常常对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说，咱家田里种的花生，榨出的油香喷喷的。我们每次回城，您都让我们从家里带油，这些年我们也没买过油。现在，咱家没有田了，以后，我们买油给您吃。”

老王头拍拍小女儿的头，说：“孩子，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觉得舒坦，不过，今年的油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说着，老王头走进里屋，指着两个月前买的那八桶油说：“你们每家两桶，临走带着呀！”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出差回来

■李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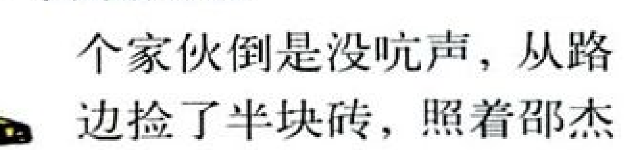
现如今，出门在外的人多了，留守在家的人自然也多了，比方这家，男的叫邵杰，女的叫惠子，这天，邵杰正出差在外，夜里十二点多，有人敲响了惠子家的门，敲得很急，敲得让人心颤。敲门的是这栋楼里的李大姐，一会儿，惠子打开了门，李大姐慌慌张张地说："你家邵杰倒在前面，头直流血呢，快去看看！"惠子一听，整个人一下子懵了：丈夫邵杰在外出差，他说要明晚回来，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还居然出事了？

惠子神情慌乱，说："好，我穿好衣服就下来！"李大姐在外面等，很快，惠子就穿好了衣服，和李大姐一起急匆匆地下了楼，来到楼前的空地上，惠子看到丈夫邵杰头上血糊糊的，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你怎么伤成这样？邵杰，到底出了什么事？"

邵杰的神志倒还清楚，他见惠子很伤心的样子，嘴角咧了咧，没说什么。紧接着，惠子就送邵杰去医院检查，到了医院，医生说，邵杰只是头部表皮受伤，没有大碍，伤口清洗、包扎好后就可以走了，惠子这才放下心来。

一会儿，医生处理完伤口后，惠子看着头上缠满纱布的邵杰，问到底怎么回事，邵杰笑了笑说，怪自己多管闲事，他说事情是这样的：他下了火车往家赶，到巷口的时候，忽然听到呼救声，一看，有人在欺负一个女孩，邵杰大喝一声"干什么"，然后就冲了上去，对方有两个人，见邵杰独自一人，不但没有害怕的意思，反倒迎了上来，一个恼羞成怒地说："你他妈多管闲事，想见义勇为，是吧？"一





个家伙倒是没吭声，从路边捡了半块砖，照着邵杰的脑袋就是一下，邵杰当即就倒在地上，头上的血不断地淌出来，这空当儿，女孩却趁机跑了……

惠子听了很生气，要报警，她说这样的混蛋不抓起来，迟早又要祸害人。邵杰不主张报警，他说人证物证都没有，只有脏兮兮的半块砖头，怎么查？好在这小子下手不狠，另外，两个歹徒可能以为砸重了，闯祸了，立马就跑了，居然没有动他的挎包，也算是幸运了。惠子想想，也就不再坚持了。

从医院出来，邵杰和惠子向家走去，路上，惠子问："你不是要到明晚才回来的吗？怎么提前了？"邵杰说："原计划是这样的，但没想到事情办得很顺利，你知道，在外面我是一天都不想多呆，还是家好呀！"惠子责怪他，怎么不告诉她今晚回来，邵杰笑笑说："唉，手机没电了，本想到电话亭打电话的，一想，不如给你一个惊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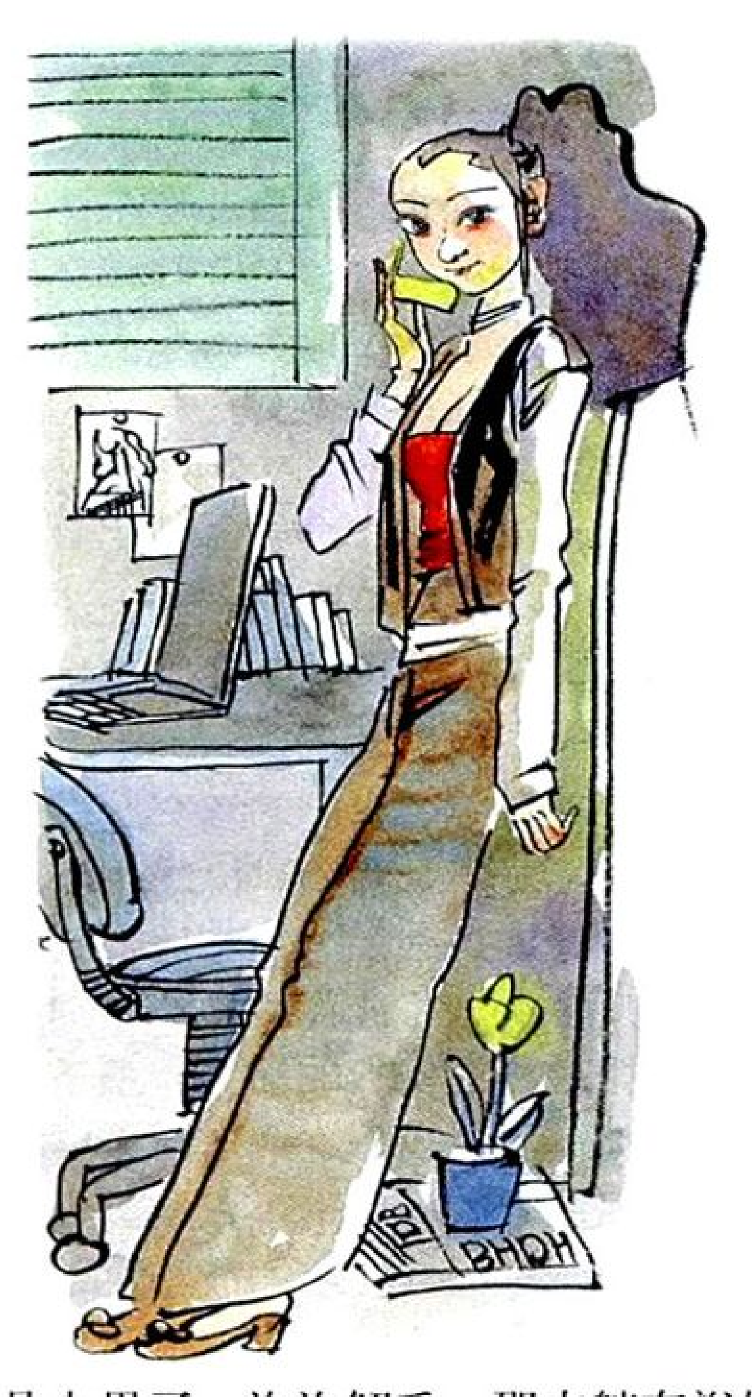
到家门口了，就在这个时候，邵杰和惠子几乎是同时看到一辆熟悉的轿车在楼道口停着，邵杰问惠子："这不是你们公司王总的车吗？"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情："对呀，是他的车，这车怎么在这呢？"

正说着，从他们的楼道里走出一个小伙子，很快走向轿车，打开车门，惠子很惊喜，赶忙喊住他："咦？这不是小周吗？你这是……"说着，她对邵杰介绍道，这是公司才来的小周。小周告诉惠子，他是到一个朋友家来，借了王总的车，说着，他扬手招呼一声"拜拜"，轿车开走了。

这时，邵杰长长地舒了口气，惠子很敏感，她很快察觉了丈夫这一细微的表现，她沉默了片刻，感叹道："真有他的，竟向王总借车！不过，王总平时挺随和的，也很慷慨。"邵杰不以为然地说："嗯，这样的老总还真不多见。"

回到家，邵杰不顾惠子的反对，一定要在浴缸里泡澡，说是旅途实在



是太累了，泡泡解乏。邵杰躺在浴缸里，身心疲惫，其实，他这次提前一天回来是另有用心的：在这之前，已经有知情人透露说，在他出差期间，惠子的老板王总常来他家，两人的关系已非一般，但邵杰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很想验证一下，他多么希望妻子是清白的，所有的传言都是捕风捉影，可是快到家的时候，邵杰非常悲哀地发现王总的车正停在自家的楼道口，他怕看错，又仔细地检查了牌照，没错，而且这里并没有王总的任何亲戚朋友，很明显，只有一种可能——王总在自己的家！时间已近凌晨，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呢？邵杰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他恼怒得想冲上去，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他想，那样做，无疑是在加快他和妻子离散的速度，而更主要的是，他还爱着惠子，黑暗之中，邵杰默默地站立了很久很久，最后，他毅然转身，沮丧地向巷子走去……

现在，邵杰头上的伤还在，不过，心里的耻辱已经消除，因为他看到了小周，王总的车子是小周开来的，自己的妻子是清白的呀！

第二天，惠子正忙着，王总打来电话，问：“办公室现在是不是就你一个人？”惠子说“是”，于是，王总在电话里压低声音说道：“把门关上，我有话问你——昨晚，邵杰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起昨晚，惠子禁不住一阵后怕：李大姐敲门的时候，王总正在房里，激情过后，他正睡得香，李大姐敲门时他不敢声张，直到两人下了楼、又眼看着惠子陪着邵杰去了医院，王总才偷偷溜出房间，离楼而去。惠子和邵杰回家后，趁着邵杰泡澡的时候，惠子急忙收拾了房间，这才没留下一丝痕迹。现在王总在电话里追问昨晚邵杰是怎么回事，惠子就告诉他，邵杰是“英雄救美”，才被歹徒砸了一砖头。

惠子想起了什么，说：“我正要问你呢，小周开走车子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的王总“哈哈”地笑了起来：“要说这女人呀就是女人，遇到一点儿事就乱了方寸。昨晚，我估计邵杰十有八九是看到我的车了，那时候要是把车开走，不是不打自招吗？我只有将计就计了，喊来小周，反正他是才来，大家都不认识，我让他在楼道里盯着，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他就什么时候从楼道里出来，一定要当着你们的面把车开走，哈哈……”

“亏你想得出！”过了一会儿，惠子说，“唉，说真的，我真有些……”

王总说话的语气很轻松：“别担心，小周那儿我吩咐过了，不会走漏任何风声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是觉得真有些对不住邵杰的……”惠子还想说什么，那边王总的电话已经挂了。

下班时，天已擦黑，惠子正走着，有个人喊住了她，一看，是小区里的一个邻居，那大嫂把惠子往边上拉拉，小声地问道：“你家邵杰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头脑有些问题？”

惠子一时愣住了：“怎么了？怎么可能呢？”

那大嫂一边看看四周有没有人，一边压低喉咙说：“是这样的，昨天夜里我下夜班回来，走到巷口，远远看到一个人往外走，像是你家邵杰，他走着走着，突然捡起地上一块砖头就往自己的脑袋上砸，然后，他又转身晃晃悠悠地往回走，一会儿遇上了李大姐，把她吓坏了，这时陆陆续续围起了一堆人，李大姐让旁人照看一下邵杰，自己赶紧跑去喊你……”

惠子听着，眼前一黑，差点栽倒，那大嫂走后好半天了，她还是头晕目眩。回到家，惠子看到邵杰头上还是缠着纱布，正围着围裙，在厨房忙乎着，和平时没有两样。

不知为什么，惠子的心突然像是被蚂蚁咬了一下，两滴冰凉的泪水滴落下来，她擦去眼泪，轻轻地走到邵杰的背后，一把将他拦腰抱住，泪水像雨点一般打湿了他的后背，惠子的心里翻江倒海：眼前这个一向宽厚的男人，现在却变得狡猾了，狡猾到了会编一个似乎天衣无缝的故事了，现在也变得狠心了，狠心到为了避免尴尬、为了体面地告诫她，不惜往自己的头上砸砖头。想到这些，惠子的嘴里喃喃道：“你的伤还没好，我来忙吧！”

第二天，惠子向王总递交了辞职书，她说，她想换个环境，换一种生活了。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姚自豪：yaobianji@126.com；
郑继文：zjw002@vip.163.com；
吕　佳：lujia411@yahoo.com.cn；
叶小萌：xiaomeng.ye@gmail.com。





兑现诺言

■黄少椿

今天，志松跟婷婷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走出民政局大门，志松说："婷婷，该是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了！"婷婷看到志松一脸严肃的样子，头脑转啊转，可就是想不起答应过志松什么事。志松看了婷婷一眼，故意板着脸责怪道："你啊，真健忘！你答应过我，等我们领结婚证的那一天，叫我一声'老公'的！"

婷婷一听，"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自从两人谈恋爱以来，志松动不动就要求叫他"老公"，可婷婷思想传统，没结婚前称自己的男朋友为"老公"，无论如何是叫不出口的，经过再三"协商"，婷婷总算答应：拿到结婚证的那天一定要叫志松"老公"。

现在结婚证都拿了，总该叫了吧？婷婷张了张嘴，但喉咙口似乎被什么堵了似的，"老公"两个字就是无法说出口。她忸怩了一会儿，涨红着脸对志松说："你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嘛，这么突然，我叫不出口。"

这一次，志松不肯让步了，无论如何要婷婷叫，婷婷羞羞答答地说，让她酝酿酝酿情绪，回家再叫。"不行，我就是要你现在叫，你不能耍赖！"志松的一双眼睛盯着婷婷，十分期待，可婷婷就是叫不出口，就在这时，有两个中学生在他们前面并排走过，一男一女，背着书包，只听女生跟男生撒娇道："你再陪我走走嘛！""不行啊，作业还没做呢，我要赶紧回去做作业！"男生说完，跟女生挥了挥手，上了公交车。

女生目送着男生上车，大声喊道："老公，你到家以后，记得给我发短信哦！"男生趴在车窗口，挥着手说："老婆，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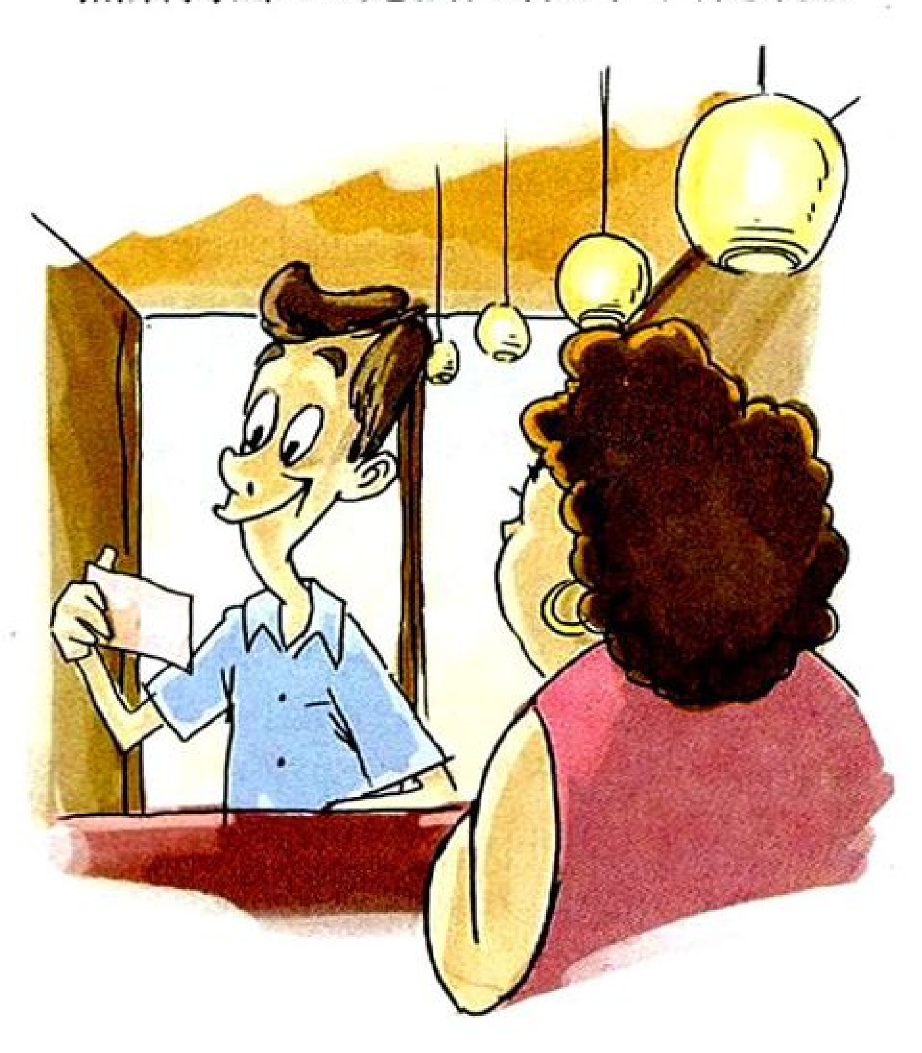
志松和婷婷看到了，不禁瞪大了眼睛……



真假签名

■ 李恩维

这天中午，大伟去了一家新开的饭店，在老板娘的招待下，大伟点了一份青椒炒肉，一份鸡肉丸子汤，外加一瓶啤酒。酒足饭饱后，大伟的手机响了，因为店内过于喧哗，他拿着手机就向门外走去。顿时，一位大个子保安拦住了他，大伟一愣，然后掏出100元钱，对大个子保安说："我要去开会，麻烦你替我交上好吗？这多了的钱我不要了！"



大个子保安摇摇头，说："这事不成，现在这个年头，假钱可多了，你必须自己亲自去交！"大伟听了，有些无奈，他挂上电话，回到店内服务台前算账。老板娘算好了饭钱，对大伟嫣然一笑，说："先生，您一共消费了200元，请交钱吧！"

大伟大吃一惊，问："这饭菜怎么这么贵？"老板娘解释说："青椒炒肉80元，丸子汤60元，啤酒40元，外加两个煎饼20元，一点错不了。"大伟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明明是宰客嘛！这时，老板娘对保安使了个眼色，保安立刻阴沉着脸。见这阵势，大伟只好忍住了，想到还有会要开，他掏出200元钱扔在了服务台上，说："给我张发票！"老板娘在验钞机上试了试真假，确定是真币后对大伟嘻嘻一笑，接着又在一张纸条上开了单据，盖上章子，刷刷两笔签上大名，然后说："生意好，发票很快用完了，只好用这个了，不能报销的话你回来找我，再补一张。"大伟接过单据仔细看了看，不禁笑了起来："我想这家店怎么就那么宰人呢，原来老板娘叫胡宰客啊！"老板娘被说得一脸疑惑："什么胡宰客，你看清楚了，我叫胡幸容！"大伟听了，又哈哈大笑起来，单据上老板娘签的"胡幸容"三个字，写得潦草，越看越像"胡宰客"了。





实在女婿

李如有

杨本善靠经营牛杂赚了些钱，决定与女友胡梅结婚，第一次去拜访岳父岳母，岳母为他准备了一桌酒席。席间，岳母一个劲地往杨本善碗里夹菜，菜一进口，杨本善就嚼出了味道，问道："这是毛肚吧？"岳母说："是呀，我在东街的卤菜店买的，好吃吗？""好吃，好吃……"杨本善说完，端起酒碗，低头猛喝了两口米酒。他心里暗暗叫苦：原来杨本善是加工批发毛肚的黑心商贩，为了省工省料，在毛肚里加入劣质作料。每天，他都将加工完的牛杂批发给东街一带的餐馆与卤菜店。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杨本善又猛喝了两口酒，然后囫囵吞枣地将这些毒毛肚吃了下去。

这时，岳母往胡梅碗里夹了一大筷子毛肚。杨本善看了，忙伸出筷子，将刚夹进胡梅碗里的那些毛肚，全部夹到自己的菜碗里。胡梅一愣，又偷偷给他使了一个眼色。丈母娘看杨本善吃相实在，打心眼儿里喜欢。

杨本善不停地吃着毛肚，又一口气，喝光了碗中的米酒，然后说了一声："慢用！"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要往外走。刚迈出房门，杨本善就感到头晕目眩，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嘴里断断续续地说道："我中毒了……快打120……"话未说完，"哗"地一声，连酒带菜全吐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杨本善清醒过来，他问医生，自己是不是食物中毒了，医生告诉他："不是食物中毒，只是醉酒太深了，听说你那天，不到半个小时，喝下了两大碗'见风倒'封缸黄酒，你可真是个少见的实在女婿。"

杨本善不相信自己是醉酒了，出院后，他专门到东街那家卤菜店里去看了看，一问，才得知人家所用的全部是本地农村屠宰的牛杂。经过这么一场虚惊之后，杨本善再也不做黑心生意了。



害人的眼药膏

■芳 菲

陈阿婆快七十岁了，眼睛不好使，最近又患上了结膜炎。她心疼钱，不愿看医生，便向邻居借来了眼药膏。陈阿婆把眼药膏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晚上，她伸手从抽屉里拿出眼药膏，抹在眼上，顿时觉得眼睛又涩又疼，她想：良药苦口利于病，这说明药膏发挥作用了。可是这一晚，陈阿婆的眼睛疼得很厉害，她只好借助止痛片入睡。

第二天起床后，儿媳看见陈阿婆，惊叫："妈，你的眼睛怎么了，血红血红的，快去看医生吧。"可陈阿婆不愿花钱看医生，儿媳心想可能是眼药膏的问题，就去药店买了管新的眼药膏。当天晚上，陈阿婆又伸手从抽屉里拿出眼药膏，抹在眼上，奇怪的是，这次的感觉跟昨晚一样，疼痛难忍。

天亮后，儿媳看见陈阿婆，吓得大叫一声："妈，不好了，你眼睛上白乎乎的一片，会不会得了白内障？"儿媳硬拉着婆婆来到医院，医生在陈阿婆眼眶边取下部分白色物体，仔细研究，突然哈哈笑起来："老人家，你这眼里抹的哪里是眼药膏啊，分明就是白色的水彩颜料嘛。"儿媳和陈阿婆一下愣住了，颜料怎么会跑到眼睛里？

回到家，陈阿婆和儿媳正在纳闷，五岁的孙子突然撅着嘴，嘟囔着："奶奶，我的颜料怎么少了？"

陈阿婆一看呵呵乐了，怪不得自己的眼睛里全是颜料呢，原来孙子在床头的抽屉里放了水彩颜料啊！

（本栏题图、插图：顾子易　包丰一）

2009 年度中国最佳故事 年度杰出故事家 评选

主办：故事中国网（http://www.storychina.cn） 顾问：中国故事期刊协会

合作成员（排名不分先后）：《故事会》、《山海经》、《三月三·故事王中王》、《故事家》《故事林》、《上海故事》、《新故事》、《今古传奇·故事版》、《古今故事报》、《百花·悬念故事》、《中外故事》、《民间传奇故事》

为了繁荣故事文学、推动故事创作，让优秀故事作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优秀故事作家享有更高的知名度，故事中国网自2009年起举办年度中国最佳故事和年度杰出故事家两项评选。

年度中国最佳故事

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更为宽泛的标准，更为客观的眼光，遴选2009年发表在国内各家报刊上的优秀故事，集中展现年度中国故事创作的整体实力和魅力。

评选标准：在情节性、艺术性、思想性、文学性方面有突出表现，能够代表年度故事创作最高水平的各类故事作品。

参选条件：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在国内正规报刊（省级以上）发表的故事作品均可参加，不限题材、风格、篇幅。

参加方法：1、作者本人通过故事中国网的原创地带或人气写手板块提交作品，并在篇末注明该故事原发表的报刊名称、期数；2、推荐别人的作品，需事先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通过故事中国网的网文搜罗板块提交，并注明该故事原作者名，发表的报刊名称、期数；3、各家故事报刊编辑部可直接向故事中国网推荐作品，推荐信箱：storychina@gmail.com

评选流程：每月参评故事经评审小组审核，确定入围作品，进入年终决选，各故事报刊编辑部合作成员推荐的作品可直接进入年终决选；年终决选阶段，将邀请由资深故事编辑、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组进行投票，评出年度最佳故事一篇，优秀作品若干。

奖励：年度最佳故事作者获得特别荣誉证书及奖金3000元，并受邀前来上海领奖；所有优秀作品将结集出版《2009年度中国最佳故事》一书，并支付稿费。

年度杰出故事家评选

设故事界第一个年度人物奖项，让所有故事人的努力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重视和认可。

评选标准：2009年在故事创作领域或推动故事事业方面有突出贡献，并在故事界享有良好声望的人士。

评选办法：将在2009年底邀请国内各家故事报刊提名，并由各家故事报刊、专家、学者共同投票，确定最终获奖人选。

奖励：年度杰出故事家将获得特别荣誉证书及奖金，并受邀前来上海领奖。

《故事会》增刊为您提供新舞台，新挑战，新机会

——征稿全面启动，欢迎新老作者、各路高手一展身手！

（详情见本期34页）

办厂制佛香—赚钱真稳当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号:ZL200420068418.8

▲免费参观生产基地　▲免费现场投料试机

▲国家专利产品　▲独有先进配方　▲上门扶持建厂　▲确保投产顺利

新引进台湾环保制香机，利用废弃的锯末、颜料、香料科学配制，可快速生产多种规格的佛香、檀香、贡香、卫生香、竹签香、无签排香、盘香、蚊香等，公司提供全套设备，免费技术培训。充分发挥企业全国销售网络的优势，施行分散生产、统一收购、统一规格、统一包装、由总部统一销售，另有无炸药安全彩光鞭炮机、蜡烛机、纸钱机销售，备有详细彩色图文资料免费索取。

长沙香润来机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财富招商热线：0731-4789328　4715108

（从09年7月1日开始，长沙固定电话升为8位数，拨打时请在电话号码前加8）

总部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一路948号科技园商务楼210室　网址：www.hnxrl.com

短信索函：13637472260（请随短信附详细地址、姓名、电话、邮编）　商务QQ：873427167

乘车路线：长沙火车站坐126、127路公汽到“东屯渡桥西”站下车即到







ISSN 0257-0238



CN31－1127/I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3.00元
国内代号：4－225
每月22日出版